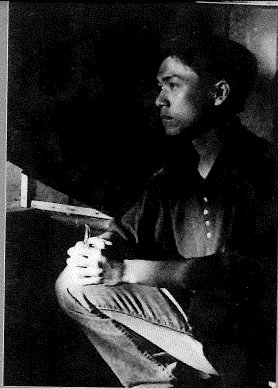


名作家宋澤萊先生以「美麗的初航」品賞吳明益的小說，允為新世代小說作家中的佼佼者。全書的短篇故事，不論是描繪校園、軍旅，或小鎮生活，在作者視覺、味覺、觸覺俱佳的筆下，配合生動的對話，模擬、重述、傳達「人」面對生活的掙扎與抉擇；從虛擬與曖昧中，呈現生命價值觀，深具感染力，為曾經受苦掙扎的靈魂顯像。



吳明益，臺灣桃園縣人。民國六十年生。畢業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廣告組，現就讀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曾任「85台北攝影節」專刊主編，現為《音樂時代》唱片主筆。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第一、二屆輔大文學獎，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佳作，第一屆棒球小說獎，及第一屆王世勛小說新人獎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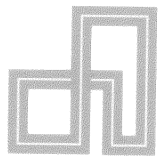
本日公休

吳明益

著

九歌文庫

477



九歌出版社

CUHK Libraries



003614064

SBN 957-560-502-0 (855)



789575 605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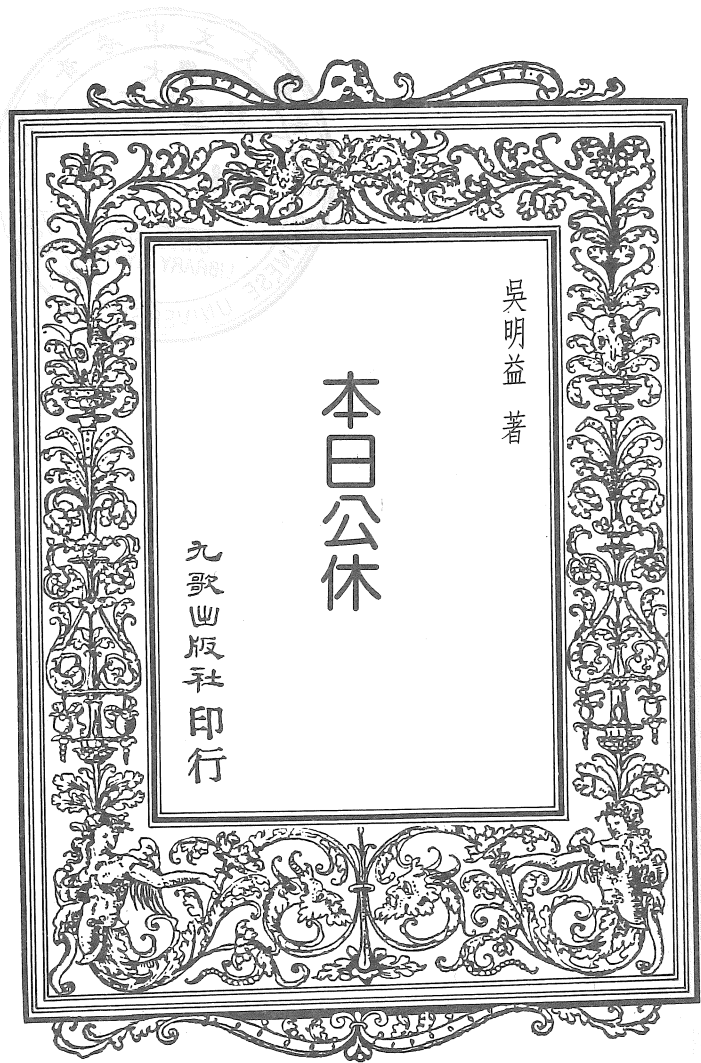
00170



吳明益 著

本日公休

九歌出版社印行





目 錄

第四代台灣作家的美麗初航／宋澤萊·03

殘磚片瓦（自序）·二

關於一只界外球·二

本日公休·27

最後的希以列克·49

拆·63

老頭·71

黃昏的垃圾場·87

紀念某天清晨死去的小黃·95

敵蹤·121

吃球林·151

食指·175

秋末的輕度颱風·197

第四代台灣作家的美麗初航

宋澤萊

——試評吳明益的小說

1

一九九五年，由王世勛創辦，由我主編的《台灣新文學》在中部創刊。目的無他，只是希望提供創作的園地給第四代的年輕作家自由書寫。我們很努力地與各地各角落的年輕作家聯繫。

吳明益寄來了他第一篇稿子〈老頭〉。我們立即被他所吸引。

這是以一個學生為觀點描寫一位高中工藝老教員的小說，視覺性的描寫很強，以數個片段的事件組構成生動的老教員的人生圖景。這個乍看似簡單的故事，實際上卻反映了台灣二個世代人物的校園成長史。除此之外，吳明益那種視覺性很強的描寫能力，使我們感到他是一個潛力很大的寫作新手。

我們立即登出這篇小說。之後才知道，原來他是很擅於繪畫的人，同時他在一九九三年所寫的小說〈最後的希以列克〉已在該年獲得《聯合文學》的新人獎項。

大致看來，〈老頭〉這篇小說還存在著一些必須克服的缺點。主要的是在段落的安排上有些紊亂，必須十分仔細的讀者才能免於迷惑。可是它也正反映了九十年代新小說家解構式的小說特點。我個人倒不希望吳明益往後現代文學的路走得太遠，因為吳明益的才情不是那樣的，他更傾向的是一個精工的、理性的小說家。

我們又登出了他的另一更長幅度的短篇〈敵蹤〉。這篇小說使人吃驚，他似乎不知不覺中在〈老頭〉時期的那種視覺性描寫技巧裡加入了「味覺」、「觸覺」的描述技巧，並誘發出他生動的對白（或獨白）的技巧。

在一位連長與他心愛的妻子纏綿的場景中，他以「味覺」、「觸覺」的技巧如是寫著：

「他一進門就拉過正在哄孩子睡覺的老婆的手往腰上一圈，發情的狗般哈著嘴埋進她的胸口。一陣甜甜的泥土香味竄進他鼻息，她的心跳配合著呼吸頻率像溫暖的山風包圍著他，玉米田似柔軟得讓他突然有一種想哇哇嚎哭的衝動。」

在一位老粗的、即將退休的營長的獨白中，生動的語言達至準確無誤的地步：

「他媽的，一見面就雞雞八八一堆，這種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啊？老子如果不續簽下去，再四十幾天就退伍啦！換上便服管你他媽幾顆泡泡？一顆星站到前面我他媽屁都不屌他哩。」

這是一篇採用全知觀點的有關軍隊生活的小說，結構仍然傾向一種解構性的散置，事件被解離成一段一段，散置在任何地方。但是在閱讀完畢後，讀者仍很容易地可以自行組構成一個十分哀淒的悲劇，同時由於散置的情節，使人更仔細地看出軍營生活的整個面。

由於這篇小說的技術如高超，在一九九六年，它獲得了第一屆王世勛新人獎的佳作獎。

之後，我們又登出他最新的一篇力作〈食指〉。

除了延續他無懈可擊的視覺描寫和精準的書信自白技巧外，這篇小說凸顯了氣氛的營造。

我們知道，文學作品如果達到極高的境界，就會形成一種氣氛擴散於字裡行間；不管是緊張的、憂傷的、恐懼的……它會緊緊裹住了整個篇章，把讀者的心緒都感染了，這篇小說的特點就是這樣。

這是描寫一個高中教員爲了討生活不得不去補習班授課賺錢的無奈故事。全篇籠罩在一種爲了生活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的壓力中，讓人彷彿可以聽到一個教員無邊衰頹的低喟聲。讀者在閱完了這篇小說後，也不知不覺中感到自己一下子老了好幾十歲。

這種感染力，在當前成名的作家中也是少見的。

如是，吳明益透過了這幾篇不同階段的作品，讓我們看到他不斷進步的過程。

如今，他把新舊的作品略加整理，準備出版第一本小說集。

大體上，吳明益在這時出版他的書是恰逢其時。

台灣本省籍的小說在八〇年代的美麗島事件後，開始朝著社會、政治、歷史的事件描寫，算是「大我」的文學了。而外省籍的作家則朝著難解的、破散的，甚至是同性戀、原始情慾的混沌世界做試探，算是「原我」的文學。我們的「小我」變得没人去理睬。可是年輕的一代正在成長，他們在現實的環境中逐步長大，必不會迎合流俗，他們必會寫出只有他們才有的成長經驗，這是難以強制的。

果然，吳明益的這些短篇正反映了只屬於他這一代共同的成長歷程，譬如〈老頭〉、〈食指〉反映了當前的高中生及補習班的生活；〈吃球林〉反映了科學小飛俠的那一代的童年經驗；〈黃昏的垃圾場〉、〈紀念某天清晨死去的小

黃〉、〈敵蹤〉則反映九〇年代的軍旅生活；〈本日公休〉、〈拆〉則反映了這一代的小鎮生活背景。這些小說結構了如今20～25歲之間這一代年輕人的成長史。

非常令我們驚訝的，吳明益的作品沒有了第三代作家作品中常出現的二二八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五二〇事件……這些名詞，顯示這一代的小說家和上一代極為不同。我們可以這麼說，在中壢事件或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吳明益這一代的人都尚在5～10歲之間；這些大事的影子並沒有被鏤刻在他們的大腦裡，難以在作品中自然反應。這並不是說他們將來對社會就是冷漠的。不！吳明益這一代將來一定有他們更重要的政治、社會事件要反映。譬如如今正熱門的台灣西西里化、女權運動抬頭、台灣走向獨立化的威脅……這些大事正等他們去寫作。吳明益這本書是他的「美麗的初航」而已。

《台灣新文學》創刊到現在，對新一代的作家做正面的接觸也只兩年而已，對他們的了解當然也只是初步印象，不過卻多是好的印象。吳明益當是未來作家中極重要的一位，再給他十年、二十年吧，他勢必是一座文學重鎮。我們樂意推介他的這些作品給所有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朋友，並預祝他步步高昇，更加成功！

殘磚片瓦 (自序)

關於創作這回事，我想我知道的很少。

很多時候覺得運用文字抒寫自己相信的一些生活感動是很快意的事，它們就像積木慢慢堆成時間的建築。有時候我將它們推倒，類似回憶之類的崩塌；有時候則深思著那裡要開一扇窗以迎接陽光，於是久而久之便把自己困在裡面了。

這裡的一些篇章並非結構嚴謹，或建材高貴的建築成果，但它們卻是親手

堆砌，有溫度流動其中，並在牆面嵌著生活片段的壁紙。我常常無能為力將生活確實地捏塑出來，也因此更沉迷於再一次地嘗試。

關於小說這回事，我想我知道的很少。這裡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寫的一些短篇，面對這一點點的片瓦殘磚，實在令人覺得羞愧。這段時間裡我相信小說的重點在於寫人——有溫度、會呼吸、會掙扎的人；這些人事陰魂不散地跟隨著我多年，直到我試著讓文字為他們塑造軀殼。

這些年來我一直著迷並苦痛於人被迫於要選擇一個方向，每個人似乎都要拿一個未來的計畫去搪塞人生。這使我惶惶於無目標的恐懼，彷彿千里而來卻認不出昔日河岸的候鳥。

前些日子我注意到立在文學院前的一塊神木，上面如是寫著：

此木乃原始森林中之紅檜，產於臺灣省竹東檜山海拔二千一百公尺之高峰，該山距井上溫泉約八公里，以叢生檜樹得名。民國三十六年採伐此木，據

測驗推斷其年齡有一二四五年，為唐代武后稱帝時所生，與阿里山神木不相伯仲，誠稀世珍品云。

人間多了一面神木，而森林則失去一株千年的紅檜……我想人實在虧欠這世界太多了。我開始掙扎於過去以人為思考中心的模式，以及「人本」為依歸的價值觀，於是我決定收拾過去的殘磚片瓦，希望在一九九六年終前劃下一個註記。

〈本日公休〉寫的是平凡人，這些為一分一毫計較得萬分仔細的平凡人。這些人在我的記憶裡總是頑強地佔據著，因為我在他們身上看到汨汨流出的生命力。

八十一年寫的〈最後的希以列克〉是我寫小說的一個很重要的註記；它僥倖獲得第六屆《聯合文學》新人獎的佳作，東年先生在評審過程中的一番話，

讓我有繼續創作的勇氣。它來自一次我在九族文化村看到的泰雅族舞，這些盛裝的老人總讓我想起一旁增設的雲霄飛車種種遊樂措施。在政府宣稱維護原住民文化的同時，我卻看到一般人像在觀賞迪士尼樂園的米老鼠般啃著玉米花，愉快地指指點點著象徵原住民生活精神的歌舞祭典。多年以後我看這篇小說，確然在形式上乏善可陳，但仍有一股莫名的感傷存在。

〈老頭〉是第一篇登在《臺灣新文學》的作品，它曾經屢屢被報紙副刊退稿。我在生活中發現很多人逃不過生活，於是掙扎便是他們唯一的舞姿。

在服兵役的這段時間，我一面思索著種種偉大而荒謬的人生計畫，一面感受到軍中環境的無奈。這裡就像整個社會生態圈之外的另一生態圈，有著不同的規律和法則。退伍前我寫了〈敵蹤〉，以紀念這些正在尋找敵人來充實生活的軍官們。這篇小說意外地獲得《台灣新文學》第一屆的王世勛新人獎佳作獎。

〈食指〉想寫的事件片段在我腦中至少存活了八年。我時常遙想那些被我

們龐大的教育體制決定方向的教育工作者，彷彿想到記憶裡一棵印象深刻的椰子樹。

我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十一月號的《聯合文學》刊載了歷年新人獎的作者，及他們獲得的文學獎項與出版書目。我的朋友有點小心而無意地告訴我，我的名字底下是一片空白。

或許在某些角度上看自己的確是一片空白，但這些日子我也因此更確定了自己所應該朝向的創作形式，以及所要面對的人事。我很慶幸能用一些不是別人預定的、受人歡迎的，甚或是嚴謹的方式來面對自己的生活，而是選擇用自己的角度。這使我得以稍嘗創作過程的甜美，以及紓解後的暢快。

倘若這些殘磚片瓦得以面對讀者，倘若讀者能在這些事物中檢拾到什麼，我想我必須誠懇地感謝宋澤萊先生，因為當我的作品得以在《台灣新文學》面

對讀者之前，我已經幾乎要懷疑自己是否應該寫下去了。這也使我想到多年前叮嚀我「絕對不要放棄寫作」的履彊先生，以及現在研究課程上，給我許多思考啟發的李瑞騰、曾昭旭兩位老師。

吳明益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中央大學

關於一只界外球

球賽賣座奇差，可能是因為傍晚起斷斷續續的小雨。這對我來說卻是恰好。夜間照明將雨射成遠勝星空的詭異閃亮，燥熱的感覺也沉澱了。也許是雨打溼的紅土有一種沉重，和外野的新綠相映格外悅目，也許是雨點確然沁涼，也許是今天賣座實在太差，每個人都想找個人聊聊，去除被球賽冷落的感受。三局起我竟和附近一個碩壯的陌生人聊起球賽。

「該換投手了，你看，他的左脚累得使投球姿勢變形了。」他說。實在沒有理由選擇這個位置，右外野空蕩蕩，偏坐在全壘打線長竿後面，球場被視界劃分成兩

等份，打擊者在右眼，投手在左眼。

他實在很懂棒球，單眼皮。尤其他的體格，令我聯想他應該正在草皮上撲一枚平飛球。平頭下明顯的額紋顯示出他不小的年齡。「界外球，」他說。不知怎麼，我覺得他並不怎注意球賽，似乎只是機械性地接收球賽罷了。我也確實無話可對，就此沉默了三局。

一枚球破雨而來，瞬時在夜空中劃出一道暫留的白線，所有的觀眾像在看二十四格放慢動作，隨後用零落的驚呼聲將球送上右外野。

「OUT-1」裁判打出界外的手勢，真只差數吋而已，球從右方掠過眼角。許多觀眾一臉懊喪，像失掉了什麼重要的物事。

「你不敢相信打擊者並不怎麼爲這種球感到可惜？」我不相信。這就像生活裡許多遭遇，有誰能不爲幾乎到手的成功機會被運氣硬生生奪走感到沮喪？

他搖著頭，挑起一根煙在手上搓弄著。這時投手以一記銳利的外角滑球三振了打者。「我以前也打球，X隊。」打者黯然地拖著球棒離開打擊區，他本來差點打出吧！一出手，落在哪裡卻絲毫沒有把握。」

我敷衍地點著頭，雨軟弱起來了。這使得內野的鼓譟聲跋扈起來。「打擊者盡力用技巧擊中球心，其他便只好聽天由命。差三吋可以是安打，也可能在全壘打牆前被接殺。我就不知道打過多少次這種差一吋兩吋的安打或全壘打，打久了，就不覺得可惜。」

「提起棒子時，情勢怎樣演變都不曉得吧？」「哪曉得？講個故事給你聽罷！關於我的一些經歷，咳，你不覺得無聊或妨礙你看球就好。」

我搖頭，表示有興味聽他繼續講下去。看到他的單眼皮歛動著，他不同於我想像中的棒球員。雨又強硬起來，我們成了外野少數不撐傘的觀眾。

「十一歲那年我開始打球，外野手。」他像是望著外野草皮，望著壘包，或者說是望著壘間的某種物事。總之，他不像在對我說話，卻像是祈禱起來了。「做外野手真是好，我是說那種踏在草地上的感覺，有時讓我覺得自己像在外野看球。」

「一直是外野手？」

「嗯，一直是。我是那種不上不下的選手，沒法子大紅大紫，也選不上國家隊，但總是一直在外野，竟然也站了十幾年。」他的確具有外野手的氣質，我是說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像是在外野站得過久，而喪失近距離對焦的能力，他似乎一直望著遙遠的所在，即使和我的眼光相對也一樣。

「二十四歲那年，我差點從外野退下，那時一退伍就結婚了，有了一個男孩。」八局下半，五比二。雨勢更加難以遏抑，卻總是控制在停賽邊緣，時落時歇。不少人開始收拾離場。「我以為再打幾年球，就可以退休到公司上班，開始另一種生活，沒想到，這種生活只留給我和兒子。」我沒問什麼，投手以一記快速直球開始了第九局。

「她不會了解我對棒球的感情，雖然那時只是業餘球隊，但經常性在台南集訓，又常出國打友誼賽，我不怪她放棄我。」

「後來你繼續打球？」

他微微一動，雨打溼了水泥階，這使我們必須採取蹲姿。「一開始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打球了。我以為是棒球毀了我的婚姻，但我錯了。我沒辦法忘記站在外野的感覺；沒辦法忘記緊盯著打者的球棒，揮出的瞬間在草地上奔跑，捕捉球落點的感覺……何況我還有兒子。」他手中多了顆球，上面沾滿泥土似的深褐色斑點，也許球早就在他手中，只是我沒注意到而已。「之後每回我上場，我就想：這投手的球好打，兒子，看我把它打成安打……」他磨搓著球，深褐的色塊卻不掉落，想必是日子久了，皮革把顏色吃進去。

「我靠打球過日子，我兒子三歲就會拿手套，你信不信？他剛上幼稚園有回跟他傳球，我竟然接得手痛咧！」他眉角上揚時頂好看，看起來更像一個棒球選手。他仔細看著手中的球，像投手投球前的檢視。

「我常常帶他去看我打球……」「叭——」身旁不遠的一名球迷吹起震耳的加油號，讓我們幾乎聽不到彼此說話。安打，二壘打。外野手撿起球傳往內野，形成一道優美的弧線。「他會是一個臂力強的外野手。」我說。

「什麼？」加油號漸漸消沉下來。「我說你兒子會是一個好的外野手。」他笑著，把手上的球往上使勁直線拋出，我看著球漸漸渺小，整個縮進黑色的夜空，很快地又挾著細雨龐大起來。「啪！」我幾乎以為我站在外野草坪上了。

「我常帶他到球場看我打球，有一次，他坐在右外野看球，我是右外野手。那天全場只有三四十個人看球，整個外野空蕩蕩一片；太陽很大，我看著他的影子在水泥階上跳著；他是全場唯一像樣的啦啦隊。」攻勢遭到瓦解，比賽像拖著走到九局下半。由於落了五局的雨，水泥階從微溼轉成積水，竟在夜間照明下金光刺目起來。大多數人撐著傘不安地站著，兩個人蹲在角落。他再次抽出煙盒。球場被雨罩上一層薄翳，雨絲從內野依風而行，我的眼光隨著雨的脈絡，一路跟到眼前。他吐出一口煙，一點火星自他掌緣和我的眼角邊上崩落。

「我守備時可以很清楚地聽到他的加油聲，就像在我耳邊一樣，我感覺他在我後面，打得特別起勁，前兩個打數兩支安打，一上壘，我就藉著綁鞋帶的機會向他作V字手勢，看他的影子在外野跳著。」他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挾著球，右手彈了一下煙灰。二人出局，右外野手高舉著接殺的球，示威似地向休息室漫步而去。

「第三次上場，我們已經領先不少。我突然起了一個調皮的念頭，心想投手的球滿好打，為什麼不想辦法打一個右外野界外球？觀眾這麼少，又聚在內野，我兒子一定可以撿到，比賽完我再裝模作樣幫他簽名，他一定樂瘋了。」

我開始想像當時的情形，像俯著看一個球場的模型，他一定是帶著微笑上場的。右外野看台上的那個小孩，一定猜不到他父親將給他這樣的驚喜，他一定仍然拚命加油，一定遠遠地看著站在打擊區的父親，昂然仿如堅實龐大的英雄雕像，他一定不希望這球打上右外野界外，而是直射全壘打牆的美妙弧線。

最後一個打者揮棒打出擦棒球，第二球又擊出左外野穿越看台的界外球。他吐了口煙，單眼皮又歛動起來，雨落在他臉上，幾乎要澆熄他的煙頭。該死，最後一局才下起這樣大的雨。「我嘗試用推打，把球往右外野使勁推去，最好能擊中球的右下緣，用鉛棒強大的力量將球反彈到我希望的地方，我瞪大眼，緊盯著投手的動作。外角球？太好了，他一定投外角球，一定。我看得出來，這是一個慢速外角球，他

的右肩並沒有下壓得厲害，球出手，我緊盯著球拋出的弧度，幾乎要笑出來，這球一定打上右外野看台了！」打者擊出一支右外野高飛球，外野手拚命移位，球在風向和雨勢的雙重作用下成爲一種歪斜的角度下墜，從我二百五十度的近視和雨霧中看去，彷彿是兩枚相互吸引的磁鐵。

「你兒子一定喜歡這樣的禮物。」我說。他搖著頭，單眼皮歛動著。「球的速度很快。」他吸了很深的一口煙，不小心把左手挾的那枚球掉在看台上。外野手和球成了兩枚緊緊相吸的磁鐵。這時他捻著煙的右手已移到煙屁股，這次他是真的無退路了。觀眾意興闌珊地往出口擠。我說你可以在球場上劃滿飛行的軌道，卻永遠無法逆料球將選擇那線軌道奔赴終極。這是一場乏善可陳的比賽。一盞盞的照明燈逐漸失去亮度，我說當一枚時速百哩的球像綻放底燄火般升空，卻又必然注定它依藉力道和風向飛行、飄移，並且墜落。雨愈落愈大，謝完場的球員跑進休息室，濺起一盞盞的泥水花。我說這種感覺有點宿命，之前難以預測，之後卻莫可奈何。我又想起剛剛那枚高飛球，如果再進幾吋，也許就是一支全壘打，比賽就不會結束，如果外野手突然漏接，如果……。

照明燈已賸沒幾盞，一個落後父母的小孩身影消失在右外野出口，我赫然發現幾乎已沒有人的球場，像極了一具頭腦血肉分明的凡軀。雨肆無忌憚，我聽見他說了些什麼，然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起剛才照明燈熄滅時的無法適應，突然害怕聽到他拍我肩膀時在空曠球場的響亮回音。

也害怕看到他不小心掉在台階上那枚泥色的球，和在夜裡格外明亮的殘留煙蒂。

一九九一·十一·四

《聯合晚報》第一屆棒球小說獎極短篇評選獎，載於《棒球年代》合集

本日公休

剛踏進廁所，一群蒼蠅便無頭無腦地飛了起來。

整棟建築都爬滿垂老的漆，透出一種鼻涕似的燻黃，天花板上疲軟垂下的日光燈像夜裡的貓，閃動有氣無力的神氣。廁所的門只用一根根木條釘出，木條間的縫大到可以伸出三個指頭，蹲在裡面像透過百葉窗，清晰可見門外不知面目，圍著溺盆小解的人。

秦耕豪一面揮手趕著蒼蠅，一面詛咒著：「伊娘，委員會一個月不知開多少錢請郎來清便所，清這啥米款，屎尿整間。」

「伊咧甘是秦頭家？」秦耕豪勉強轉過上半身，看到半身高的廁所木門探出一個碩大的肚子，是隔壁服裝店頭家茶壺啦！

「是啦！是啦！茶壺頭仔你也來便所，呷飽未？」秦耕豪堆著笑打招呼。

茶壺拉起褲帶，艱難地扣著皮帶扣，使得講話中雜著嗯嗯聲。「頭仔，你甘知里長和委員會的決定，嗯？」

「委員會，不知咧！甘是又要收錢？」秦耕豪對商場委員會的印象就是收錢、收錢。這使得他有尿不太出來的感覺，於是乾脆拉上拉鍊，轉過身來面對茶壺的肚子和一排排廁所的木門。

「不是啦！但是聽說是公休的代誌。嗯，聽說里長要強制大家一個月公休一天，第三棟上個月已經開始了，嗯，聽說這個月換第四棟咧！吁——。」茶壺終於把皮帶扣上。

「甘有影？甘有影？」秦耕豪忘記自己是來小解的，掏出手帕擦著額頭一顆顆冷汗，急急地奔出廁所。「比我跑便所卡緊，有影。」茶壺說。

秦耕豪的店頭恰好在商場的正中間，這個位置有時讓他覺得很滿意，有時讓他覺得很不滿意。當初一群庄脚郎在對面竹仔厝做生意時，他就是響應市政府建商場的頭家之一。秦耕豪看著怪手來來回回在土地上不倦地挖掘著，開始對棄農從商的決定感到欣慰。「這個所在，一定會發，會發。你看這款機器，踏庄脚十甲地嘛無問題，這個所在是富貴地咧，才會堪機器挖來挖去，絕對會發啦！」

秦耕豪在向市政府承租商場時，清晨二點就去承租處排隊選定了中間這兩家，恰好面對著竹仔厝拆除後留下的大片空地，「正神坐中位。」秦耕豪想這個地點真是不錯。商場的店頭設計，簡直就和廁所的設計如出一轍：兩步寬七步深的店頭，配上只及肩高的小閣樓。店頭和店頭間，「就親像一盒一盒番仔火黏作伙同款。」秦耕豪兩手貼在一起說。秦耕豪每天七點正從小閣樓下來開店，喀擦轉動鎖拉開門栓，鐵捲門嘩啦啦落地爬起時，就感到心口一種難以言喻的溫熱感覺爬上來。

秦耕豪靠著七年學徒練出的一手製鞋功夫，每天可以縫兩雙哈苦拉①，每雙可

以賺三十塊錢。秦耕豪十分自信於自己的功夫，「孤行獨市」啦，竹仔厝沒郎會曉縫皮鞋，沒郎縫得出真真正正這款哈苦拉，真正打拚會得天公疼，真正有影。」沒料秦耕豪才剛縫出八雙哈苦拉，隔壁就開了家「足久鞋行」。

「隔壁那會開一間皮鞋店？隔壁那會開一間皮鞋店？」剛下樓開店的秦耕豪像倉惶的麻雀撲著雙手。「那會？那會按呢？」望著「足久皮鞋」的偌大紅字，秦耕豪眼見自己孤行獨市的生意被硬生生瓜分了，幾天來的溫熱感覺不禁涼掉一半。

「足久皮鞋」的頭家顯然用過一番心思，因為「足久」便是取台語「很久」的意思。領悟到這層的秦耕豪當然更為心慌，當天他坐在用稀飯熱過的板凳上想了一雙哈苦拉的時間。「足久？騙狗仔，皮鞋穿在腳底，是要靠信用靠功夫的，嘴說說足久就足久？騙三歲狗仔不曉。」秦耕豪嚼著晚餐的土豆，突然靈光一閃：「咱皮鞋店新開，當然要郎客記得才會再回來買。記得、記得，這個名好，店名就叫『記得皮鞋』，贊！」喝完稀飯覺得不妥，便把「記得」倒過來，「『得記』」才不會那麼俗，沒學問。」想著想著，連土豆都嚼得特別響亮起來了。

秦耕豪喜歡午後拉一隻板凳坐在門前的屋簷下，秦太太則背著他們第七個小兒子在簷下準備晚餐。商場店家門口到鐵路圍牆間的騎樓像是一塊海埔地，各店家努力地利用著：有的用爐子瓦斯筒把這塊多出來的地方當成廚房，有的把它當作貨物倉庫。如果先生您早年曾在黃昏時分路過商場，可能也有幸看到小孩子的出浴畫面。然而無一例外的，是各店家多多少少都要讓出一兩步地，給看車的老李當寄車處。這在各頭家眼中倒無爭議，因為搭個蚊帳睡在簷下的老李，簡直就是免費的警衛兵。退伍軍人出身的老李，嗓門可真是不同凡響，眼力聽力更是不凡。據說你只要騎輛腳踏車，在商場的那頭輕輕地「吱——」一聲停下來，另一頭打著瞌睡的老李立刻用斷臂甩著寄車的號碼牌，晃著尚稱俐落結實的身子直奔過來。「一輛兩塊，三十七號」，斷臂旋即把號碼牌掛上腳踏車龍頭。從來沒聽過到第四棟的腳踏車沒交兩塊錢的。

「最主要是免費的，免費的看門人，打燈火攏找嘸。」秦耕豪隔壁的西裝行頭家擠著小眼睛鼓吹著。

「這是有影。按呢啦，就給他把蚊帳掛在你門口，你門口闊，卡舒適，咱兩家又卡安全。」秦耕豪覺得自己的想法不錯。

老李湊過頭來附和著：「有理，有理。」不等西裝頭家再發表意見，便轉身去清除西裝行前堆積的雜物，並且迅速地拼裝木床拉上蚊帳。

西裝頭家忿忿地感到某種物事被強佔去，自此每天清早，他就刻意將放在店口的西裝布料，暗暗地推過去靠「得記皮鞋」一吋兩吋，藉以拓寬店頭，並且再也不將痰吐到紙板上了。往往過路人還未走到得記皮鞋前，就被一口強勁有力的痰逼退。老李的蚊帳上，也因此留下點點痰漬。

商場總共有八棟，每一棟大約也有近七、八十個店家，算算六、七百個小單位店家，便無可避免地成爲當時西台北的商業重心。而這群庄脚郎到台北後各自不同的學徒經驗，使得商場竟也區隔出所謂特色來了。比方說修拉利歐^③到第一棟第二棟，享受各地小吃到第七棟，結婚出殯寫字請到第八棟，至於買哈苦拉訂作西米羅，當然是到第四棟。

秦耕豪十分滿意「得記皮鞋」優越的地點。「這個所在只要打扮就免驚吃嘍。」另一方面，他也抱怨運氣：「兩間皮鞋店黏作伙，生意一半嘛走走。唉，一天大概減賣好幾雙喔！」那時秦耕豪爲了應付螞蟻般聚攏的人潮，一面仍自己做鞋，一面找了幾家工廠進流行款式的皮鞋。近來秦耕豪回憶起當年的盛況，也不禁感嘆幾句。「伊時喔，透早做到暝黯，絕對不駛休困，人是親像蒼繩見屎整個圍過來，生十個子嘛不夠幫忙。」

一次足久頭家的大兒子喝完豆漿，便步過「得記皮鞋」前時，突然痰湧上來，「呸！」一口落在「得記」鞋架上一雙一百二十的反毛鞋上。正在替客人綁鞋帶的秦太太，一眼瞥見便如雌貓似地奔出來，手指著足久大兒子扁平的鼻子：「你天壽死囡仔，口水你敢青菜呸，你不知死活，你欠郎教……」

「猶查某妳罵誰？擦擦就好，妳番霸霸要驚誰？」足久的頭家娘迅速地迎上前來，推開兒子，伸出肥滋滋的一雙手反指著秦太太的鼻子。

像訓練有素的軍隊一般，瞬間足久的大兒子、二兒子、三兒子和頂著禿頭的足久頭家本人，彷彿棋子般列在鞋架的右手邊，而左手邊則是秦太太，秦家大女兒、二女兒、大兒子和三女兒。兩邊都紅著臉喘氣，彷彿是因平日在兩家牆間的一隻蚯蚓，慢慢鑽營，終於搔動得雙方難以把持。

「不見笑查某，做鞋要靠功夫，不要郎賣啥款就跟郎賣啥款，見笑死郎唷！」秦太太用手掠了掠前天剛燙的頭髮。

「妳妳——妳是說誰，妳是說誰……？」足久頭家想反駁些什麼，一口氣老是提不上來，反倒使臉紅得跟紅龜粿一般。

「說你啦！」

「猶查某生意通人做，憑啥米說咧學妳，稀罕喔，不去照鏡看看，做伊款鞋送你爸穿還嫌佔位咧，我駛妳娘。」「足久」大兒子眯著眼睛螃蟹般邊吐著口水邊講。

這時候茶壺頭仔、西裝頭仔、眼鏡明、阿文仔嫂紛紛上來拉著雙方往店裡退，「厝邊頭尾，以和為貴啦，和為貴啦！」茶壺的肚子擋住了兩邊毒視對方的視線。

「給我記住，給我記住。你們這些猴頭老鼠面的。」秦太太咬牙切齒地轉過身來，看到站在後面呆若木雞的兒子女兒，「你們是別人生的喔?! 阿母給郎欺負沒一聲半氣，生你們這有啥米路用，撿角死囚仔。」馬上又轉頭面對似乎是受到驚嚇的客人，「你這雙是會穿未啦？」

目睹剛才一幕的客人縮著脖子。「可以啦！可以啦！多少？」

「佰五。」顧客掏著錢，圍觀的鄰居眼見無事可管，便自動散去。

傍晚秦耕豪騎著那輛賊仔市買腳踏車回來時，秦太太蹲在水龍頭前洗著番薯葉。三女兒指著青紅臉頰說：「阿爸，你看阿母啦！」

「是按怎啦，」秦耕豪放下剛買回來的豆腐乳，「妳……」

「按怎？是按怎？你某給郎欺負透底啦，隔壁老猴火雞母軟土深掘④，口水呸到門口來啦！」秦太太潑了一地洗好的番薯葉。

隔天秦耕豪到第一棟買了一枚兩百五十燭光的燈泡。

「二百五十燭？一個月電費不就好幾塊。」秦太太吃驚地問。

「是啊，想想實在不甘！我考慮一透早卡決定買。想看麥，二百五十燭，點在門口第八棟走過來嘛看得到，郎客知影位，看鞋看更清楚，一晚嘛多做多少生意。要贏『足久』著靠這粒啦。」秦耕豪一面裝著燈泡一面解釋著。

秦太太安靜專注地看著秦耕豪在二百五十燭光燈火下油亮的臉頰。

不知是秦耕豪的二百五十燭光燈泡發生了作用，或是商場的顧客特別的偏好，「得記皮鞋」的生意似乎真的比「足久皮鞋」好那麼一點，而顧客的視線也像雨水蛾一般隨著燈泡向「得記皮鞋」聚攏過來。

「阿爸，今天有二十三個郎客提『足久』的袋子出來。」負責在簷下坐在板凳探視敵情的二兒子說。

「不錯，今天咱又比『足久』多賣八雙。」秦耕豪掏出五角給瞪大眼睛的兒子。

在秦耕豪掛出大燈泡的一個星期後，遠遠望去的商場簡直就像波光粼粼的河般閃動著，第一棟到第八棟，很有默契地在短時間燃燒起來。每個店家前頭晃著一盞

亮過一盞的燈泡，如同同一尾尾等待獵物的燈籠魚。先生您當時若有踩腳踏車經過商場的話，一定到現在眼中還暫留著黃色燈泡的光暈，而全身發熱地想靠過去吧？

「伊時喔，透早做到暝黯，絕對不駛休睏，人是親像蒼蠅見屎同款靠過來喔。」秦耕豪眯著眼回憶著。

商場就像絕不打烊的公共廁所，提供著無聊的市民一個購物和閒逛的去處，頭家們則以一種永不休耕的精神支撐著無冷場的商場。「生意子真歹生喔，」在不捨得花錢僱店員的情況下，「阮子三、四歲就會曉跑去樓頂拿鞋給郎客咧！」秦耕豪擦著油亮的面頰道。

「頭仔你也呷便當喔？」茶壺一手提筷子一手提便當問。

「是啊！便當卡便利啦，圍爐一散，郎客又滿滿是，煮飯那有時間啦！等收店自己厝卡來圍爐。」秦耕豪扒了兩口。

「說到咱這做生意，幹！休睏時間嘛，實在艱苦無郎知。」

「不要按呢講，有錢賺要緊賺，到老卡有本，休睏攏總是多開錢。」秦耕豪嚴

正地合起便當。

「是啦是啦。」

一群吃完年夜飯出來溜達的年輕人張望著鞋櫃一雙馬靴，秦耕豪嘆一聲從老李寄車處一輛摩托車跳下，「要那雙？要那雙？試試看嘛？」

這樣無假日的經營在第一代商場頭家們視為當然，而新一代的頭家則開始感到不耐。眼鏡行三十出頭的阿明就曾在秦耕豪和茶壺前表示過意見：「想想實在不值，郎休睏來這逛街，咱作牛作馬一年透底嘛不會休睏。」阿明推推鼻樑上的黑框眼鏡，右手緊緊握著拳。

秦耕豪沉默地看著這個細白臉皮的後生。

那知這個眼鏡明當真說到做到，第二個禮拜天就用紅紙寫了一張「本日公休」的紙條，糊在灰藍色的鐵捲門上。

敬告親愛的顧客：

本行今日公休一天。另訂每月第二個禮拜天為本行公休日，敬請各位舊雨

新知繼續捧場。謝謝！

光明眼鏡行

這在商場被視為大膽的創舉，當然也被視為是愚蠢的創舉。隔壁「第一皮箱行」的頭家娘阿文嫂皺著眉頭說道：「天壽喔！禮拜日來休睏，放好好錢不賺？熬嘛嘸熬這款！」但大多數的人並沒有太多時間討論，因為星期四是商場生意最好的日子。

秦耕豪慣例沉默，但心裡卻不免嘆氣，「這眼鏡明恐怕要敗家了。」

隔日眼鏡明一家從烏來回來，眼鏡嫂便在午後到處串門子：「說起這個烏來喔，你們不會去過不知，伊咧水是有夠清，勿坐伊咧吊車，是吊跟對面『人人百貨』平高喔，嗚一聲從這粒山頭飛過伊咧山頭，實在有夠趣味啦。」眼見阿文嫂、茶壺、西裝頭仔、老李一個個慢慢圍了過來。「咱土公郎⑤說實在話啦，賺錢要做啥？死翹翹都留給子孫，後生孝順還分一嘴飯給你，要是生到伊咧不肖子，吃屎就沒喔！」

阿文嫂低頭看著露出拖鞋的腳趾甲。「像你們，有錢不甘開，跟不上時代啦，要賺錢也要開錢，做伊咧老歹命做啥？」眼鏡嫂冷靜地下了結論。

「實在人生海海啊！」阿文嫂對秦太太說。

「啥米休暍生活卡有趣味？賺錢最趣味啦。」秦耕豪道。

「做牛做馬也不願做一世郎。」阿文嫂反駁。

很快地工作的倦怠像一種瘟疫，悄悄地在商場頭家間蔓延。愈來愈多人找眼鏡明辜一張「本日公休」的紅紙條。

秦耕豪看在眼裡，似乎不為所動，但在嘴巴上可是鬆動了不少：「想想嘛有影，三不五時^㉔去走走娛樂娛樂，對身體嘛卡好。」

這使得猶豫不定的茶壺和一些老頭家動搖了，因而紛紛拉上鐵門表示同意。但日子一久，大家便發現整條商場就數秦耕豪和足久鞋行，及一些沒處去的老頭家未曾休假。

這看在別人眼裡就有點不是滋味，原本大夥也無權干涉，但休假使他們少了一筆收入，加上花費，令他們有一種……就像西裝頭仔對他太太說的：「幹伊老母，錢攏總給他們賺去，世間錢多少是一定的，按呢咱不是減賺囉？」於是便打算在商場發動每月一休的制度。

「咱住商場的郎就要團結，對咱的國家才有好處，商場啥米攏是公共的，便所、樓梯攏總是公共的，就是大家的合作打拚今日才有商場的繁榮。但是不駛顧賺錢不休暍，按呢對身體不好。而且時代不同囉，要會曉享受才跟得上時代。話說轉來，現在大家休暍時間不一定，有的郎客來說：『啊！專工來買又去遇到這間店休暍。』實在不好。我想說建議以後親像三棟同款，大家一個月選一日公休，卡會團結，郎客嘛攏知。」西裝頭仔的小眼睛閃閃發亮，背後「商場紀律委員會」的布條微微飄動著。

於是，里長在徵詢意見後，竟然大膽地發出每月十六商場休市的通知。

秦耕豪在廁所從茶壺的口中得知這個消息後急急趕回家，正好遇上發通知的西

裝頭仔。秦耕豪塞給大女兒：「唸給我聽，唸給我聽。」

致貴寶號先生：

本委員會成立以來，致力於商場的公共建設，及住戶的權益及團結，成績卓著。亦蒙貴寶號通力合作，方使今日商場繁榮進步。本會為體諒貴寶號工作勤奮，及對外之團結一致的形象，特於里民大會中，廣徵各方意見，經統合後，決定自下月（七月）起，每月十六日訂為『商場公休日』，以配合政府提倡提高生活品質，及符合寓娛樂於工作的生活。

為貫徹紀律，本會依民衆要求，採強制執行，該日違規營業者科處三百圓罰金以為公共建設基金。近日將分送本會特製之「本日公休」告示紅紙至貴寶號。謝謝合作！

謹祝 生意興隆

這對秦耕豪來說無異是重大的打擊。秦耕豪對著中午的黃俊雄布袋戲，久久無

法下筷：「世間哪有這款郎？世間哪有這款郎！」他的小兒子誤以為阿爸是看不過藏鏡人的惡行，才如此激動。

由於通知註明，違反者要繳交三百圓，這使秦耕豪縱使義忿難消，卻也不敢違規。終於商場有一天完全喘息了。

公休的那天，秦耕豪照例去喝碗豆漿，便步到得記皮鞋的招牌下，竟依然下意識似地掏出鑰匙來。空蕩蕩的商場整列的「本日公休」來回地晃著紅光，秦耕豪的手像不由自主的吸鐵一般，喀擦一聲旋開鐵門鎖。秦耕豪擺起一手上一手下的拉鐵門姿式，卻彷彿全身精力在剎那間被成了妖精的鐵門吸光，便頹然地垂下雙手，喀擦一聲，許久許久才抽出鑰匙轉身離開。

於是商場的店家便出奇意外地團結了數月之久，一直到那個月秦耕豪公休前一天忘記帶上了一件襯衫為止。

那天秦耕豪照例喝碗豆漿，漫步到商場前憑吊嘀咕一番，突然想起了忘在店裡的一件米色襯衫。他想也該洗洗，就半拉起鐵捲門，矮身探了進去。秦耕豪剛在木

梯上提起汗臭淋漓的襯衫，就看見一個影子從鐵捲門鑽了進來。

啪答，那個高大的老芋仔正好撞上半開不開的鐵捲門：「操你娘……嘿！老板，不開店吶？」

「世間那有郎放好好錢不賺？你不曉看今日規定公休？」秦耕豪披上襯衫打算拉下鐵門。

中年人一面打開鞋櫃：「老板，賣一雙沒關係啦！整條街都休假，我趕著買雙新鞋晚上喝喜酒吶。」

秦耕豪把頭伸出半開的鐵捲門，商場啞然無聲。灰藍的，大紅的，銹褐色的鐵門冷靜地像標兵一樣立著。秦耕豪想著公告上的三百塊罰款，想著中年人挑上的兩百五十塊皮鞋，然後迅速拉下鐵門。老李撿到的老白狗因此驚嚇而吠叫起來。

秦耕豪覺得僥倖無比：「親像賺兩百五十再加三百塊咧！」當然他也想到這將是他孤行獨市賺錢的良機。於是他便輕輕地半拉開鐵門，靜靜地看報等待第二個顧客上門。

當天秦耕豪共守到了六個自動上門的客人，這使得他樂不可支。但不幸的是在第四個客人鑽進得記皮鞋，秦耕豪匆匆拉下鐵捲門的同時，恰好被下樓取晚報的足久鞋行老板瞥見。「伊娘，這個老猴來這步！要告！要告！」足久頭家轉念又想，「噴，這個獎金嘛才一百塊，開一天店絕對不只賺這啦，和老猴撕破臉也不是辦法。」

轉眼又到了公休日，這對秦耕豪已不具約束力，秦耕豪乾脆把豆漿端回店裡，半拉起鐵捲門。但顧客似乎沒有預期多，秦太太開始狐疑秦耕豪向她吹噓的真實性。「啥米孤行獨市的生意？休暱日根本就沒郎客會來，等整日等嘸二三隻貓仔。」秦耕豪抖著腳想：「甘有可能？明明上次生意就不錯。」於是秦耕豪從半開的鐵門探頭出去。

隔壁顯然剛完成了一樁買賣，一個客人提著「足久皮鞋」的手提袋晃過秦耕豪面前。秦耕豪不知怎地用力過度拉下鐵門，老白狗被踩到尾巴似地狂吠起來。

消息像流行感冒般很快地傳出去，這回大家又似乎感到錢都被賺走的委屈，同時又有點不甘示弱的味道。

「下個月咱嘛來偷開店，不要給隔壁西裝行知影。」茶壺跟茶壺嫂說。

於是每個月公休日就有愈來愈多的半開鐵門晃蕩著，像半闔著眼依然心猿意馬的小和尚一般。商場的交易在鐵捲門底下流動，卻沒有一個頭家膽敢真正把鐵捲門整個拉起來。

里長起先還警告幾次，但每次都被秦耕豪義正辭嚴地擋回：「我囡仔的課本忘在店裡了。」里長還因此誤撞兩次得記皮鞋半開的鐵捲門。於是這種「偷開店」的風氣變得有點明目張膽，連老李都覺得十六日不收寄車費實在說不過去。商場又馬不停蹄起來了，大夥的鐵捲門愈拉愈往上，頭家的板凳愈擺愈出來，確實還有些人把「本日公休」的紅紙墊襯在米箱下。

久而久之，大紅紙條被擠壓出一種商場廁所的特殊氣味；連同秦耕豪在時間中漸漸無能為力的二百五十燭光燈泡，和那些所謂永不公休的物事，一同褪成老去的青春痘癍瘡似地黯紅。

(一九九一)

【註釋】

- ① 哈苦拉：ハクテ 日語發音，指一種紋皮製的皮鞋。
- ② 孤行獨市：比喻單單一家從事此行業所得到的獨市利益。
- ③ 拉利歐：テジオ 日語發音，收音機。
- ④ 軟土深掘：比喻專門欺負弱者。
- ⑤ 土公郎：直腸子，講話無顧忌個性的人。
- ⑥ 三不五時：偶爾。

最後的希以列克^①

山巴部落的塔甘迪祭司要傳法了！

奇萊山北峰和合歡山東峰間微陷的「佐久間鞍部」，長久以來喘息著台灣最母性的河流——濁水溪，來往哺乳著和日頭同出同沒的高山民族。這些被岩石同化成堅硬且泥土膚色的強悍部落，在五十餘年前曾被日軍由各路山口進軍，並在濁水溪源頭的某山頭集結，慶祝被殲滅的持弓部落，故命名合歡。

在靜觀鄉仰頭看去的這枚山頭，往往曖昧於山嵐與腸盤的小徑中，便常常使塔甘迪祭司困惑於「靜觀合歡」的諷刺字眼，塔甘迪祭司臉頰有如一幅流水的路線圖，

彷彿能將這片山地的日子，扭成幾滴鹹水味來。他身上穿著台肥農藥的T恤，很自然地露出高山樹木挺直的腰板，使任何人面對他，都不自主想低下頭。塔甘迪深吸一口飽含水氣的空氣，感到內臟的毛孔和若有似無的法力同時舒暢幾分，於是他的思緒便如皺紋般逆流而上，使他感到時間和記憶便是他血液，或者是泥土的一部分。

德布斯看到塔甘迪祭司的神情，便知道祭司又想起受法那一年的事了。德布斯家中有幾分玉米田和地瓜田，以一公斤十塊錢的玉米和地瓜爲主食過活，這使得德布斯保有泰雅結實的體格，和一副憂愁老天爺的眼神。十歲的德布斯是靜觀國小三年愛班的清潔股長，他常寄望著自己勤奮的表現，能使他將來到台中作一名清潔隊員，或者在國中畢業後到港口做工。德布斯喜歡在下課後到溪畔找塔甘迪，看著天色不斷變換著這個老人的神氣；漢話幾乎要比泰雅話流利的德布斯常常必須在塔甘迪豐富的往事記憶中，才感受到當年的確有這樣的一段時間，泰雅族人也是中央山區的一道頑強支流。每回和祭司一起到「魯飛曼阿揚②」，祭司的記憶便有如山崩土沙一股腦地傾瀉出來。塔甘迪祭司受法的過程，德布斯就在這裡反覆溫習不下十次。

樹叢似乎擋不住山風顫抖了一下，深色的羽翼迅速地在灰白天空劃過。「希以列克！」塔甘迪伏在壇下，注視著祭司腳飾上的辮髮，這是他十五歲時和族人出動獵首的成果。祭司望向西南方縮成果核大小的深褐，仔細捕捉在風中搖搖欲墜的鳥鳴，塔甘迪感到這一切熟悉異常，是多年前的某一個夢兆吧？馬拉荷③和祭司交談幾句，祭司將他頸上的山豬牙取下，掛到塔甘迪身上。「奧圖夫④准你成爲本族的祭司，爲族人施法祈福驅病。」

「是希以列克咧！連希以列克都不鳴叫，恐怕不是好預兆。」德布斯疑惑地看著塔甘迪緊蹙的眉頭。「希以列克的鳴叫，代表了奧圖夫的旨意，最近連鳥都少見了，怎麼知道奧圖夫的旨意？德布斯，去告訴同伴吧，我要傳給族人法術，這些年沒有人找我治病了，你記不記得我用桃葉治好巴以被惡靈纏身的眼病？那時你還小吧？平地醫生可以治病，可是他們不懂奧圖夫的旨意，去告訴村裡的人吧，塔甘迪祭司要傳法了。」

當巴以聽到這個消息，他正在焚燒正長到拳頭大小的杉木。杉木挺著五六尺的

身驅啪打啪打地在通紅的火燄扭動著，巴以的臉上透著黑亮的紅光，彷彿罩上一層秋天的衰戚色澤。「這是大事，塔甘迪是有本事的，我的眼病是給他治好的。」「幹嘛燒樹？」德布斯問。「一根才五塊，燒掉改種別的啦！」巴以似乎生著氣般地将木枝投入火叢，將兩隻大手往額上反覆搓揉。這使德布斯想起父親每回在收成時不發一語的沉靜，他感覺巴以和父親不在乎的外表下，似乎都有些恐懼的神氣。

德布斯沿著吊橋走去，沿路將塔甘迪祭司想找個時間傳法的消息，傳送給相遇的族人。塔甘迪祭司傳法的是彷彿露水似地，令知道的人輕巧地感到一陣冷顫。社中已經少有祭典進行了，塔甘迪祭司也和露水一般漸漸在族人的心中蒸散，即使祭典進行，也令人感受到若干的表演性質。德布斯幫忙母親將手工做完上床時，似乎聽到希以列克鳥的一兩聲鳴叫，和著如夜貓般的曖昧歌聲，在睡眠中如野猴在樹間上下跳躍著。

德布斯以為他作夢了，他躺在深青色的玉米田味道裡，仰著天空，可以毫不費力地看滿天的希以列克飛翔著。塔甘迪說每隻希以列克都是奧圖夫回來看祂的子女，守護祂的子女。滿天優閒的希以列克，滿地阿泰雅的子民吶！德布斯輕輕唱著。塔甘迪將希以列克每次鼓翅，每聲鳴叫都化成文字，喃喃地向德布斯解說；塔甘迪隨著希以列克飛翔的速度愈講愈快，愈講愈快，彷彿天雨般下墜；瞬間，所有的希以列克俯衝而下，驚起德布斯一身汗。他張惶地向窗外尋找希以列克蹤影時，恰巧聽到羅波尖銳的樂音。

「遵照祖先所留遺教，茲巴溪、摩西庫將要播種了。」塔甘迪吹起迴繞如溪流聲的羅波，不由自主地想起祭司在開墾祭中祝禱的歌聲，以及圍繞著祭司踩著地動般節奏的族人。珠裙在山風中窸窣如米穗，往往有族人跳到力盡倒地。「當所播的種子萌芽的時候，請把石頭裂開，將枯木移開，讓種子發芽吧！」夜風使得塔甘迪的琴音顫抖了。他正踩著這裡最不安的土地，這塊被族人稱為「魯飛曼阿揚」的山前切割地，透露了他們對山脈的敬畏和生活的恐慌。塔甘迪想起二月初有幾個平地大學生，被他的羅波^⑤吸引上來，大學生要求他吹奏一曲，塔甘迪吹奏的就是這首祝禱歌。而學生爭相和他拍照留影，一個瘦高個子臨走時塞了一張紙鈔在他手心，「我

是祭司哪！」塔甘迪用泰雅語嚷著，面對的是一張蒼白疑惑的臉孔。後來塔甘迪拿那錢，到雜貨店要了瓶米酒。

塔甘迪的女兒找到魯飛曼阿揚時，天色已經呈現鬱鬱的墨藍，珊妮扶著實在被時間榨乾得過輕的軀體，不斷地責備父親的錯失。塔甘迪看著這個十七歲就到山下工廠做女工，每個月帶回六千塊維持家裡生計的女兒；看著她耳垂廉價的耳飾，突然誤以為是多年前他獵到的羌牙，並且親手為她母親戴上的那只。「珊妮，我要傳法給族人了，給我找個日子，把習法孩子的房間空出來，」塔甘迪用羅波一般尖銳並且細小的聲音說，「全族的人都會來觀禮的。」

塔甘迪祭司傳法的消息很快地傳遍全社。塔甘迪似乎回到年輕時走路的姿態，路上遇到的族人免不了招呼幾句：「希望祭司找到好孩子啊！」塔甘迪微點著頭，使得他頸上的山豬牙鍊像風鈴一般刺眼起來。塔甘迪已很少戴這項鍊，這在過去曾是代表了祭司在農耕外特殊的使命，和向奧圖夫談話的渠道。在政府舉辦山地文化慶典展示時，塔甘迪也十分不捨得每回戴它，塔甘迪無法忍受在祭事曆以外的日子

同族人向平地觀光客作表演。「我是祭司，不是演員。」塔甘迪喃喃著引起平地人好奇和笑意的祭文。

塔甘迪上一次穿戴得真正有個祭司的樣子，是去年在某文化村舉行的開幕儀式，塔甘迪受邀和幾名族人表演泰雅豐年祭。文化村種滿一列列整齊的高山樹木，使得塔甘迪以為這裡離靜觀溪不遠；當天共表演了三場豐年祭，第一場塔甘迪的確賣力地流了滿身大汗，而當中午第二場開演時，他聽到播音小姐以平板的聲音說道：

「各位來賓，再過十分鐘泰雅族豐年祭就要開始了，請各位來賓前往第四展覽區觀賞。」塔甘迪的關節似乎也隨著僵硬而尷尬起來。會後許多族人藉與觀光客合照而賺取一些小費，塔甘迪則被兩名日本專家和一名翻譯纏住，他向翻譯要了一支長壽，便在煙霧氤氳中思索起專家所問的老泰雅種種。「我要變成希以列克，就不回來了！」塔甘迪的自言自語，使得翻譯不知如何向日本人解釋。播音小姐的平板聲調又再次響起，塔甘迪走了幾步又回來：「再給我一支煙罷？」

塔甘迪家的土地，在二十年前重劃時成爲山路，作爲從山上運木之用，這些年

森林開始受到些許保護，便來往運起玉米和高地蔬菜。祭司並非代表免除農耕和狩獵，當年的塔甘迪有一手敏捷如鳥的鎗法，當塔甘迪的年紀和森林都不適合獵取飛鼠時，他也在新田種過小米；然而祭司也明白女兒的薪水才是糊口的根本。「我恐怕要吃妳半輩子囉！」塔甘迪常看著族裡的年輕人騎著D T越野車，到山腰或山下做工。看著到台北的族人愈來愈白晰的面孔，使得塔甘迪時常因此驚訝地忘記一兩句祝詞，而在他回想遺忘的祝詞時，往往又再忘記更多。「西西美阿特……也許我老了，得找個孩子作我們阿泰雅的祭司吧！由茲巴溪、摩溪庫……。」塔甘迪想，時間竟然能使膚色也因此改變。

在塔甘迪宣布公開傳法的第三天，他又發現希以列克鳥的蹤跡。牠擺動著預言的尾椎，撲撲地將天空搗動成重灰色。塔甘迪隨著牠飛行的痕跡，朝靜觀村左後側跟隨過去。塔甘迪感到腳上的塑膠拖鞋阻礙了他的跟蹤，便索性將它扔棄，赤腳承受尖銳的石塊和粗糙的泥土。「無論如何得仔細聽聽希以列克啊，也許有奧圖夫的旨意呢！」塔甘迪的腳步有如戰鼓般在泥地怦怦地擂打起來，他感到每跑一段便將年

齡往後逼一大步，塔甘迪彷彿是獵首的戰士，俯低著身子聽取希以列克微弱的鼓翅聲，幾次他以為那種輕微的震動不過是山風引誘的幻覺，然而「想再正確地卜一次鳥兆啊！」如此便要更仔細地判斷希以列克飛行的軌跡，就是聽一兩聲鳴叫也是好的。塔甘迪放慢脚步，豎起戰士的耳朵，許多聲音競相進入他欽動的雙耳：雲擁擠的移動聲、樹根扎土的喘氣，以及遙遠的地方奧圖夫想要他傳答的密語。「也許我老了吧，聽不見奧圖夫了。」突然一聲受驚的鳥叫，伴隨著啪啪作響的樹葉聲，朝刺目的陽光傳送過去，塔甘迪舉起頭，因無法適應光線而感到一陣黯淡。

塔甘迪彷彿一株盛裝的杉木。

許多族人的小孩長久未見如此的打扮，竟在他們深黝的眼神中流露出幾分好奇。塔甘迪的身上穿著樹根染成的深褐直紋布，頸上是前祭司留下的山豬牙，鹿骨磨出的臂環，透露著一種祕密的淺牙色。還有二十歲獵殺的豹牙指環，以及腳上毛髮編織的腳飾。

族人到的並沒有預期多，甚至可以說是少的。大多數的族人必須上工，餘下來

的將塔甘迪家的前埋，站成稀落的弧圈。塔甘迪依然是族人心中可敬的長老。在此時，他就彷彿是從族人記憶中走下來的肖像，很僵硬地宣誓著這個古老儀式的開始。

德布斯假裝感冒向老師請了一天假，他知道祭司有這麼一套他從未見過的衣服，就彷彿希以列克深黝中隱隱華麗的羽翼一般。德布斯站在前埋的中央，塔甘迪的面前，他突然對這位親切的老人陌生起來；德布斯很認真地想著將來要到平地作一名清潔工貼補家用，那麼這樣他是不是就不再是阿泰雅？或者是像眼前這位衣冠齊整的老人，才是真正有奧圖夫守護的阿泰雅？

珊妮將茅、菖浦根、生水和骨質色澤的法器陳列在門欄竹簾前，珊妮的盛裝和遲緩的動作像是將老泰雅的回憶，一件一件曝曬在陽光下。

「各位親族，我代表奧圖夫，將我習自奧圖夫的法術傳給山巴部落年輕的泰雅戰士……」塔甘迪冷靜地將當年祭司傳位的祝詞一字一句說出，他似乎感到遠處傳來幾聲希以列克的鳴叫，使得他感到身子輕了起來，熱了起來……。「我將傳授奧圖夫的旨意，為泰雅子弟的溝渠……」塔甘迪以詢問的眼神向族人望去，想起當年他得塔甘迪告訴過他，當年在祭司家住了七年，才將祭禮及法術學全。

罷……。

「有誰願為泰雅子弟的溝渠，成為泰雅祭司？」塔甘迪以為山風令他感到懊熱，想掄起雙手，使眼前愈來愈模糊的族人面孔清晰點；他看到德布斯時，德布斯緩慢地轉過頭去。他是很認真想當一個清潔工的，或許學習巫術將耽擱好幾年呢！他記得塔甘迪告訴過他，當年在祭司家住了七年，才將祭禮及法術學全。

塔甘迪問到第四次時，突然有一種很強烈的燥熱侵襲著他，他回憶起那位以一百塊換取他一曲羅波的平地大學生，和播音小姐平板的：請到第四展覽區觀賞。那支長壽使他的喉頭又乾又辣。

塔甘迪看著深褐色的希以列克愈飛愈近，突然撲撲地鼓起雙臂。

讓種子發芽吧！

塔甘迪的眼神亮了起來，像所有的溝渠爭相注水於其中。「……願成為泰雅祭

司？」族人沉默得令人悶熱不堪。「讓種子發芽吧！」塔甘迪對著沉默的族人大吼，族人低下頭去。

瞬間，塔甘迪雙腳用力在泥地上蹬出鞋印，往上躍起，竟彷彿龐大的希以列克，扔下預言的鳴叫撲撲飛去。

一九九二·四

（第六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佳作獎，載於《聯合文學》第九十七期）

【註釋】

- ①希以列克：為泰雅族人占卜根據的一種鳥類，在獵首或重要活動時都必須以牠飛行的方向和鳴叫聲來判吉凶。
- ②魯飛曼阿揚：是中部山區少見的切割山崩地形，泰雅語為天天山崩，令人敬畏的意思。
- ③馬拉荷：為泰雅頭目的稱呼。

- ④奧圖夫：為泰雅認為祖先過世成為神的靈魂。
- ⑤羅波：一種類似口琴的泰雅樂器。

拆

在一九九二年的秋天，中華商場遭到拆除。

拆除工程一向有些十分迷人的本質存在，幾輛輪胎多得有點累贅的工程車，來回在即將歸化為黃煙的建築物前，往往讓人想起所謂回憶之類的故事。假如你曾在建築物中，晃蕩過生命中類似螺絲大小的片段，如喫了一碗牛肉麵般的瑣事，竟然會讓你在一瞬間想起酸菜辣油等種種，並且突然有點不信任土地的穩當。

中華商場無論如何，至少也在那喫過七、八十碗牛肉麵吧？

所以此刻踩在中華商場，便有一種預期即將少掉某種味覺的感覺；大概往後喫

牛肉麵，也回憶不起來的味覺吧？於是清晨，便背著相機，以為可以湊巧地拍到一兩頑哀悼色彩濃厚的相片。就在那個時候，遇見那個小學同學的。

通常遇見小學同學，總會有一種令人麻木的驚訝。連眼裡看到的，幾乎全都是一百三、四十公分，像壓縮後的照片似的；而雙方簡直像懷疑的金魚，慌張地瞪大眼睛像找尋什麼。

「沒認錯吧？」我點點頭。她隨即把正在整理的一個抽屜放了下來。

我嘗試把記憶屬於她的部分抽取出來，並且詳細地比對。現在她是中部某知名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卻仍然輕易地讓人想起小時候的蝴蝶髮夾，和一套洋紅吊帶裙的樣子。長相大約沒什麼變，是屬於有著乾淨氣質的女孩。

「於是，就翹了幾天的課，回來幫忙整理東西，也順便看看。」這時候天色較亮，看過去的她像開了相機最大光圈對焦似地，商場有漸淡的感覺，一些雜物佔據著走道，令我莫名其妙想到《秧歌》裡的一個句子：太陽在這裡老了。

不錯。很多時候，好像不是我們自己老了，而是周遭的許多東西老了。比如說

馬路老了、廁所老了、牆上粉綠色的粉漆老了，然後我們便老了。但是在過程中，卻常有一種像擠破粉刺般的瘡癤，緊緊緊緊地咬在心頭上，隨著時間蛻化成老人斑。人的記憶很奇怪，並不是像抽屜打開就看到針線、髮夾、統一發票等等；而是像一個窄口的黑袋子，伸手進去憑感覺一樣樣掏出來的。有時常會找到十分令人驚奇的物事，簡直像魔術帽一樣。

「住了這麼久，真是有點捨不得呢。」我點頭。「我最記得怕被爸打，躲在女廁所的事，我爸不敢進去，總是守在門口等我肚子餓自己出來。」她很誇張地笑了起來。

「妳呢？」

「不曉得，好像也沒什麼記憶深刻的。」她又低下身去整理抽屜，重新起身面對著我的時候，告訴我這樣一件事：

在一九七一年的中華商場，黃春明寫〈蘋果的滋味〉那年。

也許比現在更破舊一點，黯淡一點，卻像一條古老的河一樣，很頑固地悄悄流動著的中華商場。也許也是和一九九二今天一樣的清晨，也許更早一點，天剛剛有一點藍的意思。

在愛棟的某家皮箱店，四周堆滿了皮箱，連椅子都沒幾張的那種。在躺椅右邊和大旅行箱一樣高的是姊姊；站在椅頭上，和手提皮箱一般高的是妹妹。姐姐拿著毛巾擦著女人額上的汗，在多年以後女人的回憶裡，姐姐卻是用衣袖替她擦汗的。女人扯著嗓叫姐姐找鄰居來：老李也好，阿文仔也好，卡緊，說阿母要生啦。

嘩啦嘩啦。隧道似的商場出現一個缺口，小女孩披著毛衣鑽出來，乒乒乓乓地朝右側的扶梯跑去，時而轉頭看著身後灰色的影子。「老李！老李！起來一下，起來一下。」小女孩掀起了商場簷下老李的蚊帳，老李的白狗起鬨似地跟著吠叫起來。「啥事？這麼早叫叫，操！」「老李，拜託一下，我媽要生啦！」白狗像嬰兒一般拖著被踩到的尾巴哀叫起來。

「後來，老李就送我媽到醫院了。」我們靠在小圍牆前，看著趕著上班的車潮。天才幾點就塞車。「到哪家醫院？」她將一個可能幾年沒戴的紫色髮夾順手扔掉，在台北上空無力地掉到二樓廢棄的招牌堆裡；神算手相、溫州大餛飩、第一家牛肉麵、陽春麵大王、三奇西服號、建國集郵社、真正第一家陽春麵、台灣第一家陽春麵、台北第一陽春麵……

「和平醫院。」

待產室的門口，站著五個人。最右邊靠窗臺的是老李，椅子上晃著腳的是姐姐和妹妹；另外兩個靠著牆打瞌睡，其中一個還流著口水的是被老白狗吵醒的鄰居，也許是三奇西服的少頭家，也許是五金行的賭鬼阿彬，也有可能有著啤酒肚的「茶壺仔」。大約過了幾分鐘，白色的牆門推了開，護士走了出來：恭喜，是千金。

聲音在走廊閒盪著。是千金。「操，呆在這裡別亂跑，我打個電話回去看你爸回來了沒。」老李噎噎地跑出白色的牆的那邊。「幹伊娘，查某人生子查甫人不知跑到那裡，實在有影，幹。」茶壺，或是阿彬、少頭家罵了起來。老李蹣蹣地脚步未到，影子就在偌大的白色牆上龐大起來。

「後來你爸有沒有來？」

「沒有，他接到電話就去看電影了。」

「看電影？」我驚訝地問。

「嗯，看電影。我爸很喜歡看電影，每次和媽吵架或不高興，就去看電影。你一提起躲女廁所的事我就想起這件事，其實我本來也不知道，我媽告訴我的。像今天這麼早起來收行李，好像就跟當初聽我媽講這件事的感覺一樣，很奇怪。如果你現在問我，我就會講我們一起偷跑到新公園的那次了，剛剛卻很清楚地想到這件事。」

「……。」

「看那一部電影妳知道嗎？」

「那部？這就不知道了。水上人家，或是精武門吧？誰記這個。」

我反覆咀嚼著這段話，彷彿又出現了嚼牛肉麵的特殊味覺。

可能在這時候，一九九二年的中華商場忠棟，一塊有著酸茶辣油味道的水泥磚，開始被怪手卸下來。

老頭

在忠孝東路麥當勞前面看到老頭，真叫我吃了一驚。

那輛來旺五十越過我面前右轉的瞬間，我就確定車上的那個米黃格子襯衫、粉筆色頭髮的乾癟身子一定是老頭。一定是。我追了上去，始終保持兩三個車身的距離，並隨著街道唰唰往後的節奏，對著老頭不動的背影，漸漸顯影出關於他的一些麵包屑似的往事。那些事在我腦子裡產生了一種類似發酵的作用，使我醉了酒般跟著老頭一路騎下去。

高中時代我所讀的學校，大約算是國中生常常幻想考上的學校之一吧！上這種

操場比教室大不了多少的學校，不用說是想考大學的。每天早晨在校門口買包「鄭姑媽油飯」，準備早自習考試；晚上到對面「美又美」帶個漢堡夾蛋，準備晚自習。對我來說，日子似乎只在校舍圍起的天空原地踏步，即使落雨，也是循規蹈矩地在操場的老地方積幾灘水。

那段時間我卻迷戀著繪畫。

並不是了不起的油彩畫，而是用簡單的筆調，去捕捉線條靈動的炭筆畫；這個消耗我不少時間的興趣使我高一高二都險些被留級，硬是靠補考逃過一劫。說實在，英文物理對我來說實在太過艱難，而當炭筆在素描紙上散開的時候，總是讓我聽到死去的樹木纖維令人喜悅的復活萌芽聲響。

「今天工藝課借給數學老師考試，我來監考，你們不要想作弊喔！」

「莊老師，謝謝你囉！」該死的數學老師路過教室，整個龐大的身體像卡在門上拔不出來一樣。

「哪裡哪裡，應該的應該的，哪裡哪裡！」工藝老師臉上的皮膚像是緊張而蜷

縮起來，出現一縷一縷刻刀的痕跡。他的粉筆色頭髮在黑板前格外刺目，連身子也像根長長瘦瘦的粉筆。

這時我的腦中啪一聲出現第一次上工藝課的畫面。

「你們可能不知道，那個你們的校長以前是北二中的，伊娘，我卡早是北一中的咧！每天早上我從基隆坐火車上課都會遇到他，那時候他很矮，站著只看得到我的學號，我都這樣看他。」老頭把左手平放在胸口，眼睛使力地朝下斜視。因為缺了多枚牙齒，他講話的時候竟是深深黯黯的嘴在用力吸氣似的。

「幹，當初他想跟我比？老二比雞腿啦。」老頭伸出左手中指和右手手臂。

「老頭，去吃藥了啦。」扁頭學著綜藝節目主持人的腔調喊。全班播著坑坑洞洞的工藝桌大笑起來。

「我們說實在，他憑什麼就作校長，幹伊娘我來作工藝老師？等到有一天我有錢，到菲律賓買一個小島，專門賣軍火給台灣，準賺得比校長多一萬倍，我們說實在的。」同學們索興跳到板凳上狂鬧起來。我坐在窗口，把報紙仔仔細細地沾上漿

糊，一層一層黏成面具，這是下星期工藝課要交的作業，老頭（我們都這麼喊他）說叫報紙面具，糊上愈多層漿糊，等它乾了就會愈挺。有的同學乾脆就拿張報紙，剪三個洞了事。

「你這個也算面具？」

「怎麼不算？」老朱將面具掛在臉上，露出兩個直視著老頭的眼睛和微微上揚的嘴角。單薄的報紙虛弱地飄動著。

紅燈時我刻意停到老頭機車旁邊，老頭看了我一眼，便瞪著紅綠燈咬起手指甲，他的來旺五十嘍嘍地喘著氣，後面的機車受不了黑煙都超到他前面的位置。

「歹勢，借問××高中按怎走？」我將車滑到他旁邊。

「蓋遠哩，走羅斯福路到底卡問別人。」

「多謝喔。」我說。這時候燈光轉黃，所有的轎車、機車、公共汽車和腳踏車爭先地嘶吼起來。

我們的工藝教室分爲電工教室和木工教室，另外還有一間美術教室。電工教室終其我高中三年都沒有進去過；木工教室是地下室改建的，由於通風口鐵窗被活動力旺盛的同學破壞殆盡，偶爾會從上面的操場掉進一兩顆躲避球。老頭的辦公室，就在靠通風口的角落。

老頭把辦公室窗上的毛玻璃割出一塊略大於公車售票亭的缺口。有沒有？就是那種有賣包子報紙黃色雜誌，從玻璃窗口會傳出冰冷的「不會辦車票啊？」斥責聲的票亭。第一次幫同學補交工藝作業時，我還被老頭這間奇特的辦公室嚇了一跳。

「報告。」

「報告！」我提高音量再喊。

「幹什麼？」老頭的聲音遠遠從門內傳出。

我小聲回答，「交工藝作業。」

「現在才交？拿過來這邊。」

不是應該叫我進去嗎？「叭打——喀喳——喀。」我轉動著喇叭鎖。

「這邊啦！不會看喔？」毛玻璃的缺口竟然伸出一隻乾細的手。

我深呼吸後確信是老頭，慢慢將作業遞過去，手很快地將它吞吃到毛玻璃裡面。

毛玻璃上貼著「請將作業推進此處」的紙條。

據說老頭是C大美術系的高材生，有一回肉腳開玩笑問他有沒有畫過人體素描？他說當然有。肉腳很誇張地喔喔學A片呻吟起來：「喔？那你有沒有勃起啊？」底下的同學有的用力踩地板，有的拿起椅子敲著桌子，教室陷入一種高潮的狀態。

老頭拿板擦碰碰地拍著黑板，粉筆灰在陽光中漫成霧一般的光暈。老頭一臉嚴肅：「你們以為畫裸體畫一定會勃起？跟你們講，不會。那時候我也以為會，前一天聽說要畫人體素描，就跑去跟體育系排球隊借了一條綁老二的鬆緊帶，有沒有？打排球你看過那個晃來晃去的？怕女同學發現不好意思，就去借那個鬆緊帶來綁，結果沒有。一點硬起來的感覺也沒有。就拿那個炭筆一直畫一直畫，那個模特兒真

少年真水啲，可是我一點也沒有動靜啲。」教室流動著異常的安靜。大家彷彿懷疑著老頭話中的可信度，又似乎面對突然深沉起來的眼神和口吻感到陌生，就算想找個調侃老頭的話頭，卻又像無力的老頭聲音，怎麼樣也堅硬不起來。

「老猴兔假仙啦，自己不行不敢講！回去打手鎗算了啦！」肉腳大叫，過了會同學們的笑聲才如同悶在罐頭裡的水鴛鴦，緩緩一處處散亂地復甦起來。

「你們麥笑，我真正常咧！」老頭瞪大眼睛，誇張地舞動著關節突出的手臂。

轉過羅斯福路時，突然丟了老頭的身影。

前面的機車像參加朝會混亂的學生隊伍一樣，把老頭擠成泡沫了。我來回在幾條街道兜圈子尋找來旺五十，明明是往右轉的，不是嗎不是嗎？不會看錯的。怎麼一轉眼就跟丟了呢？

我想如果再轉一圈沒找到就算了。

一晃過路口，來旺五十靜靜地趴在對面美術社的騎樓上。

有一次我代表同學到工藝教室交作業，老頭剛好不在，我發現辦公室門沒鎖，就趁機翻翻老頭辦公室四散的畫框、畫冊和素描本；老頭真是很行的，油畫、水彩、雕塑，都有模有樣，實在不輸給書店裡畫冊上的東西。

老頭畫中油彩的線條，像透過杯子的活的陽光，偶而在堅挺的筆調中，突然溫柔疲軟起來。色彩雖然十分有層次，卻多是相近色系的變化，像沒洗過的畫筆重複塗抹著。像是深赭、玫瑰紅、洋紅，以及不知名濃稠紅色流動的路線。對了，說不一定能找到老頭提過的裸女畫呢！我翻遍了大抽屜的素描本卻遍尋不著。裡面多是植物陰暗分明的速寫，以及利用炭筆獨特的筆調描摹出來的草稿。有一本灰皮燙金封面的，全部畫一隻虎紋的貓，動作細節到連同一姿態的眼神轉動，都像標本一樣被細細描摹下來。

這本冊子當中夾了一張黑白照片，老頭左腳跨在畫架上，右手輕輕支著下巴，有著老照片人物一貫的笑容和滑稽做作的姿態。照片背面用沾水筆，潦草地寫著：三年後個人展。

右面牆用木頭釘著一個架子，上面擺著老頭琳瑯滿目的水彩筆、畫刀、雕刻刀、排筆，旁邊躺著幾個報紙面具，有的剛糊出一個型，有的眼眶的深凹和鼻翼的弧度已經很明顯，有的甚至上了色。面具堅硬無比，像是糊上了好幾百層的報紙，這樣一層乾了再糊一層，大概要不少時間吧？我幾乎不敢相信這些面具是用舊報紙糊出來的，在「桃竹苗版」、「藝文生活」或「體育天地」表皮下，我幾乎感受得到這些臉孔的肌理和表情的跳動。

而它們的色彩，幾乎是清一色的紅。和老頭的油彩畫一樣，這些紅色像在一條紅色大河裡頭浮沉，或從水面伸起手來，或拉出一道小艇駛過的紋線，甚至在某些較深的紅點，似乎可以看到像是波波向外逐漸回復平靜的溺水時的掙扎，在平穩的筆觸中，淹沒著劇烈的顫動。

我拿起其中只有一隻眼眶的那具，放在臉前對著老頭桌上的小方鏡端詳起來。也許老頭根本沒有畫過裸女。

「或者是，他畫糊了。」我坐在機車上想。老頭還教工藝嗎？記得「報紙面具」我可是全班最高分的。那次我把家裡服裝店塑膠模特兒的頭拆下來，在上面糊上一層一層的報紙，然後把未完成的部分帶到學校工藝教室做，以免被同學發現我這種取巧的做法。那張面具高鼻圓額，挺拔得不得了，老頭還在上課戴給全班同學看呢。有的同學笑說：「幹，你工藝做這麼認真幹麼？要做他兒子喔？青菜就好啦，你看老頭有什麼路用？也不敢當人，下午英文抽考還不趕快背，小心死得很慘。」不久以後在上工藝課時我將它塗上金漆，把報紙混亂而骯髒的顏色遮掩掉。

而老朱真的把那張剪三個洞的報紙交給老頭。

「幹！削一枝鉛筆也敢交來給我？」老頭的肩膀顫動著，晃動的白髮使得老頭有如一支倒放的拖把。「以前有一個大官的兒子在我們學校，整個學期沒有交過工藝作業，學期末交一枝鉛筆跟我講說，『喂，我這學期的工藝作業啦。』一枝自己削的鉛筆！」老頭吞了口口水。「伊把我當作屎喔？學期末我給他59分，結果學校教務組發的成績單上是89分。」老頭很用力，幾乎是咬牙切齒地啃著手指甲，然後一口將

指甲屑吐得老遠。

他拿起老朱交的那張報紙面具，輕輕地顫動著。「下次那一個交這種東西，我就……」大部分同學在背著單字，靠門的扁頭深深地瞌睡著。午後的陽光斜走進地下樓的工藝教室，照得老頭晃動的白髮和眼角像菜市场死魚的鱗一樣滾動著黯淡的光。老朱起身往工藝教室門外走去。

「你們把我當作屎喔？」老頭虛弱地喃喃著。

印象中老頭一直是騎這輛來旺五十。他說久了就是鐵石都會有感情：「根本就我的坐騎一樣。」

「郎說車就親像查甫的老二，啥米款的查甫駛啥米款的車。你們知道那個校長那個北二中的最近買了一輛標緻？我們說實在的，不要以為進口車就好，標緻那個鋼板軟趴趴，伊娘去給我的來旺五十撞一下就歪哥，這種車，鎖匙插在上面我都懶得開喔！」由於明天模擬考，同學們聽得意興闌珊，只有幾個注定考不好的同學附和地笑著。

「老師，總比你什麼丁」么都沒有要好吧。」

老頭掏出一包長壽，竟然在教室裡抽起煙來，哈得幾個有煙癮的同學心癢難耐。

「教官不讓你們抽煙，我就故意抽給你們看。哈——哈——哈——」煙霧氣球般地攀升，隨後無力地透明起來。

「幹，不吃煙叫查甫？騙狗。」

我坐在機車上嘎嘎地笑了起來。幾個路人好奇地朝我這邊看，他們一定想這個人可能瘋了。管他的。「比你丁」么都沒有好吧。」

突然想起來那隻在「狗洞」常常出現的花貓，說不定就是老頭常畫的那隻。牠時常懶懶地躺在草皮上吃著我們從三樓丟下的便當殘屑，高中三年我幾乎只看過這隻貓趴著吃東西和緩慢踱步的動作。而在老頭灰皮畫冊裡，卻有躍上圍牆眯眼看人的貓、弓著身子發怒的貓、追逐蝴蝶的貓，以及伸著長長懶腰的貓。

「喂，我覺得老頭可能起狗了。」扁頭折著他的軍訓帽。

「爲什麼。E.X.H.I……」我努力想著「展覽」的英文怎麼拼。

「EXHIBITION 啦。每次都看他一個人在狗洞抽煙，伊娘咧，害我們都不太敢再去那裡抽。」扁頭的軍訓帽被他壓得彎成一種獨木舟的弧度。

「怎麼會，他不是很鼓勵抽煙？」

他戴上船型的軍訓帽，叨著雷諾原子筆。「這人狺狺，說不定那天不爽就去跟教官講，我們不就當場死在壁頂。」

「甘會？」我看著趴在講桌上監考到竟睡著的老頭說。

模擬考完後，同學們大多到撞球店放鬆心情，和死黨打了一個小時的桌球，就一個人先回家。路過工藝教室時，順便到忠孝樓上廁所。忠孝樓的廁所尿盆方向是朝外的，如果個子高一點，就剛好可以從窗口看到大街，自然也就成了翹課翻牆出去的絕佳地點；翹課的人踩著馬桶或尿盆，大口大口喘氣注視著左右草叢的動靜，使勁將已經快比成人粗壯的身體擠出去。因此我們把這個窗戶叫做「狗洞」。尤其旁邊是校長停車位，教官沒事很少跑到校長室後門晃蕩的。我想如果對面等公車的人

知道這裡是廁所，每次看到一排排的人頭往外擠一定笑死了。想到這裡，我便跼著脚尖，奮力將頭朝「狗洞」伸去。

不意竟看到老頭。

老頭粉筆似的頭髮在幾株大王椰中顯得突兀，他緩緩地走到停車處旁邊的盆栽，坐下來抽煙。傍晚薄翳的陽光在校樹間躺成慵懶的陰影，和老頭軟綿綿地抽煙的側影，給我一種素描構圖意境的感動。

這時老頭提著一大包石膏粉和一張180P的油畫框走出來。他先將畫框放在機車前踏板上，但如此一來雙腿將無法安置；老頭扛著畫框，用不大靈動的手脚在小的機車上嘗試各種擺位，並頻頻用袖子抹著額頭，讓對街的我幾乎都聞到一股汗臭味。他想了許久，終於轉回美術社要了一條紅尼龍繩，把石膏粉袋綁在後座，左手肩著180P的油畫框，使勁地踩著腳發動器。我遠遠地看著油畫框在車流中大膽震動，誇張地隨著老頭踩發動器的節奏上上下下。來旺五十哮喘似地噗噗吼叫起來，

老頭跨上去，畫框幾乎拖在地上。

不久老頭深深地吸了口煙，在微弱的陽光尙未將煙圈透明時，老頭起身來面對著那輛鮮紅標緻，緩慢地用那雙描繪裸女畫流動油彩作堅挺報紙面具的手青筋浮動地從照後鏡深情款款地撫摸到有著女體般曲線的標緻鋼板。

這時我的脚尖因疲倦而軟弱下來，只看得到燻黃的廁所磁磚了。

一九九三·四

（載於《台灣新文學》一九九五年秋季號）

黃昏的垃圾場

火苗從舊報紙延燒到廢輪胎時，一陣沉重的黑煙艱難地緩慢升起，逐漸脫離澄紅的火燄，和西半部天空濃密的烏雲結合，似乎正一步步地蝕去午後原本眩目的陽光。

下士用手中的樹枝撥弄著火堆，使得灰塵像空地上的斑鳩群般慌亂地升空，尚未追上黑煙，便又再從容地滑翔降落到四周。

「可能會落大雨喔。」婦人身上穿的碎花布，似乎是從繃緊鼓起的贅肉裡開放出來似的。她一面嚼著地上殘餘半包的野戰口糧，一面用腳上的黑膠鞋撥動尚未焚

燒完全的垃圾堆。一瓶玻璃罐滾出來，婦人趕緊低下身去。「整罐豆乳好好喔，不歹不歹，阮老ㄟ最愛喫清粥配豆乳。」

「他媽的。」下士拋出手中的樹枝，「下大雨垃圾就燒不完囉！」順手掏出MILD SEVEN 叼在嘴上。

下士點上火，背對火堆深吸一口，便蹲在地上半闔著眼休息起來。背後高漲的火苗使得下士成爲一張剪影，在火光映照中飄忽不定地忽大忽小。垃圾場的四周站立著密密麻麻的籐竹，此時隨著天色的黯淡，彷彿像山的陰影一樣。

「阿婆，你嘛卡差不多咧，阿努米罐①攏搬去，阮攏免賣喔?!」一個長滿青春痘的新兵手扞著腰，皺著眉說。

婦人提著剛裝滿的兩袋鋁罐，皺起鼻子尷尬地笑起來。「嘸啦嘸啦，那有攏搬去，石頭那裡還留一堆咧。」

「留下來留下來，昨天他媽的幾十袋鋁罐都被拿走，我們也是要靠賣這些鋁罐做部隊零用，他媽的我們買垃圾袋不用錢啊？每次鋁罐給你們撿走，連長還以爲我

自己賣掉咧。操他媽的哩！以後垃圾場裡面的不能撿，要撿他媽的到前面一點撿。」下士圓圓的眼睛閃著火光，孩子氣的鼻頭被火烤得像紅橘子一樣。

婦人帶紅的鼻子微笑著，彷彿有點少女的羞怯般把兩袋鋁罐放在地上，可能由於習慣背負重物和低頭找尋鋁罐的緣故，她保持著一種弓著身的姿勢，微微地曲著黑炭似的精瘦小腿。她低下頭時發現泥地上的水窪突然泛起一連串水紋，當她抬起頭時，整片天同時潑下來的豆大雨珠，讓她幾乎睜不開眼來。

「幹，這啥米雨說落就落。」三、四個穿著綠內衣的新兵奔進垃圾場旁的一幢廢棄車廠的帆布棚裡。下士丟掉煙頭，跑到一半轉過頭來：「阿婆，進來避雨啊！」婦人楞了一下，轉頭看看地上兩包鋁罐，慢慢地扶著碎花頭巾向雨棚走去。

「班長啊，一直下怎麼辦？」戴金邊眼鏡的新兵問。

「怎麼辦？他媽的晚上再來燒啊。」下士又掏出煙。「他媽的都簽志願役二年了還被拗到垃圾場帶你們清垃圾，他媽的專門拗我。」火堆在龐大的雨勢裡沒掙扎多久，只剩一縷煙在雨中閃閃躲躲地飄動。雨棚堆放了十幾袋果皮，蒼蠅的嗡嗡聲和

外面的雨勢一樣驚人。

「班長，可不可以抽煙啊？」

「抽啊。」空氣中白長壽和(KEN)的煙味，夾雜著香蕉西瓜皮，混成一種甜甜酸酸的腐臭味。

等到雨棚四周散滿煙頭時，雨仍然努力地落著，絲毫不見疲態。新兵們早已拆掉廢紙箱，將紙板鋪在地上。下士坐在一張營長扔棄的舊沙發上，凝視著煙霧中婦人立在雨棚邊緣的肥胖身影，雨從棚緣沙沙垂下，構成一道簾幕似的薄翳。婦人微傾著身靠在棚角，用她焦炭似的左小腿摩擦著右小腿。

「阿婆，住這附近啊？」下士低著頭看地上一隻紅螞蟻在小水窪中掙扎。婦人轉頭面對下士，好像還皺著鼻子微笑著。「是啊，山脚附近啦。」

螞蟻的前脚搭上一截燻黃的煙屁股。「家裡沒人啦？怎麼他媽的讓你來撿這個。」

婦人摸著鼻子的皺紋。「有喔，阮老入去芒果園啦，後生攏嘛真大漢去做生意做

兵囉。」

「幾個兒子？」

「三個啦。大漢後生去台北吃頭路，第二嘛跟去，第三個在新竹做土官長啦。」
「喔？土官長喔，這樣是讀士校的吧？」下士把煙頭往前移一點，螞蟻緊緊地抱在上面，似乎聽得見喘氣聲似的。

「是啊，讀了再簽三年，算算做兵嘛七、八年啊。」婦人眼睛像水窪般泛起水紋。「囡仔時最疼這個，啥米去做兵做整世郎。」

「都沒有拿錢回來嗎？他媽的撿這個賺得了多少！」

「種這芒果一斤沒幾角銀，整十年價錢攏同款。出來撿這阿努米罐一公斤賣九塊，保特瓶一個賣二塊，鐵罐一公斤一塊一，加減補貼喫卡未夭死喔。」

下士覺得婦人碎花布衣在前面晃來晃去使他眼睛不太舒服，便換了個角度斜坐著沙發。沙發裡面的棉質爭先恐後地竄出來，像裂著嘴笑著。

「有孫子了吧？」

「有囉，三個。今年過年卡來，差不多這呢高，來這希嘿叫，多吵咧。大漢孫明年升二年級啦。」婦人的鼻子、眼睛、眉毛和嘴角像揉掉的舊報紙般笑得皺在一起。

「那你快做阿祖了，好命囉。」下士感覺新兵抽的KENJI有點噲，煙都往他這邊飄。

「多活潑，雞寮、芒果園跑來跑去，沒一時間咧。」

這時雨突然像被拉回天上似地倏然停止，整個天空透露出黃昏特有的澄黃色，溫柔和著四周竹林的青綠，水彩般揮灑在垃圾場上，熄滅的火堆竟然還有微弱的煙逸出，一縷一縷地朝陽光散去。斑鳩群在其中穿繞著。

新兵拿出鏟子，打算趁土軟挖個坑埋果皮。婦人拿著那瓶豆腐乳，移動微曲的小腿，仍然低著頭搜尋什麼似地一路走出垃圾場，慢慢彎進竹林後的小路。

下士掏出打火機，想把手中一疊乾的舊報紙引燃，以便繼續燒完剩餘的垃圾。打火石無力地濺著火花，喀擦喀擦地響著。反倒是前面的天空彷彿火燄般燒成一片。

下士不耐地轉動打火機，突然狠狠地將它擲在地上，轉身提起兩垃圾袋的鋁罐，匡啷匡啷地往竹林婦人的背影奔去。

(一九九三·九)

【註釋】

①阿努米罐：鋁罐。

紀念某天清晨死去的小黃

小黃死去的那天清晨，恰好是我和猴仔站同一班衛兵。

維修場鼓著螺旋槳，火車似的聲響張牙舞爪隨著稻田垂首的方向漫過來，像被帶繭的手撫弄著全身皮膚般令人頭皮發麻。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初醒的陽光閃躲著螺旋槳，使崗亭躺成一窪陰影，藍色的空氣混著七里香濃郁的味道。你知道這時候天氣最涼，探著薄冰下的水似的，隨時會讓人打起顫。我將

五七靠著腰間的右彈袋，面對隨教練機螺旋槳滑過來滿滿的青色波浪，像站在島上眺望

三分頭長的停機坪，和小平頭的稻田。

如果你現在站在我的身後，一定也會被眼前青色海洋所震撼，各種綠色像訓練有素的排字員，巧妙地區分開稻田、草地、灌木叢、環場樹，甚至樹叢裡跳躍的綠繡眼，看！你的眼瞳都染成綠色啦。

如果說事情要從九哨說起，我想任誰也不會反對。九哨就如同你所知道的哨所一般，有兩座大迷彩的崗亭，和一根長掛著鐵蒺藜的鍊條。對我來說日子倒挺像每天忙著在九哨來來去去的汽車一般，你從來攪不清楚 4815 昨天是不是在紅龜那班衛兵進來，在老陸那班出去？或者它在四六衛兵時偷溜去買豆漿，後來又尾隨菜車混進來；日子在我們腦中運轉得不太清楚，我們似乎是以一種「要站幾班衛兵？」的新曆法在生活著。你說得不錯，這挺像九哨前頭那窪水，滿也滿不過七分，倒也沒看它乾過；像是無可奈何躺著發臭，等待蒸發離開的一天。

如果說事情要從我新兵下部隊那天說起，我想任誰也不會反對。我剛從新訓中心和專長訓中心解脫，大學一頭自以為頹廢自由的長髮被修剪成三分頭。下部隊第一天晚我和同梯阿偉捧著臉盆走進浴室，就被滾滾沸沸的熱蒸氣燻了眼。滿浴室生氣勃勃的生殖器轉向我和阿偉，讓以為自己深陷敵陣。一個左臂刺著一朵玫瑰的學長張著紅嘴：「小菜鳥來洗澡啦？要不要我幫你洗啊？」他的下體誇張地隨著笑聲搖頭晃腦，我無力地垂下眼，無意看見一個蹲著洗衣服的瘦小身影，窄小的脊背上盤繞著一頭線條粗糙得有點幼稚的異獸，靜靜地和我的眼神交會。

如果說事情要從小黃說起，我想任誰也不會反對。

許久以後我感覺服兵役那段日子就像一團亂糾糾的毛線，很難找出真正的頭緒。但小黃就像那段記憶中唯一的線頭，讓我循線找到地圖。

「小菜鳥，餐盤洗快一點，摸魚就給我試試看。」那時候菜鳥的餐盤就像整個

夏天都割不完的草皮一樣。洗完餐盤我照例會挑剩菜肉骨拌飯，用免洗碗攔在廚房後面，不消多久，小黃和癩子、短腿就會不聲不響地過來吃。小黃是營區裡唯一記得自己名字的狗，當你喊牠時，牠會挺著一隻黑嘴害羞地搖頭晃腦靠過來。剛開始我幾乎誤以為輕快擺動細腿的小黃是台北士林夜市裡那隻，但小黃有一雙少女似的深黑彈珠眼睛，使得牠輕易地和其他你看到的黃土狗分辨出來。真的。絕對不亞於你看到的任何一雙少女眼睛呢！

小黃那兩雙細腿簡直是芭蕾般地在石榴彈投擲場、停機草坪、稻田裡肆無忌憚地舞著。你知道當我在菜鳥的時候唯一感到愉悅的便是夜航時鬼魅似的藍燈，和遠遠閃動少女眼神的小黃。他們就像傳說中迷惑水手的海妖歌聲，讓我毫無防備地洩泳過去，並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小黃靜靜地望著九哨外。

我挾著槍看著小黃。

猴子靠著崗哨吐著白長壽。

如果我的記憶抽屜沒有開錯的話，那應該是我第一次站衛兵吧？或者是第十七次或一百三十一次也說不定。探照燈穿梭著白長壽的煙幕，沒有風的緣故，煙頑固地久久不散。那是幾點到幾點的衛兵啊？

猴子把煙頭往香蕉林一扔，小黃便隨著火光奔過去。猴子從防寒大衣拿出半瓶維士比和伯朗咖啡，使勁地搖晃起來。

「少年仔，來一杯喔？」我惶恐地搖搖頭。

「幹恁娘雞歪，蚊子這麼多。」的確，好像有幾萬隻野蚊子在頭上嗡嗡飛著。小黃從香蕉林走回來時，猴子已經把半瓶維士比幹掉了。他舉起瓶子，往小黃砸去，自己差點滑跤。小黃很機警地跳開，猴子抄起五七，對小黃作了一個前進突刺。小黃越過鐵鎖鍊遠遠逃開，彷彿了解猴子不敢越出那道界線似地張著黑眼珠深深地望著猴子。

這時兩個黑影從水溝裡爬出來。蟑螂。猴仔用大頭皮鞋堵住牠們的去路。蟑螂

敏捷地左衝右突，猴子蹲下去，把五七放在一邊，一脚踩住蟑螂的下腹，一手拉起牠的觸鬚。

很快地兩隻蟑螂便像被釣鉤鉤住的魚絕望地扭著身軀。猴子得意地笑著：「你們這兩個不知死活的闖進營區，把手放在頭上，面對我成兩個班排好！」他把蟑螂放到地上，脫離手指控制的蟑螂，顯得有點興奮地找尋生路，猴子拿起五七裝上刺刀，追殺著跑進草叢的那隻。「連兩個班都不會排好，中心沒有教啊？」猴子對著刺刀上已被他「處決」的那隻大吼。

另一隻無聲地沿著崗哨鐵門往上爬。

伊娘臭雞歪。

噹——噹。猴子突然發狂似地砍劈著崗哨鐵門，噹！聲音大得我現在耳際還嗡嗡作響，幹伊娘咧幹伊祖媽幹噹噹噹噹幹恁雞仔咧！刺刀和鐵門發出刺耳的聲音，噹噹——噹——噹噹噹噹……

我怔怔地看著猴子窄小的肩膀滲出汗斑，彷彿目睹一個驍勇的戰士面對敵人作

肉搏殊死戰，額頭竟溼起來。

小黃在鐵鍊外望著猴子。

如果你親自射擊過五七，你會知道子彈從那管經歷二次大戰比你爸你爺爺還抵抗不住衰老的槍身中掙脫，會發出怎樣純真愉悅的呼喊，簡直像鐵罐裡的水鴛鴦一樣蹦蹦地笑著。

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爲什麼猴子這麼憎惡小黃。一直到餐廳後面意外被捕的那隻麻雀身上，我才稍稍捉住麻雀小黃猴子之間似乎凍結了幾輩子深的仇恨。

那天我們把餐盤收拾好，準備拿到後面水槽清洗時，麻雀已經落在豬頭的手上。豬頭肥滋滋的手握著麻雀四處展示著。「跛腳雀仔，青菜就給我捉到啦。」猴子湊過去，「豬頭，我看麥。」豬頭諂媚地將麻雀遞給猴子，對菜鳥們來說，猴子臂章上的三刁一么就象徵了某種神祕的權威。

那是一隻啪扎啪扎眨著眼，有著灰撲撲十一月秋天顏色翅膀的麻雀。

菜鳥們粗心地清洗鋼製餐盤，撞擊出刺耳的金屬聲，「你這隻不知死活的小菜鳥啊！」麻雀細細的腳被猴仔捉起來晃著，啪啪像秋天一樣無力地鼓著翅膀。「啊？再白目嘛？洗個碗盤慢慢來沒關係，五千跑不完沒關係嘛，當兵太輕鬆了嘛。幹伊娘！你們這些菜鳥仔給我卡注意咧。」猴仔粗大的食拇指俐落地在麻雀身上游移，扯下來的春天才發芽，曾經飛翔的羽毛輕快地舞蹈著。我感覺手上洗餐盤的動作不由自主地加快起來。

你如果見過光禿禿麻雀的粉紅色肌膚，想必會使你荒謬地想起初戀情人光滑的頸子吧？細細的絨毛，和隱隱流動的溫熱血管。

「你這隻菜鳥啊？小菜鳥啊！」猴仔一手晃著赤裸的麻雀，一手摸著頭上剛長出來的短髮。

「喂，把伊拿去廚房炸一炸。」我趕緊假裝低頭洗餐盤，不小心把沙拉脫倒出半桶。阿偉張著嘴，盯著猴仔手中粉紅色的麻雀。猴仔突然用力一丟，失去羽毛的

麻雀竟像自己朝阿偉的嘴飛去。「要喫給你喫啦！」麻雀在地上精神病似傻傻舞動赤裸的雙翅妄想飛走，阿偉甩開黑框眼鏡蹲在汙水處理槽旁，像中了暑冒不出汗乾嘔喘息。我第一次注意到猴仔的眼睛同蜥蜴一般，可以毫不費力地轉動，隨時陰陰地側笑著。

天空的麻雀趕集似地來回追逐。

日子在新營長就任時像電視突然轉了台。我被選作連上的政戰士、廁所一天要掃三趟、早晚要跑五千、猴仔那梯破百、回役兵菜頭逃亡、秋天剛剛離開；因為營長討厭狗的緣故，下令營上所有的狗必須綁在固定的地方，以免跑來跑去有礙嚴肅營區的觀瞻。用細細鐵鍊綁在九哨的小黃。

告訴你我們的血液都有因偷窺而達到高潮的興奮能力，這是我擔任五百七十二天政戰士領悟到的生理現象。我翻閱著三十七名弟兄機密的個人政戰資料，眼前浮

現下部隊那天在浴室面對我的那排生氣昂然的生殖器。我像校閱的司令，恣意剝開右臂刺著玫瑰的老陸的褲檔、兔唇的二同、三十一歲還當不完兵的菜頭；看起來笨笨的阿偉竟然是T大醫技的，和我同在連上屬於稀有的大專兵；平時沉默的紅龜這傢伙入伍前竟有五次傷害前科。

然而過去的資料就像泡沫沫紅茶店的調酒，你從來攪不清楚「舊情綿綿」或「夏日戀曲」是摻了什麼？酒味在果汁的掩飾下難以捉摸。有一次阿偉在洗餐盤時突然問我「蛋白質怎麼拼？」我一時瞠目結舌，對於英文我可是無能為力。阿偉近乎哭聲「怎麼會想不起來？怎麼會連蛋白質的英文都想不起來？」彷彿蛋白質是他過去記憶的重要鎖匙。

我看著皺眉深思的阿偉，眼前突然出現猴子光著頭，軍服上用粉筆寫著046的入伍照。

國軍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侯進昇

兵籍號碼：玄A○○○○○○

學歷：

國內一般親友：

林正明 朋友 工 國中 無 無 臺南永康

阿雄 朋友 工 不詳 無 無 2713465

異性朋友：

林淑娟 朋友 高中 4762534

列管紀錄：

照
片

老陸撿起地上的小石頭丟著被鐵鍊綁起的小黃，小黃慌張地在鐵鍊限制的圓弧範圍裡閃躲著。「幹伊娘哩，還跑，給我立正站好。」

「學長，別丟牠了。」我覺得小黃的眼神像是突然間無可奈何地蒼老了。老陸看看我，將手裡剩餘的石頭一股腦朝小黃扔去，小黃無可閃避地挨了好幾顆。「以前部隊在東港訓練的時候海邊有很多小螃蟹，就是那種差不多跟指甲一樣大的那種。我去年就捉了一把放在柏油路上，等悍馬車開過去就啪啦啪啦好像放用砲一樣。整條馬路都是糊掉的螃蟹屍體，聽那個啪啦啪啦的聲音好爽好爽。等你下東港就知道啦。多好玩。」老陸拿著電擊棒朝我頭上的膠盔敲了一下。

「當兵當久啦，有一天小菜鳥啊你會跟我們一樣。」老陸說。
啪啦啪啦。有一天啊你會慢慢跟我們一樣。大學生。猴仔說。

在一段日子以後這句話不定時地蹦一聲在我的左耳響起，像調皮低飛到你眼前，又陡然轉彎的燕子一樣。到底是老陸或古錐仔還是二同豬頭說的你從來搞不清楚，它們就像神祕的符咒偷偷地在你身上下了蠱。

老實說猴仔豬頭和囡仔偷偷出去那晚我也是共犯。我是兩四衛兵並且有虧職守地跟了出去。你曉得這裡只有「黑美人」和「滿芳園」。她們的霓虹招牌像缺了牙似地勉強而醜陋地閃著，但你毫無例外地在經過時褲子出奇膨脹起來，並且感覺手心冒汗。

假如你看到坐在猴仔和豬頭中間那個乳房鬆弛的胖女人，你就會大病初癒，那只代表你還是菜鳥，小菜鳥。你誇張地張著口看著豬頭埋首在原始的吸吮慾望裡嘖嘖有聲，囡仔灌了二三瓶紹興已經開始冒汗，桌上散著二三根白長壽、四瓶半空紹興、二瓶紅玫瑰、一瓶半麥茸、一枚加熱會露出大胸脯美女的打火機。我知道你不会這樣喝酒，但猴仔會。你也不會把女人架在假皮沙發上，扭動像猴仔一樣貧脊的臀部。我親眼看到猴仔隨著震動向下滑的軍用TC褲，像巧妙地配合他背上童畫般的可笑怪獸刺青喘息著。

如果你夠細心的話，你會發現猴仔背後的異獸有著少女般明亮的眼睛。

猴子第三次不假離營在破百之後，在埋掉癩子和短腿之前。剛好是我做政戰士的第一分筆錄。我準備了三張複寫紙、一盒雙色印泥、兩隻黑色雷諾，和一疊十行紙。禁閉室的衛兵拿著六五站在門口，猴子新娘子似地搓著手坐在我對面。

一、問：你在什麼時候不假離營？

答：二十三日凌晨二點鐘左右。

二、問：你怎麼離開的？

答：我在兩點下衛兵後進去寢室又出來抽煙，抽完煙從九哨後面的民家圍牆翻牆出去。

三、問：你離營到歸營這段時間做了什麼？去了那些地方？

答：我出去以後打電話給朋友。他們開車來載我，我們後來去唱KTV。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只是去玩、唱歌而已。

「你不假離營的原因是什麼？」連長問第四題。我用力地寫下：問……。

「說啊！」猴子低著頭抽著連長遞給他的長壽。吁——

你絕對想不到短腿和癩子這麼快就死了，自從綁起牠們一切都不對勁。學長們常在心情不好或禁假時用大頭皮靴踢牠們，癩子和短腿蜷著身子，只露出尾巴乞降著。

癩子原本在頭上就有一大片禿毛的粉紅色爛瘡，被綁在廚房後時常在南台灣太陽下吐著長長的舌頭。菜鳥們照例每天拌肉飯給牠，最近卻常原封未動。癩子並不是一條討人喜歡乾淨的狗。我們在牠死去的那頓早餐發現癩子伏在水溝前，全身像一條拉長的橡皮筋鬆垮垮地癱在地上。我相信癩子死前會做過一番掙扎，並且必定幻覺聽到了河流的召喚。因為牠額上的癩瘡誇張地開口笑著，像久未逢甘霖的土地一樣。

至於短腿有一部分變成了我，有一部分變成你剛剛認識的豬頭連長猴子阿偉老

陸。

假如你看到剃光了頭的猴子你會相信他是一尾蜥蜴。猴子回來後還是站我前一班衛兵，你很少聽說破百的老老兵沒站安官的。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是四六那班，黑夜剛好最深沉，從機場吹來的風恰好最冰涼的時候。探照燈把九哨照耀得像舞台的聚光點一樣，我們只有簡單的兩座迷彩崗亭作道具，和側面光打出來的小黃細長的身影。猴子帶著收音機和兩個小喇叭上哨，眼神矍矍地像在回想著什麼。他將掛在崗哨的雨衣鋪在地上，盤著腿坐著點起一根長壽。

「大學生，有七仔沒？」

我搖搖頭。猴子從防寒大衣拿出半瓶玫瑰紅，很專心地將蘋果西打從瓶口加進去。

「做兵最好不要有七仔。」

安官偷偷告訴我猴子上哨前和囡仔拚茅台叫我小心，但喝了酒的猴子總是異常

溫馴。我知道。

「做兵無煩無惱，順利退伍最好。」

我們彼此間的沉默像過了一千班衛兵，小黃側臥著喘氣。牠的身子一下子似乎瘦小了許多，眼睛便異常地顯得大起來了。

「學長，你咧？」

「嗯？」

「你咧？有七仔沒？」

40%和8%的酒精在猴子臉上蒸發，蚊子遠遠繞開，在哨燈下像細雨一樣胡亂飄著。

「卡早有一個不錯。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是高中生咧。細漢細漢，鼻子真細秀。」

「是按怎熟識？」

「就是同庄的啊。我去伊厝做油漆過，從細漢就熟識。做兵前一陣子還有批來，你知影哇不太識字，說到寫批就頭殼痛。而且阮那時候菜鳥被學長操得無臭無

「下么，放屎時間就無嘍，免說是寫批。後來逃兵給郎關，就漸漸無聯絡。」猴仔掏出皮夾，拿出一張疊了好幾摺的淡紫色的信紙。

「有伊相片嘍？」

「無啦。歹勢討。」

晚上的風挺大。我們躲在崗哨裡，風咚咚地敲著玻璃窗。長壽薄薄的煙逃不出去，看出去的機坪環場道路便像沒有盡頭的河流出玻璃窗框。

趴在窗緣角落眼神遙望著河的盡頭的小黃。

小黃怕是得病了。你不會相信小黃比這邊的老老兵都還要老，因為牠有一對漂亮的黑眼珠，但現在的小黃眼神虛弱得像玻璃窗外夜航的藍燈。猴仔半闔著眼，閃著螢火蟲似地微弱亮光。我說過猴仔是一頭蜥蜴，總是有一點緊張和悲傷從他掩蔽的眼縫裡掉落出來。我發覺猴仔平日威嚴的學長姿勢，似乎在玫瑰紅的酒精和那個鼻子細秀的高中女生影子下，一點一點地簌簌掉落。

「伊是高中生哩！」

「我可以喝一杯嗎？」

如果你喝過玫瑰紅你就會知道，那是一種叫失身酒有強烈後座力的美麗紅色液體。

小黃死了。

自 傳

新兵 046 侯進昇

我家有三個兄弟，阿爸是重香交的，媽媽已經去世。我以前油七過，當完兵在去油七好好賺錢。

台南人。每個男人都要當兵，報孝國家的。我是復興小學的，我對讀書不是很有性趣所以沒有在讀。說道交朋友我是人人都好，人家看到我也覺的我很很好做火，因為我對每個人都不會說很「結一塊」，所以我的朋友比親戚多了好幾倍。

我對政治沒有什麼看法，現在這樣很好。我不會寫，請班長原諒。

那天被學長晚點名時我恰好因為站十二兩衛兵而逃過去。據說猴仔在十一點下哨後和老陸點了十幾個菜鳥。如果你要問為什麼這我可不知道，學長們看不慣學弟晚上點點名是挺正常的事。或許是過去被操的記憶深深潛伏在他們的心裡，成爲埋進土中經久不化的保麗龍餐具。假使那時你打開第四寢室的門你會看到滿地滾動的啤酒瓶，猴仔老陸囤仔阿欽晃著手上五燭光的手電筒，來回在穿著小內褲的菜鳥們眼前晃著，像台北勇猛的車輛閃著大燈，替過馬路的野狗製造了驚心的冒險。據說猴仔很慢很慢地像個說書人講著他們那時候菜鳥的故事，關於替學長站六小時衛兵隨時準備挨揍蛙跳進營門的古老傳說。

「我們那時候當兵啊！像你們現在這麼涼啊？不能打不能罵，操一下就要申訴啊？哇幹你老母咧。今天下午刺那什麼鳥槍？最近看到學長也不會問好啊？很好。幹你娘！以前我們怎麼被操的？也不去打聽看看，伏地挺身一天就要做三四百下。」

真的要操一天我就讓你受不了逃兵，不信的給我試試看。現在給你們一次機會，自己想一想有沒有做錯什麼。」

「徐志明！」

「有！」

「你有沒有做錯什麼事？」

「報告，沒有。」

「臥倒！」啪。

「李清富！」

「有！」

「臥倒！」啪。啤酒瓶滾動著。

有一天啊你們會跟我們一樣變成老鳥。老陸滿面紅光地說。

我喝下兩杯玫瑰紅。猴仔又從防寒大衣裡拿出一瓶，小孩藏了寶似地嘻嘻笑著。

「喂。幫我畫這個。」我拿起尺，唰唰地畫上兩道直線。那是我們文書班經常要做的工作，把一張黃色白報紙摺成一半，然後畫個框框寫上部隊全銜當作報表的封面。

「這個我最頭殼痛。從新兵開始就畫不水，伊娘雞歪，想不通連仔那時候爲啥米叫我接訓練。」猴子說。「順便幫我抄這張批，好莫？哇字不水啦！字順便替哇看有不對沒？」他掏出一張淡紫色有嗆鼻香水味的信紙。

莒光日作文簿

○年○月

生活雜記：

當兵已經一個多禮拜了，星期天會客那一天我太陽還沒出來就醒過來，一直張開眼睛到班長喊：部隊起床。我才起來。吃完早飯就打少，我們坐在床邊等家裡的人來會客。很多人很早就來，提著東西。後來一直喊一直喊都沒有我

的名子，心裡有一點擔心。我只好擦皮鞋。

後來有喊到我的名子，我就很高興跑出去。阿媽、阿母和堂弟都有來。他們帶很多餅乾和雞腿，還有我很久沒有喝到的汽水。後來阿母哭著說大哥逃兵被捉到，可能又要關，我就有一點難過了。

猴子皺著八字眉，習慣性地半闔起眼。「說啊！你不說我怎麼幫你？」連長催促。我轉動著黑色雷諾，一不小心掉到地上喀拉一聲。

吁——

我想出去。我只是想出去。

我猜小黃大概是得了重病。不知道爲什麼玫瑰紅酒總讓我想起被猴子架在沙發上粉紅色的女人，和在地上撲著翅膀飛不起來的小麻雀。好熱好熱。坐著的猴子突然抄起五七，奔到哨燈照亮的那方小舞台。

刺槍術 用槍

原地突刺 殺啊——啪——前進突刺 殺啊——啪 迴旋突刺 殺啊——啪
左側突刺 殺啊——啪 右側突刺 殺啊——啪

黑色的刺刀在燈光下美得讓你靠過去撫摸，五七的槍身像是起伏有致的成熟
胴體。猴仔的汗從額頭滑下，瘦小的身軀霎時變得巨大起來。

防刺

防右刺——刺 殺啊——啪 防左刺——刺 殺啊——啪 防下刺——刺 殺
啊——啪

不知道我是醉了還是太睏，你知道我酒量一向不好。猴仔刺槍的身影在我眼前
模糊地晃動著，讓我想起在青綠色草皮跳躍著優美細腿的小黃。我突然感覺當兵以
來像只站過一班衛兵，你沒有辦法用線性規劃微積分行銷原理數量方法去預測什
麼，所有的事情像擠公車似地爭先恐後扒上來。猴仔有著很標準的用槍姿式，他和
掙扎起身的小黃一同望向九哨外，彷彿是受到高更魔力而化成的靜止石像。

托擊法

上擊 嘿 衝擊 嘿嘿 砍劈 殺啊 橫擊 嘿 衝擊 嘿嘿 砍劈——殺啊
迴旋

後退九步

快

跑

啪啪啪啪 啪 啪啪啪啪。

你知道五七這種老步槍在上彈匣時會有很特別的「喀啦」聲，彷彿是鉛彈了解
即將脫離陰暗槍膛的歡呼聲似的。如果你射過五七的話。

小黃死去的那天清晨我深信自己曾看到牠輕盈踱步經過九哨，並對我意味深長

地注目許久，我的手心因此冒汗且全身發熱。

阿偉阿昇拿著小圓鏃在九哨旁邊香蕉林前面那裏土丘開挖的時候，清晨試車的教練機鼓著螺旋槳，把七里香混著稻草味翻騰過來，害我的左太陽穴微微抽痛。團仔老陸蹲在九哨旁一面監看挖土的進度，一面吞吐著白長壽。

小黃脖子上還繫著細鐵鍊，閃閃泛著光。牠咧著嘴笑著並且閉起牠美麗黑亮眼睛深深陷成一個凹洞。我想一切都爭先恐後地發生在你站衛兵的時候。

小黃死去的那天清晨，恰好猴仔站三點到五點衛兵，我站四六那班。

(一九九四·三)

敵蹤

雨

其實康連長對肩上的階級並沒有多大的感動。有時候在學歷愈來愈高的阿兵哥面前，覺得自己像穿了夜市地攤隨便改一個英文字，就想魚目混珠冒充名牌的仿冒品一樣：穿起來有時候有一點點驕傲，但走在熱鬧的街上總有一點怕被識破的心虛。對他來說，今天下午效能偵測結束後，能不能趁營長外宿，和人事官一起翹頭出去打保齡球才是他所期待的事。

剛剛報告進營長室時發現營長不在，康連長便在營長室踱起步來。進來的時候他特別注意了盥洗室，聽說營長上大號習慣不拉上門，因為怕沒有窗戶的廁所又關起門會空氣不佳。幾個菜鳥參謀還不像他這麼清楚營長的怪癖，據傳政戰官就曾在紗門外探個頭誤以為營長不在，便開了門進來拿卷宗；想到營長的禿頭探出來發現有人，慌慌張張拉著褲頭關上門的情形，康連長的臉上不禁笑出一層層皺紋來。

「我是不會犯這樣的錯誤的，康連長低聲喃喃。」好歹當個軍官也是個官，當別人肩上的槓子比你多，甚至開了花的，你就必須把他的脾胃摸得比自己老婆的身體還要仔細，一根毛都不能少。」康連長常向學弟傳授經驗。

康連長走到辦公桌前，碰一聲壓在營長新職佈達交接時，五個連長合買送的那張藤椅上。抬頭瞥見對面鏡子裡的自己：年輕窄小的肩膀打了漿般直挺，肥厚的嘴唇緊抿，手套白得刺眼，眼神落在遙遠的平原上；康連長揉了揉眼定神一看，卻如站在哈哈鏡裡全身無法抗拒地膨脹了，怎麼剛剛好像看到自己在預校拍軍禮服畢業照時的樣子？時間真是會開玩笑。

這種感覺讓他不禁再多看了自己一眼。前天外宿他騎著摩托車趕回花蓮，冷風凍得雙手都快失去知覺，身體裡頭卻像被小蟲鑽得燥熱不堪。他一進門就拉過正在哄孩子睡覺的老婆的手往腰上一圈，發情的狗般哈著嘴埋進她的胸口。一陣甜甜的泥土香味竄進他鼻息，她的心跳配合著呼吸頻率像溫暖的山風包圍著他，玉米田似柔軟得讓他突然有一種想哇哇嚎哭的衝動。當他全身的燥熱隨著喘氣漸漸平息，她努力地推開他攤了的身軀，半開玩笑似地嘆了口氣，「我當初怎麼沒看出你以後會胖成這樣！」他趴在枕頭上，覺得下腹疲軟得像永遠再也無法甦醒。

「阿國啊，不是再幾個月就退伍了嗎？我們跟爸借點錢，開個雜貨店怎樣？還是像你以前說的買輛車等阿兵哥休假時去營門口載他們到車站，一個人收五十塊？」她翻過身來張著原住民天生就裝滿希望的大眼睛望著他。

「爸怎麼會有錢可以借我們。上次大哥鐵工廠倒閉，還不是我拿機車去錢莊抵押借錢？如果爸有錢不可能眼睜睜看二哥被逼成那樣吧？」

「那，退伍以後怎麼辦？還是打算繼續簽下去？」

「簽下去？幹！要我繼續每天像狗一樣跟那些人搖尾巴？趁現在還年輕，粗工還能幹，到時候一直簽下去，萬一領不到終身俸又老得沒人要了，到時候怎麼辦？」康連長發脹的嘴唇泛白。

「那……」他側過身去看見她的眼睛裡的自己，好像丟到湖裡的小石子快速沉下去。

「啞啦。」營長好！」聽到拉開紗門的聲音時他反射性地彈跳起來，順手靠上藤椅，衝到門前行了一個漂亮的軍禮。「你找我？坐啊坐啊。阿欽啊，倒杯茶來。」營長站到穿衣鏡前脫下軍便帽，將上衣拉挺。「今天下午效能偵測啊，你們本部連也要自衛戰鬥演練。」「報告是。」「剛剛我上來到你們連上晃了一下，怎麼廁所髒成那樣？這種事不用我講吧？」「是。」「還有今天樹苗一定沒澆水，花園都乾乾的，不用每件事都要我囉嗦吧？」「是。」「你坐一下，我先上個廁所。」

他媽的。一見面就雞雞八八一堆，這種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啊？老子如果不續簽下去，再四十幾天就退伍啦！換上便服管你他媽幾顆泡泡？一顆星站到前面我他媽

屁都不屌他哩。康連長掏出白長壽，正要點上時想起營長不抽煙的，便把已經含在嘴裡的煙屁股用手抹一抹放回煙盒裡。

「阿欽，阿欽！」營長一打開浴室的門便大喊。「有！」阿欽像練了穿牆術似地出現在門口。「你進來看看，這是什麼？」營長用拇指和食指捏著，在阿欽眼前晃了晃。

「報告營長是一根頭髮。」

「我的浴室洗手檯上怎麼會有頭髮？你早上是怎麼打掃的？傳令怎麼當的？而且我又不會掉頭髮，是不是我不在的時候有人進來用我的浴室啦？」

「報告營長，沒……沒有沒有絕對沒有。」阿欽張大眼睛看著那根頭髮，兩隻手緊緊貼著褲縫。康連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一點一點地吐出，以免自己控制不住笑出來，心想：頭髮不會掉眉毛也會掉吧？這老小子。營長皺著眉，擺了擺手：「算了算了，以後注意一點。」阿欽如獲大赦地行了個禮：「謝謝營長，我以後會注意，營長有事再喊我。」

「坐啊坐啊。」營長又小心翼翼地拉直上衣，脊背便像燒彎的鋼筋突顯出來。

「有什麼事啊？」

「報告營長，關於續簽的事。」康連長猶豫了一下，反正還有十多天的期限，現在急什麼呢？」

「續簽的事啊，」營長四平八穩坐在桌前，翻著桌上的公文，頭抬也不抬一下。「退伍以後想做什麼？」

康連長覺得營長雖然低著頭，勾鼻上的兩個眼睛上卻仍貓頭鷹般定定地瞪著他。「報告營長，還沒有決定。」

「嗯。可以去報職訓嘛，問問人事官啊。其實，上次你跟地下錢莊借錢的事，是靠我向參謀幫你周轉才解決的，這件事也沒報到指揮部去，這是要記大過的。何況你如果現在退伍了，說實在，外面景氣不是很好，恐怕工作也沒有這麼穩定的收入。現在一星期可以外宿兩天嘛，也不會跟我們以前一樣一年到頭沒辦法回家。」營長起身走到窗前，「今天再這麼下雨，恐怕下午的效能偵測要取消了。對了，幫我

注意一下這幾梯的新兵有沒有適合當傳令的。阿欽老是忘東忘西，最近連皮鞋也沒有幫我擦，衣服掛了兩天也沒洗，真是！」雨不慌不忙地落下，不是以瀑布的急促，而是不留縫隙地散開，從容得根本沒有下墜一樣。

「是。」連長不自覺地應了一聲。「那麼，營長，我再考慮看看。」

營長聽到門喀啦一聲關上的聲音，眉頭便鬆懈了下來。他當然不希望連長再呆下去，就任營長的這段時間，這該死的豬頭給自己添了不少麻煩。他曾經跟一個同期卻已經當上副指揮官的同學抱怨，「我們營上的連長啊，根本是一群混吃等死的廢物，那個一連連長，天天醉；二連連長啊，天天跑出去打保齡球；三連連長每次去督察都帶女朋友回連上過夜；本部連連長更別說，從來不起床吃早餐的，除了和阿兵哥去打彈珠臺，就是睡。」營長看著同學臉上的墨鏡裡的自己，再看到同學胸口上「副指揮官」的名條，說著說著，聲音竟帶著幾分哭調。

外面還下著軟弱的雨，機場刷上一層薄薄的水泥漆，像女人臉上掩蓋了粉底。營長感到一陣刺痛從股間傳上來，該死的老毛病！從官校剛畢業時，有一次陪同大

隊長搭乘C—47運輸機到屏東，降落前機身像癩癩似地顫抖，他拉緊安全手把，以為自己坐在輪椅上從幾千層的樓梯一級一級震下來，最後雖然全機平安，震彎的脊椎使他還未開始的飛行生涯畫上句點。下部隊時被安排到空軍最該死的防空砲兵部隊當排長，也使得他開始痛恨溼冷的天氣。

他忍著痛，讓身體輕輕地靠在藤椅上，這使他從辦公桌對面的鏡子看到自己緊糾著眉頭的痛苦表情。這面鏡子是四十歲那年，聽了康連長的話，爲了換換風水買的。那時候他是少校十二級，整整掛了十二年他媽的一朵梅花！說也奇怪，買了鏡子的第二年，佔了七年中校缺的人命，竟然順利地行文下來。放了這面鏡子後，營長時常在加班批公文後對著它回想往事，還原臉上的時間痕跡，甚至對著鏡子談起過去飛行時模擬戰鬥的心得。這使他常常以為辦公室裡有兩個人，另一個輕微的呼吸聲，不時在空氣中像芳香劑不懷好意地飄動。

營長正想起身去廁所，桌上的電話便聒噪地響起來。

越南新娘

前線友軍指揮官舉槍自戕的消息，整個營上可能是運輸官最早知道的。打從大家出錢在軍官中山室裝上第四台，七點鐘以後，運輸官一定拿著搖控器拉水果盤一樣漫無目標地跳台·MR. MILLION DOLLARS 以飛踢痛擊吸血鬼、周星馳一天三次像汽水廣告一樣出現在國片電影台、推銷員唸經般熟練示範著洗碗機的七種使用方法……這使他發現這個天大的新聞時，美麗的女主播已經很假仙地皺著眉頭，轉述各級長官對少將英年早逝的惋惜和不懈。「據了解，二十幾年的軍旅生活，李少將在各單位表現均十分優異，這次的事件，許多將軍的同事和部屬都表示難以接受。」畫面帶到將軍上個月招待戰地記者時的檔案照，運輸官張著嘴，直覺這句話好像和自己有某種關聯的樣子。

「現在真是，少將自殺、上校被殺、中校互殺。」運輸官想想，還是少尉小軍官好。事實上，營上許多新兵第一次見到運輸官，都不敢相信他只是一個少尉軍官；

不只是因他頭上叛親離的地中海，還有他眼白眼珠混濁得有如蚵仔湯的雙眼，以及總是看著地上走路的樣子。「老？你爸四十歲還像一尾活龍咧！」這是他聽到別人說他老的唯一反應，倒總是讓人感到那像是躺在柏油路上張大嘴的金魚微弱的喘氣。

無論如何運輸官的少尉軍階總是讓人懷疑，四十歲的少尉？運輸官會眯著眼神祕又驕傲地解釋：「當了十幾年的士官，幹膩了。我以前在航指中心模擬飛行室當士官長，一些老飛官懶得每天模擬飛行，都是我幫他們交飛行圖的。不騙你，閉著眼睛我都能畫。但是十幾年天天都一樣無聊死了，我就去考軍官，才來防砲部隊的。」直到有一次那個台大畢業的人事士官當許多業務室面戳破：「聽你虎爛，還不是考績不好，怕被強迫退休領不到終身俸，只好再去考軍官啊？誰會放著士官長閒差不幹，改掛小小少尉？」這使運輸官像偷了糖的小孩紅著臉，尷尬地嘿嘿乾笑。

運輸官總是在軍官中山室的「整肅儀容」鏡子前找青春痘，有時候早餐時他會當眾宣布：「昨天他媽的擠了好大一顆青春痘，膿都噴到鏡子上了。」其實他只偶爾會長些黑頭粉刺而已。晚上八點開始他會坐在電視機前，繼續把玩遙控器、反覆地擠青春痘、漫無目標地轉台，偶爾才看他單薄的背影坐在辦公室若有所思地搔著頭。就連營長也對他沒有辦法，論階級，營長是高出許多，論資歷，營長十八年多，整整少了運輸官一年。

有回猴仔站兩四安官，帶衛兵回連上時遠遠看見軍官休息室透出閃爍的藍光，便上樓去巡查。二樓長廊沉靜得不吭聲，猴仔循著水似地在長廊裡流動不定的藍光，貓一樣輕推開中山室的後門。

運輸官坐在最前排營長常坐的木椅上，手拿著搖控器，不轉睛地盯著螢幕。螢幕上的長髮女子恍惚地半闔著眼，跨坐在小腹突出的男演員上，雙乳韻律有致卻誇張晃得人暈頭轉向，左上角寫著「愛夢蘭伴唱帶」，猴仔仔細一聽，運輸官竟跟著隨著拍子發亮的歌詞一句句地哼唱著。

「多情多恨情慾的世界／男性的復仇按怎妳甘知／為情為愛這款不應該／不應該……」猴仔一時忍不住，嘆一聲地笑了出來。

從此以後，「A片天王」的名聲在本部連官兵間傳開。據每天夜班安官說，運輸官每天都凌晨三點至四點才入睡，精神與毅力都超過四十歲的負擔。運輸官倒不以爲忤，他甚至向半夜起床到樓上偷看第四台A片的阿兵哥介紹：「每天十二點到一點啊，第十三台放洋片；二點到三點放日本R片，三點到四點才是日本A片。第十二台就是十二點以後放成人KTV，邊看還可以邊唱。昨天晚上演那齣R片，喔，那個女主角全身好像泡過麵粉，一顆痔都沒有！」

通信士小陳曾經問他：「運輸官啊，你年紀也一大把了，怎麼不結婚呢？每天看A片打手槍你不煩啊？」

「我也想結啊！可是沒人想嫁啊，你給我介紹一個啊。」

「我跟你講，上次我們過年去美濃舞獅賺紅包，那邊電線竿都有噴一種廣告喔：『越南新娘，溫柔聽話，乖！讚！純！』下次去抄電話，趕快用退伍金買一個。」駕駛阿弟說。

「真的？我怎麼從來沒看過這種廣告？喂，多少錢一個啊？」

「十萬塊。頂多二十萬吧。娶回來放家裡，要打要罵要怎樣都隨你喔。」

「喂，下次看到幫我抄電話號碼抄下來喔。」運輸官的表情像在考戰備問答的口試。「要抄下來喔！」走了幾步，運輸官不放心地又轉過頭來說。

自此而後，運輸官每回看A片，都莫名其妙地想起皮膚微黑、圓圓眼睛的越南新娘。他清楚地記得，將軍自裁的那天晚上，日本R片演的是一個不會高潮的新娘自願當A片女主角，藉由劇中數名男主角的努力達到高潮的故事。女主角在達到高潮的一剎那緊咬住下唇，流下兩行不知是悲哀還是興奮的淚來。

電視畫面在運輸官眼中漸漸模糊，恍惚中他感覺在一瞬間瀏覽了自己過去的所有：國中畢業在所有高中高職考試鍛羽後進了士官學校；週六休假時兩排學長列隊糾正服儀，距離五十公尺的校門讓他花了二個小時才走到；每天晚上蹲在唯一未熄燈廁所前反覆地擦到大頭皮鞋照出自己；剛下部隊時被老鳥士兵當菜鳥士官使喚；升士官長後畫了八年相同路線的飛行圖……所有的記憶像是大風吹吹有雞雞的人，亂成一團。「嫁給我吧！」運輸官在女主角淚眼婆娑的高潮畫面對著電視說。

關上電視後他習慣性地走到鏡子前，檢視他唯一不褪色、不掉落、最忠貞的雙眉。

去年下基地時他和駕駛文仔回駐地處理車輛事宜，晚上兩個人商量著到那去風流一夜。「找陪酒的地方，可以跟小姐划拳比做伏地挺身，喔，晃啊晃的看起來多爽。」運輸官建議。

「我帶你去全套的，不是更好玩？」文仔說。

運輸官摸了摸皮包。「只有七千五，要不要再去提錢？」

「夠了夠了。」

按摩女師的年齡隱匿在長髮底下。她機械地除去身上的衣物，以命令的口吻要運輸官趴好。手指如雨下地在背上游移，接著背上柔軟的感覺讓他渾身發燙，他翻過身來壓住她，一滴汗跑進左眼，讓他刺痛不已。她像發現了什麼睜大眼睛，用手去撫摸他的眉毛。

「你紋眉啊？」汗水酸鹹的刺痛讓他的眼油不自覺流出來。「啊？喔。那是我們

連上有一個弟兄會紋眉，免費幫我弄的，嘿，還好吧？」

運輸官現在站在鏡子前，卻有點哀悼刺掉的眉毛。他翻翻鏡子旁的月曆，突然醒悟，「啊！對啦！我二十七號要滿二十年啦！領到終身俸了，領到終身俸了！」運輸官不自禁地大笑起來。「伊娘，明年就給他辦退伍，花他一筆娶個越南新娘！領到終身俸囉！」

「阿欽，喂，阿欽。」運輸官跑到傳令室前輕聲喊。

「什麼事？」阿欽正和駕駛阿弟打雙人橋。

「營長在嗎？」

「不在啊。」

「明天去幫我買兩隻烤鴨幾瓶汽水回來，我請客，後天我就滿二十年領終身俸啦。」運輸官掏出一張千元鈔塞到阿欽手裡。「喂，這麼晚營長去哪？」

「去八一四啊，你不知道喔？三連能連長車禍了。」

海

「你聽誰說的？」

「報告營長，有人向我反映。這個月已經是有三個因關說留在本部連了，本部連原本的弟兄卻被調到砲連。當初能留在本部連大部分都是學有專長的阿兵哥，現在連上假裝斷腿的、氣喘病的，而且大都是關說進來的，一點不把幹部放在眼裡，而且基於公平的原則，分發到那一連是按抽籤決定的，如果隨便找個長官來就讓他們接輕鬆的業務，這樣對其他人不是不公平？」本部連輔導長盯著薄薄的嘴唇，以一種緩慢近乎石頭的語調說。他的額頭滲著汗，眼神年輕而跳躍不定。

營長抬起頭來。「聽誰說的？」

輔導長的嘴角輕輕地抖著，耳垂一晃一晃。

「我也有我的立場啊。學長、同學來拜託將某某人調到什麼職務，我能說不嗎？有的還是憲兵隊的長官，賣個面子，將來營上弟兄出什麼事被記了違紀，也比較好的

辦，否則人家要找麻煩是很容易的。你應該也了解。」

「是，我了解。還是希望，能減少這種關說留下來的阿兵哥，幹部實在很難帶。」輔導長說：「對了營長，聽說這次裝檢各連要出五千元請長官吃飯？」

營長倏然起身，腰桿竟直直地撐起了他壯碩的身軀。「我跟你講，沒有證實的話別亂傳，我可以用破壞部隊團結的理由記你過。還有，能連長車禍的事，查清楚錯在他還是遊覽車，替他爭取撫恤金要緊。記得，報告上要說是爲了公務才開車出去，可以避免一些麻煩。對了，下個月辦公祭時場面好看一點，輓聯愈多愈好，他家只有這個兒子。好了，沒事你可以出去。」營長坐下，繼續翻閱桌上的公文。

輔導長停頓了幾秒。「還有一件事報告營長。」

「說！」

「這件事應該報告營輔導長的，可是營輔導長出差了，我覺得還是要先向營長報告。我們連上過年連長要弟兄組舞獅隊出去賺福利金，一共賺了十六萬多，是打算爲弟兄加茶和營舍整修的經費。可是昨天管錢的弟兄向我報告，連長私下拿了二

萬多塊。」

「有這種事？我知道了，我會處理。」「報告完畢！」輔導長轉身拉上門。下樓梯時輔導長想起第一天下部隊來這裡，就聽說某位指揮部長官，希望將營上某位新兵調往較輕鬆的職務，別再擔任槍砲兵，卻被新任的營長一口回絕。當時輔導長深深慶幸跟對主管，沒想到從去年開始到現在，本部連業務士已經超過一半是受到長官關照才留下的。

「怎麼這麼短的時間，一個人會改變這麼大？」

「輔仔，你想想看，聽說營長的少校掛了十二年。同學都幹中校指揮部參謀了，他還在當小砲營營長，心裡什麼滋味？現在改變作風不是順利多了嗎？」徐清貴是連上這梯大專兵補來的「黑牌」政戰士，他來了以後成了輔導長最好的談話對象。

「這也未免太……唉。嗯，今天早上三連那個熊連長過世了，你知道嗎？」輔導長問。

「這麼快啊？」

輔導長從他桌上和他女朋友合照的相框底下，拿起一張照片。「熊連長你看過，很壯的。早上我去停屍間看，頭只剩下這麼小一個。」他用手圈了個小圈，「胸口都陷下去了。其實昨天一送到醫院醫生就說沒希望，是他又年輕又強壯一些生理功能才撐著，腦都死了心臟還在跳。他年初才剛升少校呢，又沒有意外險，又不是因公殉職，又是私自外宿時出事的，很麻煩。他女朋友雖然只受輕傷，但是車禍當時在打瞌睡，根本問不出什麼，也不知道是對方的錯還是熊連長的錯。我看營輔導長的地安報告寫不完囉。」徐清貴看照片裡的新喜美像一隻被鹹蛋超人摧毀的鐵甲怪獸。

「不談這個。」輔導長打開抽屜翻出一包白長壽，點上自己的，要替許清貴點的時候怎樣也點不著，索興將自己點著的那支遞上去。「你不是唸大眾傳播的嗎？好像挺有趣的，說來聽聽啊。」

「還不是在混。每天十點多才爬起來上學，有時候和同學去拍拍照、看看電影啊、打打屁。反正大部分課都只要學期末交得出作業就好，不太考試。」

「這麼爽啊？」輔導長趴著從床底下拿出一瓶錫酒壺。「我私藏的，蘇格蘭威士

忌。」桌上沒有杯子，輔導長對徐清貴作了一個直接倒到嘴裡的動作。「我跟你說我們軍校所謂的大學生活，早上六點鐘起床做早操，六點半打掃，七點鐘開飯，我是美術系還好，上術科穿體育服就可以，別的系還要整天穿軍服咧。」

「輔仔，你後悔嗎？」

輔導長正對著壺嘴灌下一口，酒精灼燒得他像是害羞起來。「後悔什麼？」

「你讀軍校有沒有後悔過？」

「後悔？我至少還有八年半的役期，現在後悔不就鬱卒死了，只會使以後的日子更難過而已。當初國中畢業我因為家境不好而考軍校，想說可以不用花家裡的錢。那時候全校師生還排成兩排鼓掌歡送，我們學校七個考軍校的穿西裝，一人提一個007手提包，還笑得很爽咧。而且我是正期班出身，沒有資格跟人家談什麼後悔。」這時窗外營區的燈光皆已全熄滅，十點零五分了。輔導長關了日光燈，打開桌上檯燈，溫暖的燈光照得輔導長臉上陰晴分明，刀刻出來似的。

「輔仔，有些話我不曉得該不該說。」徐清貴說。

「說啊，沒關係。」

「昨天運輸官破二十年請我們吃烤鴨。我覺得像運輸官，幹了十八年的士官，爲了怕被強迫退休只好轉考軍官，你覺得他替營上做了什麼事？每天看電視、打電動就過去了。像我們連長，輔仔你也知道，常向弟兄借錢，弟兄的假掌握在連長手中，誰敢不借？誰敢要他還錢啊？這種人卻只要混混混到二十年，國家就出錢養他。當兵前我自認很愛國的，當兵後讓我覺得怎麼……。」

輔導長熄掉煙頭，「我只是個中尉。我只能說要求自己不要變成像他們那樣而已。我要是上面的，像這種人，不如讓他們退伍算了。可是，現在志願役的又缺得厲害。」

「我聽說連長以前他在砲連當排長，上次我看他分解砲栓只要十三秒，機關體分解只要十五秒，可是外面有開槍砲修理店的嗎？如果他們做到一半後悔想退伍了，出去後能幹嘛？像運輸官，二十年的時間通通可以分門別類，吃飯的放一邊、出操的放一邊、睡覺的放一邊，他的生活就是這樣了，想請個假都難。」徐清貴說。

「我們可不是死老百姓，是軍人。」輔導長翻了翻掛在蚊帳竿上的飛行皮夾克，掏出一串鑰匙。「晚上沒衛兵吧？走，繞跑出去逛逛。」

「去哪？」

那輛改裝的DT很高，輔導長站在旁邊卻像情人一樣契合。矮了輔導長半個頭的徐清貴跟在輔導長身後，看著輔導長的背影，竟像看到營長挺直腰桿的高大背影。機車沿著濱海公路奔馳，一路上兩人都不多話，因為張開嘴就會有蚊子闖進去。路燈的光亮在黑暗中顯得虛弱而遠遠地彼此呼應，一路上相同的路燈、一成不變的工廠房舍像安靜的怪獸在陰影角落窺視，路寂靜如蛇，長如無邊森林。

「我們去哪啊？」住北部的徐清貴對南部充滿著陌生。

機車後照鏡裡輔導長的眉頭沙灘樣寬舒，他側過臉避開迎面而來的蚊群，「我們現在這裡是鼓山，等一下去旗津。」

「旗津？我從來沒去過。有什麼？」

「我以前住那兒。有港口啊、夜市啊、多又便宜的海鮮啊，還可以看到……吓！」

蚊子飛進他的嘴巴，後照鏡看見輔導長似乎很開心地笑著。

而空氣中已經遠遠傳來潮溼鹹苦的海的味道。

新喜美

他仔細地舔舐著她粉紅的乳尖，甜膩的味感讓他想起小時候父親常買給他的一種圓圓的棒棒糖。父親會在給他之前照例問他：「小奇以後想做什麼啊？」「當阿兵哥，去打共匪！」他常常記起父親的聲音多過父親的笑容，當時父親常在村長家幫忙廣播：「仁愛二村廣播，仁愛二村廣播，看病的診療車來啦，看病的診療車來啦，要看病的人，請到吳媽媽家前面的巷子口。」

他的舌遊走在她的乳溝之間，彷彿溜滑梯似地搖動著他的記憶，然後漸漸下陷至她漩渦般的肚臍。他自從半年前跟一些將退伍的老兵到公主陪唱的KTV認識小娟後，就連軍校多年嚴格規律的定性修煉都控制不住見小娟的慾望。這些日子來小娟是他聽到的唯一圍牆外的聲音，小娟帶他去看電影、帶他去DISCO PUB整夜跳

舞、告訴他怎麼算安全日做愛。對他而言，這個十九歲小女孩的身體是一片鏡子般的海洋，流動快速得讓他無法照出自己，複雜深沉得讓他充滿好奇。

這些日子來，幾乎他的情緒都隨著小媚波動，即使在部隊裡也不可避免受影響。

他知道，弟兄私底下都叫他藏鏡人，那個一出場，就唸著「別人的失敗痛苦，就是我的快樂」台詞的布袋戲玩偶。但從他父親那裡，他始終奉「不合理的訓練是磨鍊」、「階級是國家賦予我的權利」為圭臬。在他的連上，五千公尺二十一分鐘跑不完的當月禁假，砲操測驗不過的扣假三天。縱使上級一再頒下「嚴禁老兵欺侮新兵」的政令，但他總是嗤之以鼻，放任老兵晚點名「白目」的菜鳥。

「這些娘娘腔，總要讓他們曉得什麼叫做男人。」他說。「軍隊是男人的世界，男人的世界是不容遲疑、退縮、怯懦、不負責任！這次下基地基訓，連長給各位的目標只有第一，沒有第二。一旦拿到績優單位，連長在這裡拍胸脯保證，各位的榮譽假放不完。否則，只好跟各位抱歉，放假？放屁！留下來加強磨鍊！」身材並不高大卻壯碩的他站在部隊前面，成了一堵堅定、不可攀越的牆。

即使前陣子連上二等兵砲手陳榮城向指揮部申訴不當管教的案件，他依然對自己帶兵的理念毫不動搖。陳榮城因為體弱多病，各項戰技都跟不上部隊而時常被處分。而陳榮城的父母向他求情希望能讓兒子免出操遭到拒絕後，氣急敗壞地將他寄回家裡的信面呈指揮官，信裡面一段這麼寫著：

我現在的日子已經開始不好過了因為那個沒有人性的班長開始釘我操我了
 每天中午午睡還叫我加強體能說真的我有時會一個人偷偷地哭這兩年兵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當完了好苦好苦而在五號晚上十二點多的時候大我三、四梯的學長
 打我連長也說我娘娘腔爸媽我該怎麼辦每個人都看不起我在這裡你被打是哭訴
 無門的

祝 順利

克寫

當天指揮部政戰主任急電召營長、營輔導長和他，三人一走進政戰辦公室，政

戰主任當下就把這封信扔到地上：「你他媽的是要我難看還是我那裡對不起你們？找這種麻煩？不是一再宣導合理管教嗎？命令不能貫徹啊！也不看看人家背景是什麼，司令部上校處長都打電話來關心啦！他媽的屁。你們三個馬上，馬上去向家長道歉，明天晚上我離開這個辦公室以前，一人一篇檢討報告放在我桌上，回去等記過通知。以後再發生這種事，別傳到我這裡來！」

一路上克萊斯勒雖然開著冷氣，營長、營輔導長和他都冒著汗。一回到營上，營長立即電召各連主管、主管到營部會議室集合。

「告訴你們多少次，現在司令最重視的不是戰技，而是軍紀。不要有逃亡、不要有自裁、不要老兵欺侮新兵、不要不當管教過度訓練！人家家長傳出去，對軍譽有多大的損害你們知道嗎？要貫徹命令！」營長黝黑的臉頰泛紅。

「報告營長！」他舉手。「如果兵不能操，那要這個部隊幹什麼？要一個沒有戰力的部隊幹什麼？國家乾脆花錢讓阿兵哥吃飽睡覺養一群豬算了！」

「我說不要過當訓練，不是不訓練。」

他挺了挺胸，像準備拍軍照擺出的姿式。「報告營長，有那一個阿兵哥會主動去跑五千公尺？會主動每天鍛鍊體能、練刺槍術、跳槍砲操？他們只是一個月領五千塊來服兵役的，如果不逼還不是一天混過一天？這樣的部隊能打仗？不如解散算了！」

「現在的時代不同了，你要搞清楚，我們要的是合理管教。命令就是命令，你不照上級指示就是違抗命令！我在這裡宣布，從今天起，不要再發生類似案件，否則我一定處分！」他坐下時，會議椅因震動發出了難聽的吱吱聲。

他吻著小娟的頭髮，有種被波浪搖晃暈眩的感覺，轉頭看了看床頭上的鬧鐘，十二點十五分。「小娟，我有時候真的搞不懂，難道嚴格訓練是我的錯嗎？」

小娟轉過頭去看著他：「你這個傻子只會橫衝直撞。你以為你那一套行得通啊？我是不懂你們軍隊那一套，但是我知道，現在做事要靠手腕的。我的熊少校連長，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敵人啦，你這樣是找自己麻煩。」

可是我是軍人。他想。

熊連長起身點了根煙，走到窗前。這家旅社在大樓的十二層，可以從窗前看到整個城市的夜景。「又下雨了，真是見鬼，整整下了二個星期的雨，妳看過南部下這麼久的雨嗎？」「沒有。這裡住快二十年，第一次發現這裡晚上下雨這麼漂亮。」雨被城市縱橫交錯的霓虹切割成紊亂的線條，在落地前隨著光線變化好幾次色澤，隨即將柏油路照成一柄利劍，路上行人旋轉的傘和流動的車燈令人暈眩。

「我們去海邊兜兜風，吃個宵夜怎樣？」熊連長說。

「你啊，剛買新車就愛現。」

「當然，省吃儉用好久才買到的哩。」

新喜美停在對街，雨順著雪白的車身流下。小娟躲在熊連長的飛行夾克裡避雨，熊連長掏出車匙屢次插不準鑰匙孔。雨聒噪起來，劈劈啪啪地打著新喜美的車頂，心跳一樣。

「小娟，我們結婚吧！」雨更大。「什麼？」她小聲地問。熊連長終於打開新喜美白得刺眼的車門，小娟趕緊一頭鑽了進去。

一九九五·四

（載於《台灣新文學》一九九六年春季號，第一屆王世勳新人獎小說獎佳作）

吃球林

「對不起先生？您是不是N廣的JERRY林？」

「妳是？」

「啊？抱歉抱歉，我是B廣的LINDA。這是我的名片。我是J大廣告系畢業的。您不記得我了嗎？我可久仰您的大名。您不記得我了嗎？我們見過面的。您不記得我了嗎？」

「……。」

天空陰霉霉地灰著臉，雲倒是跑得一乾二淨。這裡的道路兩旁都是蕉林，多到

讓人一眼望去無法對焦。這時候機車因行駛過久發熱發脹透出一股汽油焦味，和燻熱的柏油路蒸騰出尼古丁般令人昏昏欲睡的感覺，讓握著把柄的手酸麻麻幾乎喪失知覺。

我沒有把一切變數計算在內。沒有確切的目的地、不曉得機車的油料能跑多遠、沒有把握今晚會不會下雨、沒有過夜的地方、也沒有足夠的金錢。身上只帶了一架F-801、一支SLIK 腳架，一條吐司麵包和一瓶礦泉水。我打算做一次沒有指南針的航行，把自己當做一個裝著信的玻璃瓶。

你覺得很可笑？你認為這是十幾歲的少年人才會自以為浪漫而做的蠢事？不，你靜下來聽我說。最近我每天早上醒來全身都會感到一陣酸痛，那種酸痛的感覺是在水泥地打了一整天籃球後，隔天喪失起床的意志一樣，它們從你的腳趾甲嚙食你的力量。可是你看我還不到那種直不起腰的年紀吧？我才退伍沒幾年哩！當然，我也去醫院檢查過，我的身體絕對還在保證期限內。

那是什麼原因呢？不瞞你說，最近啊每天接近清晨的時候我都反覆做同樣的夢，就像定時鬧鐘一樣，時間一到便鈴鈴鈴地響起。更絕的是，它們就像無聊的八點檔連續劇一樣，一天一段，在結束後厚顏無齒地再次重播。當然，我也去看過心理醫生，就像你講的，他們只是像錦衣衛一樣竊聽著你的祕密，把它們寫進病歷表偶爾當做小說翻看，然後給你一些肌肉鬆弛劑要你當糖果吃。

不。跟你講不同，真的。

你煮的是曼特寧嗎？太好了，從我開始喝咖啡開始，就被曼特寧俘虜了。她是先散發出四號海洛因似令人癱瘓的香氣，讓你不忍心一口喝盡。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喜歡喝咖啡其實不是因為咖啡本身，而是奶精。我總是先用咖啡匙逆時鐘攪動咖啡，然後才在杯緣倒下奶精。蛋殼白的奶精和深邃的咖啡轉成繽紛的漩渦，有時候你會發現它們像照妖鏡一樣浮出你記憶深刻的某個畫面，然後緩緩地沉到杯底。

阿猴很誇張地抬起腿來，停頓一兩秒後像放鬆的彈簧將手臂揮出去。BALL。眼鏡仔搖搖頭。伊娘咧，第十一個壞球。幹恁娘，不曉投換人啦。換人啦換人啦。昆

仔把手套丟在地上。

再投一個就好啦，拜託啦，失分就換人，我保證，拜託啦。

昆仔撿起手套揆著腰走回三壘。

阿明在右外野用手和手套成話筒喊：肉脚猴，失分你就死了。死定了。

你卡是肉脚明咧。阿猴把手放在胸前，假仙地搖搖頭。本壘上並沒有捕手，因為怕被球K到沒人敢當。阿猴點點頭，抬起細細的大腿

鏗

球很優美地朝天空飛行，昆仔、憨如仔跟著球跑了起來，因為風向的關係小白點很不穩定地左搖右晃，像斑鳩一樣。昆仔不會放過它的，如果你看過他追打小花那股狠勁就曉得。

接不到噹噹噹接不到噹噹噹安打啦！坐在旁邊的死紅龜那隊敲著鐵欄杆喊叫著。呼你死呼你死呼你死，阿明不甘示弱地回嘴。球像在選擇降落的方向似地左顧右盼，卻在底下的人一失神時咻一聲落下來。

接不到啦，別過去了接不到啦，界外球啦。阿猴喘著氣喊著。一群綠繡眼從樹林裡被驚起，昆仔和憨如仔站在樹林前探著頭。泥地像是被某種巨大的怪獸壓坍似地陷下去，灌木和闊葉林隨著地勢瀑布般瀉下，沙沙沙沙地搖頭晃腦。撿得到嗎？撿得到嗎？春土的小弟晃著比他腦袋還大的手套問昆仔。昆仔搖搖頭。撿個頭啦，球掉到吃球林誰也沒有辦法。在這裡昆仔的動作就代表了某種程度不可懷疑的判決。

恁娘咧，我不管啦，給我撿起來，我的球咧。你給我賠來，要不然我就告訴你媽。細漢仔指著阿猴的鼻子。

雞歪。又不是我打的幹嘛要我賠？講就講怕你啊？阿猴使勁推開細漢仔的手。不管啦。你賠就是你賠，誰叫你投那麼爛給人家打到？

番丁一么啦，掉到吃球林誰也沒有辦法，算你衰到。昆仔拍拍手套：把成功那粒塑膠球拿出來打。

細漢仔蹲在吃球林前，肩膀左搖右晃地顫動起來。我用過年紅包買的球咧；五

十五塊咧，我的紅包買的球咧……

你看我，怎麼講到咖啡去了。我發現最近愈來愈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了，唉，都快三十的人了。

你以前不是常問我怎麼會走上廣告這條路嗎？是啊。一直在退伍前，我都還堅信自己絕對不會加入這個文明的食人族的。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像愛情一樣無法理解，大學的時候我有個同學自信絕對不會看上某個和他朝夕相處的同學，並舉出他最痛恨蘿蔔腿的女孩做有力的佐證，結果還沒畢業就和她成了班對了。

就是像這樣吧？其實當年我就對爲什麼會唸廣告系感到迷惑，那時候聯考填志願時，感覺像在小時候玩的一種托洞遊戲：一元可以用手指戳破一個洞，裡面可能是一粒彈珠、一張九仔標、幾張貼紙，或是機器人橡皮擦。我最怕托中「再來一次」，常常因無法決定而要依靠哥哥的意見。聯考完後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是補習班打電話來協助填志願順便拉重考生的，拉拉雜雜跟我扯了一堆興趣身高體

重分數兄弟姊妹有幾個女朋友之類的。最後那個女生在電話那頭建議說：「廣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耶！是一個很有創意的行業，以後出路也大。傳播是現在最熱門的，你剛剛不是說你喜歡美術嗎？聽說廣告可以修到這方面的課。」我覺得電話裡的聲音像飛船一般優雅晃地懸浮著，於是像中蠱似地戳下「廣告」這個洞。

你不相信？事實往往聽起來就像謊話一樣荒謬的——

我剛剛說她的聲音像飛船，像 PINK FLOYD 那首『THE GREAT GIG IN THE SKY』搖擺上升的女聲一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我腦中跑馬燈似的記憶總是先出現聲音，像黑幽幽的舞臺前奏曲。這些聲音霸道地占據了我記憶的走廊，讓我有時懷疑，到底是這些聲音讓我記起了這些人的面孔，還是這些面孔本來就依附著這些聲音生存。

最近我做的那個夢，一開始就是漆黑一片，音樂卻像是閉著眼在演唱會現場一樣清楚。隨著音樂的衰弱，眼前才出現一條不見去向的公路。

什麼音樂？我大學時常聽的，不知到你有沒有聽過，是 GUN N' ROSE 的

“SWEET CHILD OF MINE”。哎呀呀，就是這張，怎麼你也聽 HARD ROCK
啊？

She's got a smile that it seems to me
Reminds me of childhood memories
Where everything
Was so fresh as the bright blue sky
How and then when I see her face
She takes me away to that special place
And if I stay too long
I'd probably break down and cry

喀擦。到這裡聲音就漸漸淡出了。是，FADE OUT。我像是騎著機車沿著公路，

時速大概六、七十吧？天空的光亮被阻絕在雲層之上，所有的雲的邊緣都泛著一種奇異的光輝。穿過一片蕉林後，就進入了一個小村落。這時候我突然有種感覺，我簡直像是要回家一樣。啊郵局郵局，再過去就是那個滿頭白得刺眼頭髮的老公公雜貨店，然後過四根電線竿就是胖阿蘭的冰果室啦！這些念頭一個接一個浪頭打上來，我自信滿滿地數著電線竿，一、二、三、四。

我走錯路了嗎？不可能吧？腦中閃起小學有一次被老師叫上台背書，在講臺上自信滿滿地閉著眼一股腦地背，台下卻哄笑起來。你背錯課囉。班上那個細細鼻子的女生笑得最厲害，像抽筋似的。

你一定不相信吧？也許是因為反覆做這個夢，裡面的細節簡直就像……像報紙社會版報導的光怪陸離的性犯罪一樣仔細，天知道那些記者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可也從沒有人懷疑它們的真實不是嗎？

我因為遲疑將機車停下，路的一邊是陡直的坡地，生滿了茂密的闊葉林。我低下頭去，一顆棒球停在我腳邊。我拾起它，上面貼了一張大明的貼紙。

崑仔、憨如仔、紅龜、阿祺、猴仔用球棒將手套串起來，扛在肩上。走啦！有蘭鳥的，一粒球就哭成按呢，還不去吃奶。

你們這些惡魔黨，把我的球還來。細漢仔握著拳頭擺出小飛俠的姿勢。

憨如仔將球棒往地上一扔，幹伊娘咧！

算了啦！算了啦！六點快到了卡緊回去看科學小飛俠卡要緊。昆仔拉住滿臉通紅的憨如仔。

走啦走啦！一群孩子在樹林另一頭的夕陽下橡皮筋似拉成長長的黑影。細漢仔維持著戰鬥的姿勢，在樹林的陰影下格外顯得軟弱。

伊娘。細漢仔吐了口水轉身走到斜坡前，看著濃密的草叢和林子。該怎麼下去？下去以後上不上得來？找不到球嗎？我記得我記得，剛剛球就從大石頭這邊掉下去的，我都沒走開，一定是這裡。細漢仔想。他試探性地伸出左脚往一株樹根踩住，一土塊散落下去。

細漢仔縮回腳，安靜地看著這個看下去陰暗，沒有道路，散著過路人丟棄的各式各樣垃圾的吃球林，然後拿起一塊尖的石頭，在樹幹上劃了個圓圈。細漢仔丟了石頭往南跑去。

哪個大明？喂，你有沒有童年啊，就是科學小飛俠裡的那個大明啊。一號鐵雄、二號大明、三號珍珍、四號阿丁、五號阿龍。想起來了沒啊你！

那時候一放學回家每個人總是乖乖地將作業寫完，然後盯著黑暗的螢幕等待六點的來臨。惡魔黨媽媽說如果沒寫完作業就別想看科學小飛俠，啊！那時候罵人最惡毒的話大概就是「你這個惡魔黨」吧？你小時候買過回力鏢嗎？一定也有吧？那個時候的小孩沒有那個沒有一把回力鏢的，因為如果沒有回力鏢在巷子口玩科學小飛俠你就只好演惡魔黨了。我常常在家裡練功把玻璃酒櫃或花瓶打得碎片滿地，然後無怨無悔地接受媽媽的責罰。這些惡魔黨那裡能了解我們拯救世界的決心？

其實我覺得大明才是真正的高手，你看過珍珍阿丁大雄被惡魔黨捉走，卻絕對

看不到任何一個大頭目手下的怪獸近得了大明的身。大明的迴旋踢像虹彩一樣劃過惡魔黨前面，然後惡魔黨就莫名其妙地躺了一片。三號珍珍對我而言只是一個會飛的漂亮女孩，四號阿丁只會像猴子一樣耍著溜溜球。阿龍？你提那個貓頭鷹臉的白痴幹麼？我也絕對忘不掉那個一句話是男聲，下一句是女聲的大頭目。那時還常常在惡夢中聽到他尖銳的那句「我會再回來的！」有時還真令人欽佩這個大頭目的毅力，遠勝過孫中山先生。

可我還是最忘不了大明。

我的床頭貼著大明的貼紙，書包、鉛筆盒、衣櫃、橡皮擦，甚至晚上和鄰居小孩玩殺刀的遊戲時，額頭上都貼著大明的螢光貼紙。在黑暗中跳躍奔跑，好像額頭上的大明隨時要飛起來一樣。我也有一顆貼著大明的棒球。

怎麼？覺得好遠啦？怎麼我還不到三十，就像個老頭子絮絮地講這些有的沒有的。其實我常覺得退伍就業後，過去的所有像是一齊被丟進了火車最後的那節行李車廂，它們並沒有按部就班地排列整齊。十歲時第一次看到可愛班長緊張得手心冒

汗的心情可能被擺在車門口，大二分手女友的面孔卻反而被堆到最底下霉霉地長滿灰塵。

關於火車的回憶啊——

你記得那班一點多往基隆的普通車嗎？恰好可以趕上二點在瑞芳開的平溪線。我們大二第二支VCR就是在平溪線的十分拍的，導演、演員、剪接都自己來。那支片子到現在我都還時常放出來看，一個人在六坪大的房間對著十八吋的SONY按下PLAY，慢慢地憋著嘴讓MARLBORO LIGHT通過喉嚨，讓煙帶點澀澀苦苦從鼻孔吐出。我剛進公司第一次接一個碳酸飲料的案子，爲了在動腦會議上的表現，前天晚上熬夜仔細地擬好產品定位、競爭對手分析、市場分析，甚至畫了一分30 sec的CF分鏡，會議中我發表到一半時，一位眼都不太抬的資深CD開口：

「Please, Jeff, 這裡是公司，我們是要真鎗實彈的，不是在學校演習，You Know~」當時我好像聽到的豔豔紅色的血在耳邊呼呼流動的聲音。

那天回去後我拿出那卷帶子，反覆地在最後工作人員字幕出現時按下倒轉鍵，

畫面便無法抵抗地再次重複。「源式物語」配樂單調地敲著，我還記得當時窗外的雨剛停，水珠在玻璃上，像彩色玻璃彈珠一樣。街上的霓虹燈碰到水珠改變方向落進來，電視機的光亮隨著場景忽明忽亮，有時候因帶子看久了磨損，會擦地閃一下。帶子放完了，我的臉上一片藍光。我想起阿德，我大學同學，他現在在一家進口女性內衣當行銷企劃，我跟你提過他吧？我一手拿起電話筒，一手舉起遙控器。

再看一遍。

阿德電話裡的聲音總是一種濃重的鼻音，像鼻涕不乾淨似的哭調。他說：「我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拍片啊。我們畢竟是在做廣告啊。一秒鐘好幾萬的玩具啊。你在看大二那卷帶子嗎？這樣好，你等一等，我也去把帶子找出來，我們一起放，啊？」

再看一遍。我 review。

「你準備好了嗎？我按囉。你記得我們那時爲了找車站這個場景每天都去坐平快車嗎？一站一站看，覺得有點感覺的車站我們就跳下車，啊？像大華啦，牡丹啦，

四脚亭啦，以前聽也沒聽過。北上找不到，我們就南下。結果在富岡找到這個候車亭。」電話那頭隨著片頭尖尖的「望你早歸」音樂安靜下來。

「你在看嗎？還有這條巷子，在你發生車禍附近找到啊？還有還有，我們藏在十分吊橋下的腳踏車還被幹走了，畫質好差喔，大概 copy 太多次了。」我沉默地看著過去的自己在電視螢光幕上奔跑。

「在看嗎？我這邊片尾已經出來了。車站的燈慢慢亮了，真巧，那天如果不是火車誤點，我們也不會呆這麼晚，就拍不到這一景了。」我撫摸著遙控器上凹凸的按鍵，有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你記得大明怎麼復活的嗎？」

「大明？哪個大明啊？」

「科學小飛俠那個。二號大明。」想不到吧，我那時竟問他這樣的問題。我可以聽歌嗎？把那首歌放完吧。

She's got eyes of the bluest skies
 As if they thought of rain
 I hate to look into those eyes
 And see an ounce of pain
 Her hair reminds me of a warm safe place
 Where as a child I'd hide
 And pray for the thunder
 And the rain
 To quietly pass me by

細漢仔回家找了一根繩索帶著一支手電筒，晚上趁家人都睡熟了賊溜溜地跑到樹林去。細漢仔走到樹林前面卻發現每一株樹都像「阿里巴巴」的大門一樣，劃上了同樣的圓圈。月光冷靜地跟在他的背面像多出一張影子。細漢仔遲疑了一會兒，

便毫不考慮地將繩子的一端綁在一株看不出來有什麼特別的榕樹上，用手電筒虛弱的曖昧光線踏著樹根溜下斜坡，他細細緊張的胳膊拉著繩索，脚尖一點點向下試探，汗水慢慢滲出他的額頭，由於用力或是害怕的緣故，手電筒的光線始終像不耐煩的貓般搖晃著，像細漢仔圓滾滾不安分溜來轉去的大眼。

斜坡的樹林大約在幾公尺後趨向緩和，成為平緩的坡地，細漢仔的手電筒急促地在草叢裡竄來竄去，從坡上看上去使人誤以為是隻螢火蟲。找不到啦找不到啦，樹林裡的蟲子喳喳地發出聲音。細漢仔的影子被風吹動得亂竄，在地上造成了一張彷彿大鳥的影子。他轉過頭去。

之後的三天，細漢仔都準時出現在吃球林。一共找到了七顆棒球、三顆壘球、九顆成功牌軟式橡皮球，和一片類似機翼的扭曲金屬片。

其實大明早死啦。在科學小飛俠的最後一集，小飛俠們攻進惡魔黨的巢穴，但鳳凰號的鳳凰飛彈卯起來打也摧毀不了基地。用火鳥功？最後一集可不能這樣敷衍

過去啊！何況博士早就發現惡魔黨發射了一枚威力強大的飛彈讓地球化為灰燼，難道想讓科學小飛俠用火鳥功撞上飛彈然後通通變成烤小鳥嗎？結果，大明悄悄登上座機。我跟你說多年以後我常常在猜沉默內向得有點自閉的大明撞上飛彈的那一刻在想什麼？是他暗戀的珍珍始終鍾情於同是穿著一身眩目白衣的鐵雄？還是在鐵雄長期壓制下抑鬱難紓的瑜亮情結？還是正念念不忘如影隨形惡魔黨的殺父之仇？

轟。轟。轟。

大明化為火球的那天晚上我輾轉難眠，不怕你笑，我覺得像生命中最在乎的東西無法控制地落到另一個陌生的世界。往後我到雜貨店玩托洞的遊戲，便再也沒有依靠過哥哥的意見。我總是近乎固執地選擇有大明圖案的托洞，即使是再托一洞，我也義無反顧地選擇大明，彷彿覺得冥冥中藉由戳破那層薄薄的紙張，便能窺見躲在某一個陰暗的托洞中，傳出大明潮溼深邃的嘆息。一直到大學聯考填志願時我又優柔寡斷起來，所有的親人圍繞在我旁邊，提供他們認為有大獎的那個位置。我卻深深為一個補習班女生電話裡酒精味道聲音著魔……

講到這裡讓我想起一件事。你不嫌煩我就說。

上個月我躲在忠孝東路巷子裡的咖啡店做一分企畫，突然有一個穿著亮得刺眼的紅色緊身毛衣的女人坐到我旁邊，她說認得我，遞了張名片。我卻只注意到她彷彿刻意爲了和紅色毛衣搭配而白得驚人的手臂。

「我很喜歡你上次那支纖維餅乾的CF呢。你在C廣多久了？」她問我。「七個月。我原先在T廣，後來轉到K廣。」我說。

「我了解。廣告公司好像走馬燈一樣。我有一個同學畢業第一年換了九家廣告公司。」她晃動著手上的桔茶，下午的天光從咖啡廳的落地窗倒進她的身上，像是她自己發著光。「待遇的問題嗎？」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曼特寧。「大學時候我有一個同學說想開家麵店，有一次我跟他說一起來開一家唱片行吧！我來替喜歡的唱片一張一張畫封套，裡面還可以賣冰啤酒牛肉麵之類的。還有一個喜歡寫小說的阿德，我們說可以在店裡屁一些唱片評論。禮拜一不開店，跑出去拍照。三十歲也要寫一篇像『聽風的歌』那樣的小說。」

「反正我大學時發誓過不進廣告公司的。」我說。
她的眉毛上揚成一種詢問的角度。

「大學時很怕自己做一個小A E到老死，然後被淘汰。做了廣告以後，才發現自己願望是不頂重要的東西，重要的是那些張大嘴巴看著電視的人的願望。喝了一瓶汽水，真的能讓你快樂起來？化妝品能讓你像模特兒一樣美麗？建築商說他不賺錢為你創造一個低廉的成家機會你相信嗎？」

「其實不只是廣告，大部分的行業都是這樣吧？那，當初你又爲什麼學廣告？」
「妳不會相信的。是因爲一個很動聽的補習班女孩的聲音。」

我望著她，突然有一種無法克制鼻酸的感覺。她的皮膚在陽光下有一種冰塊的色澤，一瞬間我想起大二時分手的那個茉莉，在清早陽光射進她的租處時，總覺得她快被蒸發似的。有一回我把這種感覺告訴她，她拿下頭上的髮圈放到我電腦桌的抽屜裡。這髮圈總不會蒸發掉吧。她說。

「你真的不記得我的聲音？」我搖頭。

「我在高三曾經寫信給你。」我突然耳鳴起來。大一那年我常接到一個南部女中的女生來信，她說因爲看到我在校刊上的幾篇散文感動了她，希望能和我通信。我還清楚地記得每次收到信時那種心跳加速的感覺，其間甚至接到她的電話，詢問我關於大學如何填志願的事。

「真巧，我也是聽了你的聲音才選廣告系的。」她說。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now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oh oh oh oh

很棒的電吉他吧？誰說電子樂器彈不出感情的？你問我是誰說要開牛肉麵店的，真的，真的不記得了。最近我老是記得螺絲大小的事情，而丟掉卡車般大小的

記憶。前次我爲了水果軟糖的企劃案加班到兩點才回到家，從早上八點零二分到隔天凌晨一點五十七分，不斷跟一群穿著西裝窄裙的傢伙爲了一句企劃案上產品特性反覆爭吵，軟糖的硬度、甜度、吃軟糖人的牙齒健康情形、舌頭的感覺、一天吃幾顆軟糖……。

我現在就是這樣，像煎了無數次的吳郭魚。這樣的我睡眠已經夠少的了，偏又遇上每天都要做一次的夢。啊？剛剛我只講到看到那顆貼著大明貼紙的棒球啊？一不注意就把話題扯遠了，抱歉抱歉，我的老毛病，你知道的。

我抬頭望上去是一片滿是樹林的山坡。我撿起球，身體竟像拋棄了體重一樣輕飄飄起來。像坐在汽車前座，樹林迎面而來，我不斷地上升上升，像從隙縫中落下的陽光一樣無聲而敏捷。我閉上眼聽著同樣上升的蟬鳴，睜開眼的時候，已經穿過樹梢，站在地上了。

我的眼前是一座球場。

不是真正的球場，而是像我們小時候趁田地收割時拿個米袋當壘包的那種。我

看到另一個自己站在本壘板上揮棒。

球不知道從那裡飛過來，我使勁揮著棒，球落在一壘、游擊、右外野，有的球飛進球場旁邊的林子裡去。我像機器一樣揮著棒，全身不曉得哪來的精力。慢慢發現樹林愈長愈廣，竟然穿過全壘打線，佔領了外野。我只好輕一點揮棒，以免球飛到樹林裡。可是樹林長得很快，不一會就到了內野紅土區。我只好更輕一點，打出去的球簡直像觸擊一樣沒力。最後樹林很誇張地把我圍困在本壘，我只好揮空棒囉，揮著揮著竟然坐在本壘板大哭起來，那時候身體已經是三十歲的大小囉，竟然跟孩子一樣踢著腿大哭呢。然後就在本壘板一直吐一直吐，吐了一堆球、底片、牛肉麵和一大堆不知道什麼的東西，還吐了一個像是茱莉以前忘在我電腦桌抽屜裡的髮圈……

真是無聊的夢啊。可是它卻一直反覆、倒帶、然後再生。

音樂停啦，別告訴我你要放「科學小飛俠」，哈哈。你知道後來在「旋風小飛俠」裡，大明又復活了嗎？我從來不記得大明是怎麼復活的，因爲我再也沒有看續集。

你也不記得了？在我的印象裡，大明已經化成一團火球，在城市的上空爆炸，灰燼散到每一個角落。我想他是愛珍珍的。

記得退伍那天我在火車上打開報紙求職欄，有如面對一個巨大的托洞盤，整個托洞盤都是大明的圖案：左上角第二格的大明、右邊第三行第九格的大明、最中間的大明、倒數第三行第三格據說最容易中大獎的大明。每一格的大明都陰鬱著臉，讓人難以猜透格子裡面的世界。

再托一洞。嘿嘿。

也許你說的對，我太累了才會胡思亂想。是啊，我們都是。所以我上星期才會到台東旅行，騎輛摩托車，把自己當做隨波漂流的瓶子。你知道嗎？這次旅行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像是在找什麼人一樣，什麼人？大明？去你的。

哎呀，好像下雨了，你沒有聽到窗外劈劈啪啪的雨聲嗎？

(一九九五·五)

食 指

當時間漸漸地夜時，這裡的溫度卻恰好緩緩上升。無論東北季風的強度如何，霓虹燈像熱帶魚水族箱的保溫計，散發出曖昧而暖的色彩。季老師走在微溼的人行道上，偶爾濺起一丁點水花在他的鞋尖。他看著自己的鞋尖走路，反而更加清楚地地在鞋面的反射中辨認出雜亂的招牌來。

台北迷人而張狂的霓虹不只在東區西門，季老師想起當年他在這條重考街的時候，這裡的壅塞和墮落，就已絲毫不遜於不夜的商業區。季老師邊想腳步邊在一條巷子前停下來，面對著一條傾斜的階梯。巷子裡黯地透出外面招牌折進的微弱藍光。

一股溼冷的氣味，像夏天打開冰箱時似地隔開了身後的熱氣，他把雨傘折成小一節，收進深褐色的牛皮背包夾層中。一本數學筆記掉了出來，撿起來時，已經沾上水漬，封面的簽字筆跡糊成一片。摸遍身上找不到衛生紙後，季老師將沾有水漬的那面往長褲上一抹，很快地將它丟進背包，拉上拉鍊。

當季老師的木跟皮鞋扣扣地上了階梯的時候，他感覺背後吵雜的街聲似乎都平靜下來了。

季老師對這所學校有很深的感情，二十多年前二樓教師辦公室前面的椰子樹才剛種上不久。那時候他總趁著收作業到辦公室時，走到窗邊張望一下。他覺得椰子樹像一朵向日葵一樣向上怒放著。十多年前他以優異的畢業成績而回到母校時，還特地和許老師換了座位，在他批改考卷時，椰子樹影便籠住他的桌子，彷彿一張巨掌。

今天一大早走進辦公室，季老師到飲水機前面泡了一杯熱茶，正想閉目養神休息時，赫然發現窗外的椰子樹已如一根環臂粗細的電線桿似的。一隻蝸牛正緩緩移

動，走過的地方在太陽的逼射下像閃亮的玻璃碎片。他一手捧著杯子，一手拉開窗戶，抬起頭時被樹影割碎的陽光照花了他單薄的臉頰。

「不曉得從頂樓看下來，是不是還像一朵向日葵一樣。」他想。輕輕地啜一口茶，四方形的金邊眼鏡頓時模糊成一片。

今天星期三，他直覺地走向三樓的七班。

「坐下！」七零八落的桌椅碰撞聲，四十多對無神的眼光渙散地向他投射過來，在緩緩地調整呼吸後，他轉身面對黑板，寫下一道橢圓座標方程式。季老師挑了一支黃色粉筆，用拇指和食……不，中指，在黑板上畫出一道弧線。由於不慣以中指寫黑板，使得弧線在零座標附近顫抖了一下，食指上蒼白的繃帶兀然地突顯刺目起來。

季老師：

教師節快樂！很久沒有和您聯絡了，我現在在一家貿易公司當業務。每天

在外頭跑來跑去，也不知道將來會變成怎樣。

最近我常常想起以前上您課的情形，我記得您有一次說，數學是最理智的世界，一條拋物線絕對不會逾越它命定的軌道，一個橢圓也不會隨著季節增胖變瘦。比起報紙上的世界，數學才是最容易理解的。這句話常常莫名其妙在我耳邊響起，這也是我大學唸純數的誘因。

雖然我現在是業務員，能用到高等方程式的機率幾近於零，但是我真的很懷念在學時期解出一個繁複方程式的快感。所有的數學題目都有一個完整而合理的結構，即使無解也是合理的無解。季老師，您記得您說過的嗎？

我女朋友最近老催我結婚，您記得嗎？就是上次在 SOGO 碰到老師的那次，和我在一起的短頭髮的那一個。我跟她說等到我存到五十萬的時候再講吧，這也許是我目前最重要的生活目標。

再一次祝您教師節快樂。

學生 楊敦儒 1996.9.30

季老師看到食指上的白色繃帶，使他想起幾年前教的一個學生上個月寫給他的教師節賀卡。收到那封過期的教師節賀卡的那天晚上，老婆正好準備了難得豐盛的晚餐。

「什麼日子啊？今天？」他看到滿桌的菜時笑著說。季太太解開圍裙，拍了拍沾在裙角的太白粉：「什麼日子？你不知道我們結婚多久啦？」

「啊！」季老師坐在餐桌前，猛敲了一下自己的腦袋，看著一盤盤鮮妍而熱騰騰的菜：亮油油的紅色蹄膀、翠綠得刺眼的小白菜、上粉似透白的涼拌豆腐……。「我跟妳說過學校裡有一棵椰子樹嗎？我一直很注意它，我們結婚的時候大概只有二層樓高，現在就不得了囉。」季太太放了一碗飯在他前面：「原來你的日子是看樹的高矮來算的啊。」季老師笑起來的時候臉頰像樹皮一樣蜷曲起來，似乎每過些日子，他的臉看起來就像又小了一號，只有細細一縫露出的眼珠精神著。他咬了一口蹄膀，甜膩帶著些微辣味的油汁滑下喉頭。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季太太定定看著他，讓他覺得有些害羞起來。

「嗯。」小蕓都國三了，功課很重你也知道，是不是讓她去補習啊？我知道你反對讓孩子補習，但是我很擔心她的考試啊，你如果每天能教教她數學也好，但是聯考又不只考數學，何況她英文又差……」

季老師嚼著堅韌的蹄膀，嘴型扭曲成中國結似地，他感到下顎一陣酸痛，沒想到吃個飯還這麼辛苦。他發現肉筋卡在齒縫間，便起身找牙線。

「我也知道你不希望孩子這麼小就補這個補那個，但是現在那一家小孩不補習啊？如果小蕓不想唸書就算了，這個孩子倒是很想唸的。我問過她……」

他挑起齒縫中的殘屑，用手掬著水龍頭的水漱著口，聲音咕嚕嚕地含含糊糊。「那就讓她去補習吧！」

季太太半轉過頭，用懷疑的語氣小聲問：「什麼？」他重新坐下，再夾起一葉青菜：「我就讓她去補習吧，免得趕不上。」

「阿祥，你那時變得這麼乾脆啊？」季太太嘴角浮起一個淺淺的渦。季老師慢

慢地嚼著白菜，想著明天是不是給七班來一次臨時考。「這個白菜炒得滿好的。」他心不在焉地說。

「唉呀，今天有一封你的信，我差點忘了。」季太太踏踏地跟著拖鞋走進房裡，拿了一封信給季老師。季老師放下碗筷，抽出一張淡黃色的卡片。看著看著，糾著的臉頰像新葉般展開來。

「誰寄的啊？」「學生。」

「喔，阿祥啊，我還有一件事咧。」

「不是開開心心做了這麼多菜嘛，聊一聊輕鬆的事嘛，看妳的表情這麼嚴肅，那像在慶祝結婚紀念日啊。」「可是，很重要。」

季老師在餐桌上嘗試把卡片的摺痕抹平，再吹開信封，將它放進去。「那就說吧！」

「現在東西一直漲一直漲，你知道今天做這些菜花多少錢嗎？五百多塊耶！電費呀，水費呀，瓦斯費呀，真是貴得要命。」季老師捏著信封，白色的信封上漸漸

出現鱗汗的指痕，他摩娑著平滑的紙面，像撫摸著孩子的頭。

她挾了一塊鱈魚放到他碗中。「如果阿藝去補習，我問過她了，一個學期還要兩三萬塊。」

「我們又不是沒有儲蓄，擔心什麼。」「總要算計一下，如果能增加一點收入就好了。」季太太的眼神像雨天柏油路上的積水閃動著。

「我拿的是死薪水，又有什麼辦法。」季老師拿起碗，飛快地扒了幾口。季太太靜靜地等到季老師的碗空了，起身收拾餐桌。「妳吃這麼少。」季老師問。

「噯，我吃得飽了。」空碗盤碰觸時發出風鈴似的聲響，在吊燈下晃著光。季老師走到窗前，從背面看過去像一株搖搖欲墜的老樹。大部分都還完整的菜餚靜靜地排列在桌上，屋子裡只有廚房裡細細碎碎的洗碗聲。「以前不是有補習班找你去上數學嗎？你們學校是明星高中，一定會有補習班要你去上課的。」季老師轉過身來，似乎還不太確定廚房裡的季太太是不是在跟他說話，因為在十二樓的緣故，窗子打開後輕輕刮起的晚風，有時也都呼呼作響，彷彿有人說著話似的。

門鈴響起。「一定是小藝又忘記帶鑰匙了。」季太太響亮而微愠地喊。

晉祥：

收信愉快。近來如何？教書總算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最近我常想起高中時的事情，有時覺得年紀愈大，回憶就愈毫不留情地佔據大部分思考的時間。國中的時候我們總是功課上的競爭對手，沒想到高中時卻選擇了不同的方向。我一直覺得，好像幾十年前一次社會組自然組的抉擇，就註定我們以不同的思考方式來面對人生。

到現在我的戶頭還是空空如也，人家所謂沒某沒猴的羅漢腳一個。上次到你那裡看見你家裡的窗簾、餐桌、碗筷、好幾雙的拖鞋，回來以後好幾天寫不出一個字。說來好笑，這幾年來搖搖筆桿，日子卻像原地踏步一般不動，自己每天早上刷牙時看著鏡子都要嚇一跳。

你記得我書桌前有一棵萬年青嗎？一年多前慧蓮隨手帶給我的，墨色的瓷

瓶，卻好像有畫上潑墨山水的感覺。現在竟然還青綠著，真是強韌的生命力。對了，你記得學校對面巷子口的那攤陽春麵嗎？前幾天我去，已經拆了。變成一家三角窗的 T. eleven。

附上一篇最近發表的雜文，有空可以看看。再敘。

修文 乙亥年十一月十七日

水族箱裡的黑孔雀魚以優雅的姿式擺動豔麗的尾鰭，對葉草則拚命地朝太陽燈伸展，惟恐燈光隨時會熄滅似的。季老師對著書桌前的一尺缸，桌上的信紙卻一個字也沒寫。魚缸後面的窗子半開著，初冬的寒風有時突然一陣闖進來，讓季老師冷不防打了個顫。修文的信他已經反覆讀了多遍，仍不曉得如何下筆回覆。要寫些近況嘛，每天幾乎都是像同一張唱片跳針一般；要寫些對來信的感覺或回應，總覺得從胸口一陣鬱塞傳到肩膀，讓手上的筆無能滑動半吋。十點三十分了，這個時間他應該要就寢，而且也超過水族箱太陽燈的照明時間。第一次養水草時，就因為燈光

開的時間過長，導致水草光合作用過度，而缺乏呼吸作用，終於漸漸水草變成虛弱而近乎透明。

他起身關掉燈光，留著書桌前的檯燈，在沉靜的書房踱起步來。倒是有件事很想問問修文的意見。「該不該去補習班教書呢？」他自言自語，聲音好像快掉到地上似的。或許有些事情是無法違背的，如同水草光合作用的固定時間。他想。

他翻了翻書桌最底下的抽屜，拿出一疊橡皮筋綁住的信。季老師找出一封修文在哲學系畢業後求職無門時寫給他的信，裡面只寫了一首孟郊的〈贈別崔純亮〉：「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季老師抓起一件襯衫，披在身上。

修文：

收到你的來信，心情很複雜。三年前你去花蓮之前，我曾經問你說，如果有一天外來的變數導致你要放棄、或改變自己的作法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你告訴我說，不可能有什麼外力能改變你，除非你自己想要改變。我實在非常羨慕你的勇氣，但從你的來信中我感覺，想必你也失去很多吧！

一直覺得，我或許只是一條拋物線，該墜落的角度就勢必回歸座標；你則是一組動態規劃，擺脫了固定公式的掌握。小珍前一陣子丟給我一個難題，要我去補習班兼課來增加收入。高中的時候，我們可能是少數不去補習班的學生吧？學校分發時，我也曾向你說過，要成爲能使學生在無壓力的情況下享受數學的老師，讓學生有免於補習恐懼的自由。也許我的勇氣已隨著年紀而遞減了吧？

如果我真的去補習班教書，你會怎麼想呢？

今年我養了一缸熱帶魚和水草，我常常坐在它面前一個晚上，看著幾十隻魚急速地游來游去，至今還沒有發現有二隻魚互相碰撞的意外。有空來台北看看吧！

晉祥 1995.11.22

沿著樓梯都貼滿了去年高中大學的榜單，某某大學生物系榜首、企管系探花等等。季老師每走一步，像是被過分渲染的榮譽壓得脚步沉重一分。走到櫃檯時他說明了來意，及和班主任預約的時間，一位有著閃亮黑髮的小姐便領他到懸著黑色壓克力牌的「班主任室」前面。

「季老師嗎？請坐請坐。昨天我跟你通過電話，這是我的名片。」季老師面對眼前這個年紀不大，上唇留著小鬍子，合身的西裝顯現出略爲發福腰身的班主任，顯得有些侷促。他將手放在大腿上，雖然盡量維持禮貌地看著說話的對方，但仍然有時不自覺地渙散。

「季老師在C高中任教，將來對我們學生的來源一定大有幫助，我很早就聽說季老師在數學教學上的專長，可惜都沒有朋友可以介紹，季老師肯來敝班真是太好了。」班主任說話的時候始終保持一定的音量，小鬍子隨著嘴唇上下，很有韻律地跳動著。季老師看著看著，竟覺得有點暈了。

「那麼，我簡單再跟季老師確定一下待遇的問題吧。我們以一堂課三小時為準，每堂課是三千元，假設第二期老師教的班級學生有增加的話，再另外加酬勞。因為這學期快結束了，所以明年二月的春季加強班再麻煩老師，這樣的條件可以嗎？」

「嗯，嗯。」季老師看了看這間粉白色辦公室，面對著他的正前方，是一幅「良心辦學」的橫幅，題著一位著名議員的名字。由於是密閉房間的緣故，即使是冬天，冷氣也還強得讓人不覺地向內縮緊自己的身軀。

班主任喝了口熱茶：「對了，爲了老師在學校的方便，我們一般都替老師改個名，一方面也好打知名度，也可以避免學校很多的麻煩。」

「喔。」季老師習慣性地往關上的窗口看去，一瞬間似乎又看到了學校那株椰子正在努力地、無聲地往上仰，像是要擺脫掉台北氾濫的人工霓虹燈光，又像是將五顏六色的豔麗光線，誤以爲是尚未落下的陽光。光線射得塵埃四散交錯，構成如三稜鏡分化出的奇麗空間。季老師扶了扶眼鏡靠近窗口，一根纏繞著複雜得難以算記電線的水泥桿，在充滿水氣的玻璃窗外靜靜立著。

「季老師？季老師，您覺得怎麼樣？」季老師回過神來，不知要回答什麼而敷衍著：「嗯，好好。」昨天通過電話後，我就幫您想好了，就叫季祝好了，季祝記住，又好記又有意思，一定很快會在補習界紅起來。」

「什麼記住啊？」「季老師您的名字啊！」

「我的名字？」季老師一時間迷惑了，隨即想起隔壁班一位教國文的吳德清老師在補習班傳單上叫「吳文」，另一所明星高中的著名英文李東華老師就是赫赫有名的「李奇」。在他的印象中，這些名字像城市裡隱藏的特務人員似的。他看著班主任手中的熱茶在掀開蓋子的時候，一股蒸氣爭先恐後地逃逸出來，然後在粉白色牆壁的掩護下消失無蹤。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來。「班主任班主任，課務組林老師和對面家教班的姓陳的那個吵起來啦！」一個小平頭長滿紅通通痘子的年輕人打開門急促地說。

阿祥：

這次寒假你和阿珍小芸什麼時候回來？你媽說要準備準備。

你上個星期寄來的匯票我們收到了，其實我和你媽花不了多少，用不著寄這麼多錢回來，而且我自己的退休金就足夠了。你媽最近去媽祖廟作義工，一大早就去廟裡打掃、修剪花木。總算這些年你媽跟我學弄花草的，也派上用場了。你媽現在也不會在家老喊沒事幹。

爸在小學教了三十二年，我相信教育事業都一樣，你一定要用全副的心力投注。這些話爸已經跟你說過太多次了，但是我能告訴你的也只有這些，而最難做到的也就是這些。

小芸還好吧？這個孩子挺細心的，用不著逼她一定要讀書。有空多帶她回南澳，我再帶她到海邊走走。

父字 84.12.27

狹窄的單行道兩旁聚集的人群分立兩旁，過往的學生背著書包或圍著看熱鬧，

或若無其事地繞過匆忙往各大樓教室而去。整個街道形成一個微弱的漩渦，緩緩而順勢地將人潮以微妙的間距疏散開，彷彿水族箱裡相互漠不關心的魚群。

「怎麼回事？」班主任急跑下樓的時候，被路上的水窪濺溼了白色的褲腳。一位課務組的小姐趕快過來解釋：「對面的陳老師覺得我們組都拉他的學生，其實只是工讀生在他的樓下發傳單而已嘛。」

「你就是班主任嗎？」陳老師的頭髮整整齊齊地往兩邊梳，油亮油亮地反射著補習班的黃色招牌，讓人誤以為是時下學生流行的挑染。

「是啊，陳老師，有什麼問題嗎？」陳老師的眼裡閃著對街美語教室的藍色霓虹：「先生，做生意也要有點分寸，你們的工讀生到我的理化家教班教室裡發傳單，這不是欺負人到頭上了嗎？」

季老師認得這位陳老師，他是學校裡的物理名師陳明秀。有一次季老師級任的班級學生曾在週記的讀書心得上這樣寫：陳老師的物理課永遠是少上一章、一個重要公式，或者一些重點，因為這些要到他的家教班才能得到答案。所以這星期我的

讀書心得就是，其實課本一點都沒有用，要拿到老師家教研班的講義對期中考才有用。季老師當時在週記簿上批改：我會找時間向陳老師反映。

陳老師在學校的時間不多，季老師也始終沒有向他反映的機會，沒想到竟然在這裡碰面了。季老師不曉得是晚風呼呼地響，還是最近耳鳴的老毛病，耳朵旁邊窸窣窣地響起前些日子父親來信裡的話。他不自覺地低著頭，怕陳老師認出他一樣。

「這是工讀生沒注意，我以後會告訴他們。」

「我要求道歉。」陳老師說。

班主任旁邊一個身材像壓扁罐頭，打著一條碎花領帶的中年人提高聲調說：「道歉？道什麼歉？生意本來就是要各自爭取，我們班主任說以後不會到你們教室發傳單，就已經很給面子了，你還要怎樣？你們難道就沒有動過我們班上學生的主意？」這是課務組的林老師吧？季老師想。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虧你還是老師，你講話什麼態度？」林組長動手拉了拉袖子。季

老師覺得氣氛有些不對，但又不確定是否該出面調停。巷口像是整個街道的漩渦中心，逐漸加快旋轉的速度，學生愈聚愈多，像在欣賞著這些平日在講臺上老師們別出心裁的演出。

「你現在是想打架嗎？班主任，你們補習班都請這種沒有水準的教師嗎？」季老師的胸口緊了一下，這時林組長已經整個人撞了過去，陳老師悶哼一聲，扶住一旁的機車，高亢的聲音在四周店家音樂聲中格外清晰：

「王八蛋！」

兩個人扯住對方的領帶，班主任急忙抱住林老師，想將他們分開。季老師覺得不該袖手旁觀，便加入調解：「陳老師，林組長，別這樣，大家都是知識分子，有話慢慢說嘛！」陳老師像是因為被領帶勒得有點失去理智，用布滿血絲的雙眼瞪了季老師一眼：「媽的，你們三個打我一個，以為這樣我就會害怕嗎？來呀來呀！」

這時候一家牛肉麵便利店正放著響亮的特價快訊宣傳帶，旁邊一攤魷魚羹的老闆，一面忙著盛羹一面注意著巷口的動態。雖然冷風仍然呼呼地迎來，感覺上卻像

要冒出汗似地。

眼見陳老師又將撲上來，季老師趕緊往班主任和林組長前面一站，想要分開兩方。他的左手擋住欲衝向前的林組長，右手抬起時正好推到已經逼近面前的陳老師，季老師瘦高的身材高出陳老師足足半個頭，陳老師低吼一聲，突然張開嘴往他的右手的食指迎上去。

晉祥：

來信已收到。昨夜我本來寫了一封十多頁的長信給你，今天早上醒來後我又讀了一遍，決定撕掉重寫。

我只想說：我們都四十多歲的人了，你有權決定一切屬於你自己的事，也只有你才能決定你自己的事。

修文 乙亥年十二月三十日

「我幫你打一針破傷風，儘量不要讓傷口碰水，我會開一些消炎藥給你，每兩

天來換一次藥，最快三個星期就可以拆線了。」季老師將拋物線畫到零座標附近時，因突然而來的疼痛右手抖了一下，線條因此呈現意料外的彎曲。他想起醫生的話，今天又下課後又該去換藥了。他拿起板擦，很仔細地將它擦乾淨，用中指和拇指盡力地重畫一次。

他轉過頭去，將右手垂到講桌下面：「像這樣的YX二次方程式，通常會有兩個解，但也會有無解的情況，便是拋物線完全沒有和座標相交……」從七班的窗子看出去，仍然只見椰子樹如圓弧形階梯旋轉而上。他似乎想起了什麼，當下課鐘響起的時候，他用左手提起公事包，直奔上忠孝樓的頂樓。

冬天的太陽毫無遮掩地罩在一片片碎裂的防熱磚上，像一幅未完成的拼圖。三個學生本來蹲在水塔旁抽煙，誤以為是教官的突擊檢查，而張慌的起身奔走，因此引起劈劈的水泥片互擊的聲音。等到他們發現是季老師的時候，才尷尬地笑了笑。

季老師走到護牆的前面，慢慢地將視線往下移動，一朵巨大的向日葵朝著他綻放開來，青綠的鬚葉像舒展開整株椰子的靈魂，靜靜地迎接落下的陽光。他伸出右

手拉長身子，當包著蒼白繃帶的指尖碰觸到葉梢，他的眼鏡像是被熱茶的水蒸氣燻到，而霧成茫茫一片。

一九九六·五

（載於《臺灣新文學》一九九六年冬季號）

秋末的輕度颱風

阿宗伯送醫的時候，正好是亞特颱風摩拳擦掌準備登陸恆春的那天。整個彌陀鄉陷入緊張的暴雨，風大部分時間安靜得像躲在暗處的老鼠一般，有時候趁人不注意時呼隆一聲便衝去彌陀街上所贖無幾的霓虹招牌。省道附近倒在一旁的「歡迎蒞臨彌陀鄉」的牌子，隨著愈來愈闇黯的天色，逐漸被像破水管噴出般的大雨掩蓋起來。直到晚間新聞的時候，省道兩旁七八輛熄火的車子，如同狼狽又莫可奈何的流浪狗蹲在路旁。整個彌陀鄉就像孔明施計借箭的草船般承受著雨水的衝擊，彷彿隨時要被刺耳的雨聲衝到不知名的所在似的。

「阿伯，啊你是按怎？」阿宗伯的隔壁鰻魚因為停電沒蠟燭，想到阿宗伯家裡借一兩根，叫了半天門沒人應，鰻魚便踮了腳從氣窗戶向裡面探。只見阿宗伯坐在地上，右手指著自己的嘴，伊伊呀呀地呻吟著。鰻魚趕緊將木門撞開。阿宗伯身上的內衣因汗溼而緊緊貼在他嶙嶙的胸口，一根根浮突的肋骨急促地起伏著。鰻魚扶阿宗伯坐到凳子上靠著牆，一手抓起桌上電話時，卻只聽到空空的回聲：「伊娘咧，電話斷去。宗伯啊，稍忍耐一下，我去繞人。」

鰻魚奔到街上，雨水像要鑽到骨頭裡。他跑到雜貨店的金枝店門猛力拍打鐵門：「金枝呀，開門啦，宗伯人艱苦喔！」一個短捲髮的胖婦人出來應門，「是按怎啦？」「宗伯不知艱苦還是喫到啥米，喘不過氣，電話又打不通，拜託妳去照顧伊，哇去空軍那裡繞一台軍車送醫院。」

「緊去緊去！」金枝不顧自己身上只穿一件薄衣，頂著石塊般的雨朝阿宗伯家門去。

當悍馬車駛到阿宗伯家門口時，驟風突然瘋狗般不斷撲上來。雨水在忽明忽滅

的路燈照射下，像一根根琥珀色冰柱直墜而來。綠色帆布播著啪啪的戰鼓聲中，四個防砲兵穿著小短褲跳下車。突然一盆花從對面陽台落下，啪踏一聲落在其中一個小個子旁邊，他摘下帽子摸摸頭，揚揚眉說：「差一點就變成載我去見祖公。」

阿宗伯被防砲兵抓頭抓尾地抬上車，這時天色竟奇異地亮了起來。雲在天空以飛快的速度交錯奔騰，彷彿神魔小說中的鬥法畫面，搭著轟轟的鼓聲配樂。阿宗伯偶爾高亢的呻吟，隨著後輪在淹水的路面上拉出一條條波紋，逐漸模糊而只見雨滴上上下下跳躍著。

鰻魚輕快地踩著他的鐵馬，匡啾匡啾的節奏讓他覺得自己像是要飛起來一樣。鐵馬後面的鐵筒乾乾淨淨，只剩下幾片破碎的鰻魚尾鰭。這季的鰻魚前天收成賣給了中間商，今天一早他就收拾了池中剩下的十幾斤鰻魚到岡山市場出售。遠遠看去，鐵馬上的鰻魚比街上來往的轎車還高半個頭，乾乾長長的身子在車陣中靈活地滑來滑去。

到空軍官校附近的時候，鐵馬在地上的影子只剩一點點，鰻魚用白內衣抹了抹額上的汗，搜尋著附近的涼水攤。他一眼瞥見懸著大黃招牌的快洗店前，一個穿著短褲、頂著白色小平頭的身影。「宗伯啊！」雖然沒有十足的把握，他照樣拉開喉嚨大喊，聲音像轉速出了問題的錄音帶，低沉中帶著尖銳的金屬聲。老人向左右晃了晃頭，隨即又仔細地看起店門口寫的價目表。

這讓鰻魚確定沒有認錯人，他用力踏著鐵馬轉到對街，騎到老人身後大喊「宗伯啊！」老人肩膀震動了一下，一隻手扶住快照店的玻璃櫥窗。櫥窗裡映出的鰻魚的闊嘴深深地拉開來，響亮地大笑著。

「死囡仔，要把我嚇死喔。」阿宗伯一手撫著胸口說。

「宗伯啊，你愈老愈愛水，站在這裡照鏡裡？」

「照你的頭啦，來照相啦。」阿宗伯說。

鰻魚笑得鐵馬發著抖，「宗伯啊，照相要做啥？擺水喔？」「你管我！」阿宗伯伸長脖子探了探鰻魚的鐵桶說：「嗯，不成囡子，今日整桶還乎你賣了了，一尾攏

不剩！」「分宗伯你的福氣啦！」鰻魚用力一踩踏板，鐵桶便咚咚地敲著後座：「我先回去囉，宗伯你慢慢啊照！照乎水喔！」

雖然日頭依然拚命晒著，但偶然會有一陣涼風吹來，像用冷毛巾擦了臉一樣。官校旁稻田的綠色跳動著，緞子似地隨著垂倒的方向改變顏色。鰻魚的鐵馬晃了晃，隨著口邊哼著節奏，輕快地像滑翔在田間的白鷺鷥。

「這尾不成鰻魚。」阿宗伯望著鰻魚遠去的背影。他用手壓了壓頭髮，推開玻璃門，強大的冷氣令他手臂上的汗毛緊張起來。「歡迎光臨！」櫃檯一個短髮的女孩露出深深的酒渦說。阿宗伯頻頻點著頭，搓著雙手。「恁照相要多少錢？」「黑白的嗎？如果是黑白的是四百塊，可以洗兩吋的四張，如果你要加洗的話就另外加錢，一套四張四十元。」

「二吋是多大？」阿宗伯問。小姐指了指桌上的見本，阿宗伯搖搖頭：「我要這麼大的。」他用手在身體的四周緩緩的畫一個方形大小，小姐看了看說：「嗯，大概要十二乘十六吋，要一仟塊喔。」

「喔！這呢貴嘢！」阿宗伯嘴巴張得大大的，露出金色的犬齒。「可以算卡俗一點嗎？」「歹勢啦，阿伯。這是公定價格，攏同款啦。」阿宗伯低著頭，看著桌上玻璃墊下一張張展示的大頭照，陌生的眼神瞪視著他。他的影子映在桌上，短而直立的白髮襯得額頭格外黝黑。

「按呢啦，阿伯，算你優待九百五好啦！」

阿宗伯走進昏暗的拍攝室，以為躲進了幾十年前的西埔防空洞。攝影師竟然就是櫃檯的那個帶酒渦的女孩，她拉了開關，阿宗伯左前方的補光傘咻一聲地亮起來，他的眼前頓時黑暗起來。阿宗伯奇怪著剛才沒有燈光，他明明清楚看到眼前的板凳、相機、以及女孩一厥嘴就浮現的酒渦，現在開了燈卻反而像陷入另一種不可辨認的黑暗。

女孩扶了他坐下，耐心地調整他兩肩的高度，「阿伯，稍微笑一下，正手肩胛頭抬高，噯，真好真好。」阿宗伯只聽到相機的聲音，隨即右方的補光傘又咻一聲亮起來，他眼前頓時像每天電視節目節結束後的螢幕上白花花一片。

阿宗伯的房子躲在漸漸繁榮的彌陀街巷內，隨著左鄰右舍不斷地粉刷整修而逐漸老去。陽光在巷子裡顯得格外虛弱，以致磚角的苔蘚綠油油地。

在阿宗嫂前年因為晒衣服不小心跌倒，竟一病不起而過世後，他便養成每天從彌陀街走到海邊的習慣。尤其這個季節走過已收成的魚塢時，都有成群的白鷺鷥在將近乾涸的池中找尋殘餘的魚屑。阿宗伯看著這些白鷺鷥仰著頭吞下食物，每次喉頭都忍不住隨著上下滾動一圈。這幾年阿宗伯記憶中的彌陀海邊並沒有多大改變，大概是因為他每次一到堤防便轉身回去。但他清楚地記得這一路上共有五十三根長短短的電線桿，三十七處大大小小的魚塢，至於白鷺鷥他曾經一度很認真地數，但總是沒能算清楚。

午後他便拿著板凳坐在門口，數著附近空軍基地在天空盤桓的教練機。通常天氣好的話，一個下午會有三個梯次的飛行，每次三到六架。分成螺旋槳的，和會帶著一條長長白煙和著嚇人的蜂砲聲的噴射機。晚上吃完早上預留的稀飯，就打開電

視。最近歌仔戲已經不在七點播出，阿宗伯就挑綜藝節目看。他坐在二兒子文雄去年生日買給他的藤椅上，翹著腿看著阿宗嫂以前常說打扮得跟妖精一樣的歌星耍鬧。有時候則專心地用牙籤剔著腳指甲縫裡的黑褐色污垢，或反反覆覆地尋找牙縫裡的白菜渣。由於過去常年在水稻田工作，阿宗伯的腳底板呈現出田裡般的顏色，他摸上去時常常會有一些像沙粒似的東西掉落。他喜歡用大剪刀剪腳板和指甲旁邊像稻穗般堅硬的死肉，但這些看似腐朽的肉塊像是會繁殖一樣總修剪不完。

由於下午仰視天空太久，使得他的脖子略微微上仰。常常電視看到一半便靠在藤椅上睡去。他的鼾聲有時候響得像電視音量開得太大而破音，有時候安靜得像魚。十二點多電視變成白花花一片，阿宗伯雙腳曲在藤椅上，螢幕沙嘎沙嘎地把他的影子投在淺灰色水泥牆上，彷彿是牆面的一部分。十步長六步寬的客廳擺著四張樟木太師椅，泛著油亮的木質光華。右面牆上拖著鐘擺的吊鐘規律擺動著，可能是回音的緣故，滴答聲似乎是從對面牆上阿宗嫂的畫像裡傳出來。畫像裡的阿宗嫂穿著大牡丹花裙，和一件針織背心，這是她從來沒穿過的衣服。背景正是客廳裡這架十八

吋的彩色大同電視，有時讓人以為是牆上掛了一面鏡子映出來的客廳，而畫像裡的阿宗嫂還正端整地坐在椅子上。偶爾阿宗伯半夜會突然凍醒，他一脚拖著拖鞋，沒把電視關上，便回房躺到床上。這時他往往反而難以入眠，閉著眼清楚地聽到遠處市場卡車出入的聲音，彷彿就在眼前似的。

這些年來他睡覺很少做夢，即使作了夢醒來後也很快忘記。可是前天他回到床上時，腦袋裡刮著颱風一樣，眼前就像蹲在稻田裡仰望天空時，被搖晃的稻莖分割成無數個畫面。

翻來覆去無法成眠的阿宗伯索興坐起身來，正看見阿宗嫂坐在蚊帳前的小板凳上。那天並沒有月光，隔著許久未取下的蚊帳，他覺得阿宗嫂的眼睛暖暖的，毛衣一樣覆蓋著他。他們相對了許久，突然客廳的電視傳來早晨節目報告的音樂聲。「唉，妳看我，常常忘記關電視。」阿宗伯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下床繞過阿宗嫂，到客廳把電視機扭上。回到房間門口時，早晨的天光散在蚊帳上，就像房裡罩了大霧似的。

板凳在晨光的映照下仿若一只瓷盤微微發亮。

他洗了把臉，隨即開始他每天早晨的散步。回到家時電話正噪雜地響起，這讓阿宗伯很不習慣，他一向主張不如拆掉電話，把電話費省下來。但住在台北的大兒子文義和三兒子文華反對，他們認為阿宗伯一個人在家，萬一出了什麼事有電話也方便聯絡。阿宗伯拿起電話，傳來有點陌生的低沉聲音：「阿爸，哇阿華啦，怎麼打整晡沒郎接？」阿宗伯拉了張凳子坐下，嗯、嗯應了幾聲。

「阿爸，今日爸爸節阮本來想要轉去，但是店內臨時有一些代誌。哇有轉錢進去你郵局的戶頭。爸，你要跟阿俊說話嗎？」「好！好！」阿宗伯的聲音精神起來。

電話那頭響起清脆的童音：「阿公，我是俊仔啦，阿公你要來台北嗎？」阿宗伯貼在話筒的右耳有一種酥酥麻麻感覺：「當然要啊，哇等你來帶哇！阿公不識字不曉坐車啦！」

「等我學校放暑假，我再帶阿公到兒童樂園。」俊仔說。

阿宗伯的聲音輕快起來：「哇等你喔！」他說。一陣強光隨著拍擦一聲迎面而來，阿宗伯模糊的雙眼瞬間調準了焦距般清楚起來。女孩的酒渦逐漸浮現：「阿伯，你笑得高興，拍起來效果不錯喔！」阿宗伯起身拉了拉衣服，點點頭走出拍攝室。「這樣就可以了，阿伯你過五天來拿。」女孩說。

「啊，歹勢，麻煩寄到這個住址好嗎？郵票錢我出。」他拿出一封長孫阿清去年寄給他的信，指著上面的地址說。

阿宗伯推開玻璃門時，外面的熱風襲來，讓他打了個顫。由於兩年前到台北做了白內障手術，雖然手術順利，但從此他眼中的一切就像皮影戲一樣，只能從輪廓辨認。他看著岡山熱鬧的大街，彷彿又回到兩年前北上，一切都灰濛濛的台北一樣。

金枝的五十CC新潮流機車載著她和她小兒子阿宏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一路上撲撲地喘著黑煙。阿宏站在前踏板，覺得自己像閱兵大典的校閱司令，點閱著來往的車輛。他的右眼上蒙著紗布，只能看到左半邊的風景。經過機校附近時，阿宏突然大喊起來：「阿宗阿公！阿宗阿公！」金枝左右環顧了一下：「在那裡？」阿宏指著對街的快照沖洗店，尖聲地說：「那裡，那裡啊！」

由於整個早上的大太陽，加上逐漸平息的風，柏油路開始冒起霧濛濛的熱氣，從金枝的眼中看過去，就像炊碗粿一樣。對面的商店稻田似隨風輕輕地扭曲，阿宗伯細黑的雙腳宛如白鷺鷥。她高聲地喊：「宗伯啊！上街喔？」阿宗伯抬起頭來，茫茫地不知這熟悉聲音的來源。

金枝把機車騎到對街阿宗伯面前，阿宏把手搗成話筒：「阿宗阿公！」阿宗伯肩膀動了一下，轉過頭來認出金枝和阿宏：「那會這呢都好！啊你們上街做什麼？」

金枝嘟著嘴朝阿宏一指：「還不是這個死囡仔，游水游到目調紅吱吱，帶伊去看先生啦。」阿宏笑嘻嘻地說：「阿宗阿公，你看我這樣像不像海盜？」

「啥米是海盜？」

「就是海賊啦，這個囡仔整天看卡通看到頭殼空空。啊宗伯你來照相喔？」金枝問。

「沒啦，沒啥啦，出來走走而已。」

「按呢阮先帶阿宏去看醫生啦，宗伯啊你卡早轉去，電視說今天晚上有風颳哩！」

金枝一面踩動著機車，震得阿宏趕緊抓住龍頭。「卡早轉去喔！」阿宏高聲配合著說。

阿宗伯看了看無雲的天空，已經由剛才令人刺目的暈眩，加上一層霧化鏡。「說變天就變天，剛才日頭還赤炎炎哩！」阿宗伯說。金枝起動機車時又冒出一陣黑煙，讓阿宗伯誤以為天色又更灰暗了些，他跨上自己的鐵馬，費力地往前騎去。

金枝在機車緩慢地前進時，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阿宗伯的身子略微右傾，使得他的左脚踩下踏板時整台鐵馬便誇張地左右顫抖一下。她的眼前又出現前年阿宗嫂從台北回來時，常常在阿宗伯上街看電影時，到她的雜貨店和她閒聊的情景。阿宗嫂總是在午睡後到金枝的雜貨店來，然後拉著板凳和她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起來。大部分的時間阿宗嫂對著雜貨店門口來往的車輛說著，像從來沒有理會金枝的回答和反應。有時一句話不說，靜靜地托著顎坐著，整個臉都垂到胸口。

「哇有跟妳講過不？上回哇生日時，大後生包一包三萬塊的紅包給哇咧！」

阿宗嫂雙頰雖然豐滿，卻像水加得太多的麵糰般垂下來，每回自言自語地說著說著，臉頰便因為使勁而微微緊張起來。她摸了摸手上的玉鐲，低下頭時鬢邊一大

絡白髮垂下來，像秋天樹上搖動的葉子。「嗯，真水喔！阿宗嫂妳這腳手鐲蓋貴喔？」金枝問。

「今年過年那個住美國那個第二後生寄這個玉環來，說起來這個囡仔嘛真友孝。提起這個囡仔，自細漢就不會讓哇煩惱，只有尙煩惱伊的喫穿。自細漢伊就這也不吃，那也不吃，到娶某還是同款。讀大學的時候每天喫泡麵，要不是伊老爸去宿舍發現眠床腳攏是一箱一箱泡麵，阮攏還不知影。吃到整個人消瘦落魄，親像猴山仔同款喔。」金枝覺得阿宗嫂臉上呈現一種像鯽仔肚般的青白，這顯得她的眼角如同上了胭脂一樣紅潤。「過幾天不知會打一通電話轉來……。哇要交待伊照三頓吃。」金枝低著頭用舊報紙折著裝酸梅的小紙袋，折著折著，像是岔了氣，她深吸一口氣，鼻子胸腔都是滿滿的酸梅味道。

阿宗嫂總坐到傍晚天色稍稍昏黃時才回去。從金枝坐的位置看去，便看到一回去就到二樓陽臺站在板凳上收拾衣服，冰棒大小的阿宗嫂。事實上阿宗嫂並沒有多少衣服要洗，除了和阿宗伯兩人的衣服外，陽臺的竹竿上有時還晒著一排小孩子的

衣服。她將這些小巧的和尙衣、白內衣、開襠褲從竹竿取下，然後便在陽臺上摺起來。陽光使得阿宗嫂蒼白的臉頰加溫，遠遠看去阿宗嫂的個子像是更小了。她將衣服擺在陽臺的木板上，專注地把小小的袖子整齊地疊上。再用右手放在左手上，像要用盡全身的氣力似地壓平衣服上的皺紋。可能因為用力的緣故，整個臉頰便緊緊像包子一樣糾成一團。

「媽，綠燈了啦！還不走！」金枝的雙手震了一下，慢慢地轉動油門，幾秒後機車才遲頓地起動。

「阿宏，以後娶某阿母去你家吃飯你會把我趕出來嗎？」「當然不會，我會叫阮某每天煮好料友孝阿母跟阿爸！」這時候岡山街道已在眼前，陽光像是躲迷藏的小孩隱身得毫無影蹤，敏感的阿宏感到他的頭髮上已經有雨滴落下來了。

阿宗伯走到二高村口林桑的五金行前面，一點一點的雨像是刻意相互疏遠似地散落。柏油路上急速降溫的緣故，騰起一陣輕煙。

阿宗伯一進門，林桑正坐在凳子上認真地看著新聞快報：「中央氣象局今天上午十時發布陸上颱風警報，輕度颱風肯特，中心氣壓九六五毫巴，中心最大風速二十九公尺，瞬間最大風速三十五公尺，七級風暴風半徑一百五十公里，十級風暴風半徑一百公里，目前正以每小時二十三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前進，預計今天晚間七時在恆春半島西方登陸，西部及西南部地區應慎防豪雨，沿海地區應嚴防海水倒灌……」阿宗伯看著電視上的氣象播報員將象徵暴風半徑的圓圈緩緩移動，在圓圈碰觸到臺灣本島的時候，阿宗伯吓了一跳：「伊娘哩，十月中還有風颶？真正歹年冬猴風颶。」

「宗伯仔，要買啥？」林桑聽見聲音，從椅子上起來。看是阿宗伯便遞上白長壽：「來，喫一隻煙啦！」阿宗伯接過煙，把臉湊到林桑手上的火柴前，火光顫抖了一下便熄滅。「起風了喔！」阿宗伯笑著說。林桑再劃了一根火柴，用雙手搗著。阿宗伯深吸了一口，斑斑的眉頭像烤焦了般曲起來。「哇要買一罐鹽酸啦。」

「鹽酸喔？要洗便所？說實在宗伯你年歲這麼大，代誌還都自己做，實在身體真勇健。」林桑在桌子底下拿起一箱未開封的紙箱，找了一把小刀片刷一聲劃開箱子。「說實在老貨仔郎後生也不在身軀邊，事事項項也是真不方便，是你宗伯仔身體勇健，要是哇這款三寶身體，真正叫天天不應。」

阿宗伯盯著電視，像是擔憂著今天晚上颱風會帶來怎樣的狂風暴雨，眉頭便又糾在一起。「風颶要是來，頂邊埔的墓地又要淹水囉。說到這些子孫真正不孝，老大郎過身埋在頂邊埔這樣的所在，一落雨海水灌進來就親像魚池，實在可憐。林桑你替我記得，一旦我要是死去，不要讓我那些不成囡仔青菜糟踏。」

林桑笑起來眼睛就像豌豆：「宗伯仔不通黑白說，你的大後生在台北做大老闆，三後生在銀行吃頭路，二後生又是讀冊郎，絕對替你安排一塊好地理。而且你阿宗伯這麼勇，青菜也吃到百二歲哩！」

「百二歲，按呢不是變成老妖怪，連孫子看到就會皮皮抖！」阿宗伯響亮地笑著。門外突然一陣沙沙聲，阿宗伯和林桑轉過頭去，雨水彷彿竹竿上的麵線綿綿地掛下來。「宗伯仔，卡早轉去，大雨要來了！」林桑說。

阿宗伯拿起鹽酸，放了一佰塊在桌上，便往門口走去。「林桑，鐵馬寄在你這裡，要騎盡量拿去不要緊。」

「宗伯仔，雨傘拿一枝去啦！」「免啦，又不是沒淋過雨，卡早做田每天西北雨也是攏淋到內褲溼漉漉！」

「宗伯仔，找錢啦！」「免啦，剩的寄你那裡！」阿宗伯的聲音愈來愈小，林桑到後來只聽得到雨聲。

阿宗伯在雨中大跨步前進，很快地路面凹陷處已出現一窪窪淺淺的水坑。雨水在塑膠拖鞋裡溼溼黏黏的，阿宗伯乾脆把拖鞋拎在手上。他的腳趾鴨掌般長了蹼似地撐得開開的，有的指甲如同旱田一樣裂開細細一縫。他感覺柏油路似乎還有早上陽光殘存的溫度，暖暖地貼著腳掌。興農內衣緊緊黏在皮膚上，讓他嗅到酸溜溜的汗味。如果老某阿珠還在的話，看自己淋成這樣，回去必定是好幾個鐘頭的囉唆。

他想起阿珠從陪他到台北動白內障手術回來後，潔癖似乎變本加厲。一天到晚要他脫下汗衫讓她洗。棉被、墊被、床單，甚至連保存四十幾年都沒丟掉的小孩子

衣服，幾乎是天天早上便要洗一次。她從來不用二兒子母親節送的全自動洗衣機，而把洗衣機用好幾層的塑膠袋包得密不透氣。總是拉一張小板凳，坐在後院水龍頭前大臉盆搓揉著。碎花桃紅的床單因為反覆洗了多次，而褪成一種枯萎的顏色，邊緣黃酸酸的痕跡根深蒂固地附在上面。

「阿雄啊！去把我放在洗身驅間的洗衣粉拿來！」阿宗嫂的聲音尖銳得像黑嘴撇仔鳥的叫聲。「阿雄仔，有聽到沒？」

這時阿宗伯便從躺椅上起來，到浴室拿那包白蘭洗衣粉給阿宗嫂。「阿雄咧？這個囡仔又跑到那裡去了啊？」她看見是阿宗伯拿來的，微愠地問。一開始阿宗伯總是跟她說：「妳阿義阿雄從二十多冬前就去台北啦！」這使得阿宗嫂有點不好意思：

「你看我，老番顛囉，伊們前幾天才回來看咱的嘛。」

阿宗伯便靜靜地抽著煙。

有時候阿宗嫂在五點多時走到門口看著國小下課的孩子們，然後回過頭對阿宗伯說：「怎麼文華還未下課？」阿宗伯掏出黃長壽，在手上敲一敲：「文華這個囡

仔妳免煩惱，伊識代誌，不會去跟人黑白來啦。又這呢會讀冊，以後一定讀到博士博。」

阿宗嫂在夕陽溫和地照射下，似乎連笑時的皺紋都無影無蹤：「是啊是啊，咱林家三代總算有一個讀冊囡仔，伊上次月考還第一名咧！賣菜那個阿娥上回才稱讚咱文華會讀冊又生得又水喔！以後一定是將才。」阿宗伯像是被阿宗嫂輕快的聲音感染而笑開來，覺得黃長壽有一種甜甜的味道。

雨勢突然加大，阿宗伯正好走到家門口，便趕緊加快脚步。一回到房裡便脫下溼衣服，用力擰了幾下。他打開電扇，把興農內衣晾在電扇上，然後拿了昨天還未洗的內衣擦拭身體。他打開衣櫃找不到乾淨的內衣褲，索興拉了條薄被躺在床上。伸了手扭開床頭的收音機，滿是劈啪雜音的收音機正在播放一個年輕歌星重唱的老歌：

今夜風微微 窗外月當圓

雙人約束要相見 思君在床邊

未見君親像野鳥啼

唉唷 引阮心傷悲

阿宗伯啐了一口：「幹伊娘，現在歌星唱歌攏無感情！」他坐起身來，薄被便從他乾枯的裸身上滑落。他的聲音像沙沙的木屑：「明夜月光光，照在紗窗門，空思夢想整暝恨，未得倒落床……」可能是剛才頭上的雨水未能擦乾，突然落到阿宗伯的眼裡。他感到眼角隱隱疼痛，便拉起被子要擦掉雨水，一股酸菜味道便激上來。突然間阿宗伯想起二年前動白內障手術時，住到文義家裡阿宗嫂蓋的那條被子。

文義替阿宗伯安排好了醫院的開刀時間，便把阿宗伯接到台北。到台北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多，大媳婦阿英煮了兩碗白麵加蛋給阿宗伯和阿宗嫂。

阿宗嫂從餐桌到房間口中一直讚嘆著：「真水喔，老仔，你看這塊桌巾，花草

真高尚；喂喂，老仔呀，你看這張相片，喔，阿清這個猴囡仔，照相還真英俊咧！你看，文義仔最近是不是有卡大棵喔。ㄟ？阿英啊，阿清人咧？」

「明天要讀冊，阿清跟阿茹攏先去睏啦。」阿英說。

「是啦是啦，這呢晚了。阿英啊！嗯，這張床單料真好喔，一定真貴。」阿英嘴角微笑著：「未啦。不過這是英國進口的，聽說是蠶絲的喔。知影阿爸跟阿母要來專工去買的。」

「阿爸阿母，卡早休睏，明天透早要帶阿爸去病院檢查哩！」文義說。

阿宗伯躺在英國進口的蠶絲床單上，眼睛直直地望著懸著燈飾的天花板。由於眼疾的關係，看上去的天花板便如萬花筒般不斷變幻著。

「老仔，老仔呀。」阿宗伯嗯了一聲，把頭轉向阿宗嫂。

「我就知影你一定也睏不去。這床單水是眞水，睏起來窸窣窸窣，根本就睏不去。說到這些少年郎買東西攏不曉打算……咱少年的時候喔，那會像伊們按呢討債……」阿宗伯聽著阿宗嫂訴說往事，眼睛莫名地疲憊起來，沒多久便沉沉睡去。

不知道是不習慣晚睡還是太疲倦，隔天阿宗伯七點多才起來。阿英已經在房門口等著收拾房間。「爸、媽，早喔！」「早，早！」阿宗嫂準備摺棉被時，阿英趕緊過來：「媽，我來摺就好了，您先去喫早頓。我準備好在桌頂。」

阿英拉起被子，突然一陣臭味撲鼻而來。粉紅色被單的一角染成黃褐色的汗斑。

「哎唷！媽，你怎會放屎在棉被頂頭！」阿英尖聲說。

阿宗嫂正走到門口，轉過頭來時微張著嘴，唇邊顯得有點泛黑。她渾濁的眼珠盯著床頭的一對瓷的男女童玩偶，眨眼時感覺像被針刺到。「我拿去洗好了，眞歹勢，歹勢。」阿宗嫂脖子低低地垂下。

「免啦免啦，我等一下再拿去洗衣店洗就好了。媽，不要緊啦。」阿英一面拆被套一面說。

阿宗伯知道阿宗嫂最近有時會有失禁的情況，所以在家裡幾乎幾天就看她洗一次被單。他拉著站在門口默默不動看著媳婦拆被套的阿宗嫂到餐桌前坐下，文義剛好拿著報紙進來，「阿爸阿母，巷仔口買的豆漿，不知影恁會習慣未？」

「會啦會啦！」阿宗伯挾了一塊蛋餅到阿宗嫂面前，撈起一匙豆漿往口中送去。他覺得台北的豆漿稀稀的，卻甜得讓人雙頰發酸。

「不歹喝咧，妳喝看麥。」阿宗伯對阿宗嫂說。阿宗嫂點點頭，啜了一口。「阿清咧？」阿宗嫂問。

「嗯，已經去上課啦。」文義看著報紙的股票版說。

雨勢並不見更大，雨聲卻似乎大起來了。阿宗伯這幢老房子還挺結實，經過這麼多年的颱風來來去去也不見它漏雨。但現在阿宗伯卻覺得房子裡有一股潮溼的霉味。像是房子外的雨水逐漸穿透泥牆，油漆一樣附著在房子的每一個角落，只要用力一擠，水一定會滴滴答答地溢出來。

他到浴室拿了一條乾毛巾，再一次仔細地擦乾頭上的雨水。並且到洗衣桶裡把每件短褲拿起來聞聞看，挑了一件褐格子的穿上，再穿上電風扇吹乾的興農內衣。阿宗伯走到前廳，拉開門時外面的雨突然闖了進來，把前廳地上噴溼了一大片。阿

宗伯趕緊把門關上，水泥地已經分成兩種顏色。「幹伊三妹，這款雨真正驚人。」

牆上的吊鐘叩叩響著，房間忘了關上的收音機隔著牆隱隱約約傳來人語，讓阿宗伯覺得有人陪著他似的。他拿起太師椅底下的一罐空啤酒瓶，擺在桌上。再將剛剛在林桑雜貨店買的那瓶鹽酸，拆掉密封塑膠，倒到啤酒瓶裡。一些液體順著啤酒瓶流到桌上，深褐色的桌面漸漸褪成像碎花桃紅色的洗舊床單一樣。

鈴——鈴——鈴。

阿宗伯放下瓶子，到電視機旁邊接起電話。

「阿公啊！我是阿清啦。」電話那頭傳來標準國語的童音。

阿宗伯趕緊拉了一張太師椅過來坐下：「阿清喔，乖孫喔，還會打電話給阿公。你們那裡有落雨莫？」

「有啊！但是只有一點一點，都不像很厲害的颱風。但是我爸爸要我打電話跟阿公說，颱風很危險，要小心喔。阿公你現在在做什麼？」阿成問。

「喝酒啊，你要喝嗎？」

「要不要。」阿成緊張的聲音逗得阿宗伯笑起來。

電話那頭忽地換了個聲音：「阿爸，彌陀風雨大莫？」

「不大啦，你免煩惱。」阿宗伯說。

「阿爸，你還是搬來台北跟阮住，也卡有照應。而且台北市現在會分五千塊的老年人年金，你可以把戶口遷來台北啊！每個月多五千塊咧！」

「我沒欠這五千塊，住台北也不慣習。我廚房還在煮麵，要是沒代誌我要掛了。長途電話真貴咧。」阿宗伯喀擦將電話掛上。他看著牆上的吊鐘，鏡面上映出阿宗嫂畫像的影子。彷彿她隔著窗子望著他似的。

他到枕頭底下找出一疊千元鈔，緊緊地塞進一條淡紅的布袋綁在腰間。這條布條是幾個月前立委選舉結束後，他從選舉旗割下來的。爲了在布條上縫一個個小口袋，手指頭還因此被扎了好幾個洞。阿宗伯找出平時祭祖斟酒的玻璃杯，邊擦著邊走到大廳。

他將啤酒瓶倒出滿滿一杯，微黃透明的液體裡少許氣泡緩緩上升。房間裡收音

機漆漆嚓嚓地響著：「輕度颱風肯特已經在今天晚上八點十分左右登陸恆春，嘉義、台南、高雄、台東、屏東等地已經出現局部性豪雨，至於北部及東北部地區由於中央山脈的阻隔，預計要午夜以後風雨才會漸漸增大……」突然間啪一聲，阿宗伯眼前頓時失去所有的東西。整個彌陀鄉陷入黑暗，只有雨落下時似乎從遙遠的地方反射了一丁點光。阿宗伯坐在太師椅上只看得酒杯杯緣的微光，但他卻忽然間覺得耳際所有的聲音都清晰起來，反而雨聲無影無蹤，似乎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還可以聽到啤酒杯裡微小泡泡升起的滋滋聲。從酒杯裡他看到十八吋的電視、滴滴答答的吊鐘、阿宗嫂、阿清、頂邊埔……他吓一聲吐出一口痰，舉起杯子，用鐵鋸子般的聲音唱：

深夜白茫茫

冷風吹入窗……

「宗伯仔，歹勢喔，停電啦！一時摸不到蠟燭，想向你借一支……」鰻魚的拍

門聲挾帶著輕度颱風肯特的風雨直撲而來。

一九九六·六·三十

【註釋】

①手尾錢：在臺灣民間，覺得老人家過世的時候身上要帶些錢，一方面象徵沒有空手而回，另一方面也據說是爲了讓子孫能留存財富。



九歌文庫 ①

本日公休

It Is a Holiday

著者：吳明益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5776564・570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

網路位址／<http://www.books.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市部：九歌文學書屋

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電話／5792838)

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電話／7773915)

印刷所：崇寶彩藝印刷公司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蕭雄淋律師

董安丹律師

初版：1997(民國86)年10月10日

定價：170元

ISBN 957-560-502-0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九歌年度散文選

一年一本的散文精品，是由散文作家組成的編輯群，以最慎重嚴謹的態度，秉持為讀者選出最好的作品的原則，從全年度國內外中文報刊，經初選、複選再表決後，去蕪存菁，不偏不倚，力求展現全年度散文的風貌與特色，兼具文學和史料價值。讀完一本，即如同讀遍全年度最好的散文，並與數十位智者們的心靈交談。

八十四年散文選

簡媜編

八十三年散文選

林錫嘉編

八十二年散文選

蕭蕭編

八十一年散文選

簡媜編

八十年散文選

林錫嘉編

七十九年散文選

蕭蕭編

七十八年散文選

陳幸蕙編

七十七年散文選

林錫嘉編

七十六年散文選

蕭蕭編

七十五年散文選

陳幸蕙編

七十四年散文選

林錫嘉編

七十三年散文選

蕭蕭編

七十二年散文選

陳幸蕙編

七十一年散文選

林錫嘉編

七十年散文選

林錫嘉編